

考茨基著

#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陈冬野译 黎良校



33.112

801

#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考茨基著

陈冬野译

黎良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三年·北京

008609

К. Каутский  
ЭРФУРТ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

根据英译本译出，又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  
俄译本并参照日本弘文堂书房出版的日译本校订。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

[德]考茨基著  
陈冬野译  
黎良校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3}{4}$ ·插页2·字数163,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2·86 定价(七)0.90元

印数0,001—5,170

## 出版者說明

爱尔福特綱領是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继1875年的哥达綱領之后通过的一个新綱領。这个綱領比之哥达綱領是前进了一步，因为綱領中基本上消除了拉薩尔主义和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它的理論方面也基本上是根据馬克思主义原則写成的。但是，綱領中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錯誤。

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恩格斯为了反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傾向，曾对威廉·李卜克內西起草的綱領草案写了一个批判意見，<sup>①</sup>着重指出了草案中錯誤地否定暴力革命而提出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問題，特别是草案中沒有提到无产阶级專政这个根本問題。以后，又由考茨基另拟了一个綱領草案（后来在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发表于《新时代》杂志。而在李卜克內西主編的《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轉載考茨基拟的綱領草案中，出現了把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称为“一个反动集团”的拉薩尔主义提法，恩格斯看到后又立即提出了批評，說它“是极端片面的”，“是完全謬誤的”。<sup>②</sup>列宁在准备写《国家与革命》的筆記中曾把恩格斯所作的批判概括如下：“（一）直接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指出机会主义在党內的增长，认为它是‘对于巨

---

① 恩格斯：《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同上书，第19頁。

106-50

大的、伟大的、主要的（对比关系）“观点”的遗忘’；（二）再度叙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三）坚持成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共和国；（四）坚持取消地方自治局中一切由国家任命的官吏；（五）反对只走和平道路、只走合法道路的幻想。概念多么明确啊！”<sup>①</sup>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第二国际中影响最大的党，它的纲领也是整个第二国际的模范纲领，因此，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sup>②</sup>。

爱尔福特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导言）和实践部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本书就是考茨基对纲领的理论部分所作的解说。在本书中，考茨基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产生和发展，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及它的贫困化和它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工会运动，社会民主党及其活动。考茨基大体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也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原则等等原理，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还揭露了各种敌视社会主义的诽谤捏造之辞。

但是，考茨基是一贯倾向机会主义的，即使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也已经显露出他的机会主义思想了。所以，曾经受到恩格斯严厉批评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的一些错误论点，在考茨基的这本解说中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考茨基在谈到“未来国家”问题时，大谈批判空想主义的“未来国家”观点，而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俄文版，第27页。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430页。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国家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却只字不提。考茨基一方面谈论社会民主党必然要为无产阶级规定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夺取政权这个问题，却又总是闪烁其辞地加以回避，而不肯清晰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任务。原来，考茨基认为统治阶级由于“眼光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是世界历史上“屡有的先例”，因此革命“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本书第85页）。与此同时，考茨基认为在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中，“国家行政完全从属于议会”，“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它们的议会里”（本书第172页）。而“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本书第175页）。因而他把议会斗争看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最有力手段”，以为无产阶级只要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使统治阶级自愿让出阵地。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的议会不过是“专制制度的遮羞物”，“在德国，政府大权独揽，帝国议会及其他一切人民代表机关毫无实权可言，在这样一个德国，竟如此这般来作宣传，而且并没有这种宣传的任何必要，那不管是从专制制度把那遮羞物摘下而用自己的身子将那赤裸着的东西遮蔽起来罢了。”<sup>①</sup>恩格斯把鼓吹“今天的社会在向社会主义长入着”的论调斥之为“异想天开”，“荒谬之至”，认为这就是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到头来只会把我党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只有用革命手

---

① 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版，第10—11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段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自己的最終目標。考茨基却完全不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指示，而是“把馬克思主義中不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东西（無產階級用革命暴力來消滅資產階級）拋棄、抹殺和隱瞞起來”<sup>①</sup>，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內容。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考茨基後來之成為無產階級凶惡的敵人，是有其深遠的思想根源的。

再則，考茨基在闡述馬克思所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律時，一方面正確地強調只要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又錯誤地認為“只有所有的卡特尔聯合成為一個單一的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機”（本書第78頁），認為成立這種超卡特尔就是實際上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這種觀點後來被考茨基進一步發展成為“超帝國主義論”，這是同馬克思主義對於壟斷資本主義的估價完全背道而馳的。資本主義的壟斷既不可能消滅危機，更不可能消滅私有制，恰恰相反，它只能加劇危機，加快資本主義制度總崩潰的到來。正如列寧後來所說的，“所謂用卡特尔消滅危機，這完全是拚命替資本主義粉飾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謊話”。<sup>②</sup>

---

①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卷，第225頁。

② 同上書，第22卷，第200頁。

# 目 次

著者第一版序 .....	1
第一章 小生产的灭亡 .....	3
第一节 小生产和私有制 .....	3
第二节 商品和资本 .....	7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11
第四节 小生产的垂死挣扎 .....	15
第二章 无产阶级 .....	27
第一节 无产者和帮工 .....	27
第二节 工资 .....	32
第三节 无产者的家庭离散 .....	34
第四节 卖淫 .....	35
第五节 产业后备军 .....	36
第六节 无产阶级的急剧增长。商人无产阶级和“有教养的” 无产阶级 .....	40
第三章 资本家阶级 .....	47
第一节 商业和信用 .....	47
第二节 分工和竞争 .....	50
第三节 利润 .....	53
第四节 地租 .....	54
第五节 赋税 .....	57
第六节 利润的下降 .....	59
第七节 大生产的发展。卡特尔 .....	62
第八节 经济危机 .....	69
第九节 慢性的生产过剩 .....	79



第四章 未来的国家 .....	83
第一节 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	83
第二节 私有制和公有制 .....	88
第三节 社会主义生产 .....	91
第四节 国家的经济作用 .....	97
第五节 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	101
第六节 未来的国家组织 .....	104
第七节 “取消家庭” .....	114
第八节 没收财产 .....	116
第九节 “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 .....	120
第十节 社会主义和自由 .....	129
第五章 阶级斗争 .....	138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 .....	138
第二节 佣人和僕人 .....	142
第三节 流氓无产阶级 .....	145
第四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	147
第五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增长 .....	148
第六节 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 趋势之间的斗争 .....	155
第七节 慈善事业和劳动保护立法 .....	156
第八节 工会运动 .....	161
第九节 政治斗争 .....	169
第十节 工人党 .....	176
第十一节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	180
第十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	186
第十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	189
第十四节 社会民主党与人民 .....	196
注释 .....	205

## 著者第一版序

在討論社会民主党新綱領草案〔1〕的时候，我在《新时代》〔2〕杂志上提出一項建議，希望为綱領編写一本通俗的解說书，对綱領的簡明而純朴的原理作比較詳細的解释、論证和說明。

我被委托来执行這項建議。但是，在我着手這項工作之后，不久我就感觉到，按照我原来的計劃，在宣言的狹窄範圍內，对評論我党时必然涉及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詳細而通俗的叙述，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不得不只限于做簡單的說明，而在这时我所能做的，至多也不过是提供一部《共产党宣言》的平淡的复制本；为了理解这部复制本，也正像理解《共产党宣言》本身一样，必須具备若干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或者，我应当像我在同本书同时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里所作的那样，只限于解释几項基本原理。

但是，这本小册子本身还达不到我的建議中所追求的目的。因此，除了以吸引群众注意我們的意图为宗旨的簡明的小册子之外，还必须編写社会民主主义的“教义問答”〔3〕之类的书籍，作为想深入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人的入門书，以及作为欲向他人介紹这种思潮的宣传員的手册。在我們的文献里，还没有这种著作。篇幅大于小册子的一切德語社会主义文献，都是專門性著作，每一本只涉及現代社会主义的一个或数个方面，而决沒有涉及它的一切方面。不錯，这类著作已经很多，以致有可能使人全面地理解我們的原则。比如，一个人讀完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再讀倍倍尔〔4〕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最后讀

上述的《共产党宣言》（它的思想像一条紅线貫穿着所有这些著作<sup>①</sup>），并把它們全部理解，他就一定能够掌握現代社会主义思想界的一切方面。

但是，閱讀所有这些著作，尤其是閱讀《資本論》，并不是人人都能办得到的，而且至今还缺乏社会主义文献的小册子和专门著作之間的中間讀物，还没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切主要原理作通俗而又概括的叙述与論证的著作。

本书就是要試图填补这个空白。我想根据爱尔福特綱領，就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对于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每个方面，作通俗的說明。当然，本书并不是要对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一切方面作系統的、科学的論证，而首先是让人们容易理解它們，以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活动。因此，对一般的基本理論仅作簡短的說明，只提出研究的結果，而不加論证和辯論。对这些理論作更深入的介紹，那是专门研究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些具有比較直接的意义而目前又是热烈爭論的对象的問題，如小生产的灭亡，卡特尔，生产过剩，工人阶级对待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态度等問題，尤其是对“未来国家”的問題，則叙述得比較詳細。

总的說来，本书的意图只是概述已在社会民主主义文献的主要著作中讀过的一些思想。但是，正是这种想作广泛叙述的意图，使我有时不得不触及我党文献至今还完全没有闡述过或从不同于本书的角度考察过的一些方面。因此，我相信不但向来同我党没有关系的讀者，就是熟悉我党文献的人，也会在本书中发现一些新思想。

考茨基

一八九二年六月 斯图加特

---

<sup>①</sup>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固然比《共产党宣言》早出版两年，但是，这两本书却渗透着同样的精神。——考茨基

# 第一章 小生产的灭亡

## 第一节 小生产和私有制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四日——二十日）上通过的纲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般理论部分，它叙述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理和最终目的；第二部分为实践部分，它包括作为行动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为了铺平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的道路而对现存社会和现存国家提出的要求。第一部分叙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什么；第二部分告诉我们他们计划怎样去实现他们的信念。

在这里，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第一部分，即一般部分。第一部分又分为三个部分：（一）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进程的评述，由此引伸出；（二）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以及（三）足以导致和一定会导致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

我们先研究第一部分。它由四段构成，其内容是：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以自然的必然性导致以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的灭亡。这种发展使劳动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生产资料则被为数极少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

伴随着对生产资料的这种垄断，分散的小企业日益为巨大的企业所排挤，手工工具变为机器，人们的劳动生产率飞速增长。但是，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一切利益都被资本家和大地主所独享了。对于无产阶级和没落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说

来,这些变化表明他們的生活不安,以及他們所遭遇的貧困、压迫、奴役、屈辱和剝削有增无已。

无产者的人数日益增多,过剩的劳动大軍日益庞大,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对立日益尖銳,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日益激烈。这种階級斗争是一切工业国家的共同特征,它使現代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陣营。

有产者和一无所有的人之間的鴻沟,由于经济危机而日益扩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它一天比一天扩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质。它使普遍不安成为社会常态,并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現今的社会所能容納的范围,生产資料私有制开始与生产力的合理使用和充分发展不能相容了。”

在我們綱領的第一段的头一句里,就出現“经济发展”这个值得注意的字句。这四个字把我們深深地引导到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觀的基本之点。

有人以为,当他們反对我們,向我們說“天下沒有有什么新鮮事物,今日如此,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的时候,就表明自己是十分聪明的。再沒有比这种說法更荒謬无稽的了。現代科学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不是停滯不前的,無論是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界中,都可以看到連續不断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学說,就是以这种社会发展过程的性质为它立論的基础的。如果我們不研究社会发展过程,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学說。

現在我們知道,原始时代的人同动物一样,只依靠采集大自然所提供的現成东西維持生存。但是,他們逐漸开始制造各种武器和生产工具,而且一种比一种更加完善。他們捕魚,打猎,游牧,最后定居下来,成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快,以致到了今天这个蒸汽和电气时代,发展的速度已经达到我們无

須同远古时代比較，只凭自己的眼睛就能看出来的地步。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自詡高明的人，想叫我們相信天下没有什么新鮮事物。

人們謀取生活資料和創造(生产)生活必需的財富的方式，取決于人們使用的劳动工具和原料的性质，总而言之，取決于他們所拥有的用来創造(生产)这些財富的那些手段，即取決于他們的生產資料。但是，人們从来不是单独地进行生产的，而一直是在或大或小的社会中进行生产的；这些社会的各种組織形式，决定于当时占統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因此，社会的发展是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社会的形式及其成員間的相互关系，則与社会所承认和实行的所有制形式有最紧密的联系。因此，所有制的发展也是和生产的发展同时进行的。

我們試以农民经济为例來說明这点。

完整的农民经济包括两个部門：畜牧业和种植业。在畜牧业方面，德国直到十八世紀，各地都以放牧业为主，就是在目前，仍有很多地方如此。放牧业要以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为前提。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每个农民想为自己划分一小块牧场，用墙把它单独围起来，指定专职的牧人看管自己的几头牲畜，那是十分愚蠢的。因此，凡是经营放牧业的地方，农民都十分坚定地支持村社牧场和村社牧人制度。

在沒有机器而只使用簡單农业工具的种植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沒有必要由村社的全体成員来共同耕种村社的全部耕地，而且生产本身也不要求这样做。农民所使用的农具决定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由一个农民单独耕种，或者由人数不多的一群人(比如，农民一家人)共同耕种。但在这种条件下，农民越能自由地支配他們的土地，越能从耕种和改良土地方面得

到更多的收入，他們就越能精耕細作，越能得到更多的收益。在种植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是需要小生产的，而小生产为了自己得到充分发展，就需要生产资料私有制。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比如古代日耳曼人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在放牧业(和狩猎)还是人們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的期間，一直占有統治地位；后来，随着小农种植业登上首位，它才逐渐衰落下去，而让位于土地私有制。牲畜的舍飼代替放牧以后，农村中的村社所有制就完全消失了。

于是，随着农业的进步，在经济发展影响之下，农民便由共产主义者变成私有财产的狂热拥护者了。

关于小农所說的这一切，也适用于手工业者。手工业不需要大量工人在一起从事共同的集体劳动。每个手工业者不是单独一个人从事生产，就是同一两个助手一帮工一起从事生产，这些助手一帮工都是他們家庭中的成員，是他們家里的人。在手工业中，也像在农民的农业中一样，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者或单独的劳动家庭，各自经营自己单独的企业。因此，为了充分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手工业也像农业中的小生产一样，需要对它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实行私有制。在小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依存于他的个人品德，他的本領、勤奋和刻苦精神。因此，他有权要求把这种产品作为他的私有财产。但是，如果他个人不是自由的，不能随意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換句話說，如果生产资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他就不能在生产中充分表现出个人经营的特点。

社会民主党理解这一点，并在自己的綱領中明确地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小生产的基础”，可是它又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小生产的灭亡。”

現在我們来研究这一发展过程。

## 第二节 商品和資本

資產階級社会是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发軔的。

农民家庭最初是自給自足的。它生产所需的一切食物，一切劳动工具和家属穿着的衣服，并自建住宅等等。它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而没有超过这种需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农业进步的影响之下，它发展到所生产的产品超过自己直接需要的地步。因此，农民家庭就有可能拿这些多余产品去交换自己完全不能生产的或生产得不够而又想取得的产品，如装饰品、武器或工具之类。由于交换，这些产品就变成了商品。

商品不是为了供本生产单位自己使用或消费而生产的产品，它是为了和其他生产企业的产品相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农民为自己消费而种植的小麦不是商品，但为出卖而种植的小麦就是商品了。所谓出卖，不外是拿一定的商品去交换一种人人都乐意接受并因此而变成货币的东西，例如黄金便是。

如上所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变成了商品生产者；而独立经营小生产的手工业者，一开始就是商品生产者。他不只是出卖自己多余的产品，对他来说，为出卖而生产，占着首要地位。

商品交换就其本身来说，需要有两个条件作为前提：第一，所有的各个生产企业不生产同一种产品，即社会实行分工；第二，从事交换的人能够自由支配所交换的产品，即这些产品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行业中的分工越发达，私有制的范围和作用越增大，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一般说来就越退居次要地位，越是被商品生产所排挤。

社会实行分工的结果，终于使买卖也变成了专门职业，由商人



这个特殊阶级包办。商人通过贱买贵卖得到收入<sup>①</sup>。但是，还不能就此说他们可以任意规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决定于它的交换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则是由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但是，商品的价格，几乎永远不能同它的价值恰好相等。价格不仅像价值那样取决于生产条件，而且也取决于市场条件，首先取决于供求关系，即取决于市场上的商品供应量和需求量。不过，价格也受一定的规律支配<sup>②</sup>。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价格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因此，如果商人想在出售商品时得到比买进价格多一些的盈余，换句话说，如果他想得到收入或利润，那末，他通常要为此在商品价格低的地方和价格低的时候买进商品，而在商品价格高的地方和价格高的时候卖出商品。

农民或手工业者购买商品，是因为他们自己或家庭需要这些商品作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他们是为消费而购买。商人购买商品，则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拿去出卖，以便获得利润。他们是为出卖而购买。用于这一目的的商品和货币就是资本。

我们对任何一种商品或货币，都不能直接断定它们本身是不是资本。这是要依据它们的用途来决定的。商人为转售牟利而买进的烟草，对他来说就是资本。他为了自己吸用而买来的烟草，对他来说就不是资本。

资本的最初形式是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也差不多与商业资

---

① 商人不是从贱买贵卖中获得利润的。流通过程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因为流通过程构成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发挥作用的资本，也应当像其他生产部门使用的资本一样，获得年平均利润。以平均利润形式归商人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是生产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剩余价值为商人所占有。——俄文版编者

② 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每一个别商品的价格不一定同它的价值一致，它视商品的供求情况，可能低于或高于价值。但是，就全部社会产品来说，价格和价值间的一切背离会互相抵销的，所以价格总额同价值总额仍然相等。——俄文版编者

本同样古老，它的利潤采取利息的形式。利息是資本家靠出借商品或貨幣而得到的。

資本是在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它自然是以作为一切商品生产的基础的私有制为依据的。但是，在資本的作用下，私有制又得到一个全新的面貌，或者更正确些說，它有了两个完整的面貌。除了适应于小生产状况的小資產階級的特征以外，現在又具备了資本主义的特征。現在那些私有制的拥护者們，只指出了它的小資產階級的一面，企图把人們的注意力从私有制的这一方面轉移开去，他們企图不讓我們看出小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和資本主义的私有制的不同。可是，今天要想使人們看不見私有制的資本主义的一面，那只有把人变成瞎子。

在经济发展处于刚才所說的阶段，即在資本只有商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两种形式的时候，私有制的这种資本主义面貌的特点，还不显著，但是，已经值得注意了。

在小生产占統治地位的情况下，农民或手工业者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他們本人及其家属的个人品德、勤奮和熟练程度等等。相反地，商人用于购买商品的貨幣越多，他們出卖的商品越多，他們的利潤也就越多。如果我卖掉一万磅烟草，那末，在其他条件完全相等的情况下，所得的利潤就比我如果只卖出一百磅烟草时所得的利潤多一百倍。对于高利貸者來說，也是如此。所以，資本家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他們的資本額。

个人的劳动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而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产品数量决不能大大超过一定的平均水平。然而，貨幣却能够无限地积累下去，这是既沒有范围，也沒有界限的。一个人持有的貨幣越多，而且这些貨幣被用作資本，那末，貨幣就越能为他生产出更多的貨幣。由此产生了积蓄无穷无尽的財富的可能性。

但是，私有制还造成了另一种可能性。生产资料私有制表明每一个人有取得生产资料的合法的可能性，而且也有失去作为他的生活来源的生产资料、从而陷入赤贫的可能性。高利贷资本很早就是以贫困的存在为前提的。一个人如果持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就不必告贷了。高利贷资本乘人之危剥削贫困者，因此，它同时加剧这种贫困。

不劳而获，一些人私万贯，而另一些人一贫如洗——这就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面貌的特征。但是，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的初期，这些特征还表现得不够明显，只是隐约可见，特别是其中的赤贫现象，更是如此，因为没有财产在当时还只是例外情形，而不是人民大众的常态。

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及和他们同时出现的其他剥削者，比如中世纪的封建地主（但是，为了不致离题，我们不在这里详细叙述他们），在这个阶段是以城乡小生产的存在和繁荣为依靠的。因此，在这一时期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只要农民有钱，人人都会钱。”商业并不消灭小生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扶助小生产。高利贷者吸吮债务人的膏血，但是债务人的没落，对他却没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丧失生产资料或陷于贫困，都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而是由意外的失败或罕有的无能所造成的特殊不幸。因此，当时认为贫困是天赐的考验，或者是对懒惰、轻率等的惩罚。

这种观点在小资产阶级中间至今仍十分流行，然而没有财产的事实，从此以后已经变成性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现象了。然而，现存社会的代言人，编辑、演说家等等却大大下了一番宣传工夫，力图使一般人对这种看法信而不疑。生产资料私有制曾经一度对社会利益是必要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每个普通人都有拥有财产的机会。他们仍要我们相信，这种情况至今仍旧不变。可是事实上，私有制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旧日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現在我們就来看看，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进入中世紀以后，手工业在欧洲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見发达，比如，紡織业分成了毛织业、亚麻织业和棉织业，而与紡織工业有关的各种作业，比如呢絨的剪毛作业，則变成了独立的生产部門。工人的技术提高了，工作方法和劳动工具大大改进。同时，主要由于交通工具的改善，特别是由于造船业的成就，商业也发展起来了。

四百年以前，是手工业的繁荣时期，而对商业說来，这个时期也充滿了各种事件。找到了通往印度这个拥有无穷宝藏的神話般国度的海上航路；发现了金銀矿藏无限丰富的美洲。欧洲的冒险家通过貿易、欺騙和掠夺的手段在新发现的土地上搜刮来的財富，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欧洲，其中的絕大部分都进入了那些有財力装备船只，并为这些船只配备大量的既勇敢大胆又肆无忌惮的强悍水手的大商人的腰包。

在这个时期，也建成了現代国家，即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的和軍事的国家，它一开始就采取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形式。这种国家也像它本身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一样，适应了正在竭力往上爬的资本家阶级的要求。現代国家，即有发达的商品生产的国家的力量，不在于人民对它进行的人身服务，而在于它的货币收入。因此，君主們有充分的理由去保护和鼓励那些把货币带进本国的人們，即商人和资本家。资本家为了报答这种保护，就貸款給君主和国家，使他們成为自己的债务人，使他們从属于自己。这样一来，他們就能够迫使国家政权通过保护和扩展交通道路，通过夺取和巩固海外殖民地以及同竞争的商业国家进行战争的措施，为資

本家的利益服务。

学校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硬叫我們相信，似乎資本来源于积蓄。但是，我們刚才了解到資本是来自完全不同的另一些来源。資本主义国家的庞大財富是来自它們的殖民政策，即来自对其他国家的掠夺。这种財富的源泉是海盜活动，走私，販卖奴隶和进行商业战争。这些国家的历史，直到最近还为我们提供用这种“积蓄”方法积累資本的足够的例证。国家的帮助是鼓励这种“积蓄”的有力手段。

但是，新的发现和新的商路不仅給商人带来了庞大的財富，而且也迅速地為欧洲的航海国家的工业，特别是为后来成了海上霸王的英国的工业，扩大了銷售市場。手工业已经不能够滿足市場的迅速和猛烈增长的需要。大量銷售要求大量生产，大規模的市場所需要的是能够完全适应它的需要的生产，即要求生产完全受商人的支配。

商人們对于由自己进行可以适应扩大了的市场需要的大量生产，非常感到兴趣；他們也拥有必要的货币資金，用来购买足够的生产所需的一切东西，即原料，工具，厂房和劳动力。但是，到哪里去找劳动力呢？在欧洲，可以买进的奴隶已经不多。而自己拥有生产資料的工人，或作为拥有生产資料的家庭的成員的工人，并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們宁願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庭而生产，这样的话，他們的全部劳动产品就完全属于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所有。他們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不是自己的劳动力。这里我們順便提醒大家注意，应当防止使用“出卖劳动”这一說法。劳动是一种活动，不能出卖。但是，劳动一詞，通常不仅指活动，而且也指这种活动的結果，即指劳动产品；同时又指表现为劳动活动的力量，即指劳动力。由于人們按照这种意义使用“劳动”一詞，便使那些企图使工人和小資產者看不清自己的处境的经济学家，有可

能把各种不同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混淆它們之間的界限。对这些先生，应当分外提高警惕。

我們再回头来談談商人。我們剛才說过，他們正在寻找工人。商人从小企业所有者及其家属身上什么也得不到。他們必須去找沒有生产資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从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維持生活的那种工人。如上所述，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发展，已经造成这种一无所有的工人。但在最初，他們的人数还很少，而在那些沒有加入某一经济企业的家庭联盟的人們当中，大多数都是不能劳动的人——残废者，病人和老人，或者是懶汉，流氓和小偷。因此，完全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工人，为数是极少的。

但是巧得很，正当商人对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需要增长起来的时候，一批一批的劳动者被剝夺了财产，他們被抛弃在街头，富有的商人只須到街头把它們收集起来就行了。

而这也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結果。城市工业市場的扩大，也影响了农业。在城市里，对食物的需求增加了，而对原料——木材、羊毛、亚麻和染料等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农业生产也日益变成商品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

农民手里有了錢。然而这却是他們的不幸。因为，这引起了他們的剝削者——地主和統治者的貪欲。当农民所有的多余物品主要还是实物的时候，地主和統治者对农民的掠夺，不会超过他們自己消費所需要的。但是，貨幣在任何时候都能使用，而且越多越好。随着市場越向农民扩大，农民出售商品所得的現金越多，地主和統治者盘剝他們的程度也越深，他們繳納的貢賦也越多。不久以后，这些老爷們就不再满足于农民的劳动所提供的除了抵償自己生活費用以外的多余产品了，而开始向农民勒索越来越多的产品，甚至把农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榨取去了。因此，农民陷入絕望的深渊。他們当中的許多人，特别是在农民战争期間一切的反抗試图

都被镇压下去以后，便抛弃自己的家园，跑到城市去寻找避难场所，这是毫不为奇的。

此外，还经常出现另一种情况。如果说在城市里，由于市场的扩大而产生了工业的大量生产的需要，那末，在农村里，也同样出现了农业的大量生产的需要。商人在城市里所做的一切，地主也想在农村照办。在这以前，地主一般同农民一样，只是社会地位较高而已；现在，他们也想扩大自己的生产了。他们不会感到劳动力缺乏，因为他们可以驱使农民为他们效劳。而且，他们甚至常常不需要新的劳动力。比如，羊毛或木材的生产，即牧场或林业的经营，就比种植业需要的劳动力少得多。凡是在地主由种植业改营放牧业或林业的地方，农业劳动者就过剩起来了。然而地主现在需要的土地，必然要比至今耕种的土地为多。他们只有靠牺牲附近的农民，才能得到这些土地。地主如果想扩大自己的经营，他就必须把附近的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撵走。地主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农民的土地开始被剥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直继续了一百多年。商人由于掠夺殖民地而发了大财，贵族和统治者靠勒索自己的臣民也发了财。封建主也同资本家一样，如果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感到有必要，就决不放弃欺骗，掠夺，屠杀和放火等手段。历史为我们指出了一些十分独特的积蓄方法。

一无所有的农民大众，一部分因为不堪徭役和贡赋的压榨而逃亡，一部分由于受骗或在暴力威胁下而抛弃自己的家园。那末，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再也不能独立进行生产，因为他们没有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他们和生产资料分离开了。他们不能向市场提供任何产品，因为他们没有剩下一点东西，除了把自己送到市场，将自己所剩下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自己的劳动力出售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外，换句话说，除了受雇于他人以外，别无其他出路。他们有些人变成农业短工——也许就受雇于

把他們从土地上撵走的那个地主。另一些人应募去当雇佣兵，帮助曾经掠夺过他們的那些老爷們进行掠夺。还有一些人干脆死掉，或淪为乞丐和罪犯。但是，他們当中的許多人，而且是十分不坏的一些人，都涌向工业，想在那里寻找工作。手工业者竭力依靠行会制度来阻止外人进入自己的行业，从而保护自己不受这些潮涌而来的新劳动力，即新的竞争者的侵害。結果，这种情况只是更加迫使自由的工人投入为新設立的工业企业寻找雇佣工人的那些商人的怀抱。

于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通过剥夺(剥夺财产)的办法，即通过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惨而残酷的革命建立起来了。当然，这是有錢有势的人对又穷又弱的人的革命。因此，有人把这个革命的时代称頌为人道主义和精神解放的时代，而現在凡是极端仇視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意图的人，更是大肆頌揚这个时代。

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被剥夺了生产資料，变成一无所有的人，即变成无产者，这是资本主义的大規模生产的必要前提。这是经济发展所必然促成的。然而，無論是在以往的任何时代，还是在这一次，上升的阶级都沒有袖手旁觀事态的自然发展，而是采取暴力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加速了发展过程。正是这种最粗暴和最残酷的暴力，充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婆。

#### 第四节 小生产的垂死掙扎

从表面上看来，起初新生产方式同旧生产方式沒有多大差別。新生产方式的最早的形式是资本家向他所雇佣的劳动者供应原料，假如工人是织布工，他就向他供应棉紗，由他在家里进行加工，然后再把制成品交給资本家。不錯，早在这种同手工业生产方式



相差无几的形式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在独立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之间造成了显著的区别。关于新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劳动者状况的变化，我们在别的地方去讨论。现在，我们先来研究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情况。

资本家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不再让劳动者在家里劳动，而把他们集中到他开设的作坊里来，以便他能够更好地监督工人和驱使他们工作。这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大生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从此以后日益飞速进行的生产技术革新奠定了基础。

由于许多人在一个作坊里共同劳动，才有可能在生产中实行分工。

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分工使职业的数目增加了，而每个单独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种类却日益减少。

但是，每一个单独的手工业者仍然从头到尾生产一种完整的产品。比如面包制造业中的分工，不过是不让全部的面包工人什么面包都制造，而只是让一些工人制造白面包，另一些工人制造黑面包。不过他们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制造一个完整的面包。但是，生产部门中实行分工时，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分工使生产一种产品所需的各种不同工序，交由各种特定的工人执行，其中的每个人都为另外一个人作准备工作。因此，每一个工人的活动，便越来越缩小到只执行一种他必须不断反复执行的操作。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大生产，就是工场手工业〔5〕。

由于实行这种分工的结果，每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即他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另一个后果还具有更大的意义。当某一个生产部门的分工不断进步，把产品的制造分成一些最简单的操作，使工人降到机器的水平的时候，再稍微前进一步，就可以用机器代替工人了。

资本家也采取了这一步骤。自然科学的发展，首先是蒸汽动

力的发现，促进了这一步驟的实现。蒸汽动力首次創造了不受自然力量左右而完全由人控制的动力。

工业中采用机器，标志着一次经济革命。由于这次革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得了最高的和最完善的形式，即工厂这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从机器中得到一个最有力的武器，用它毫不費力地克服了一切障碍，使经济发展的进程变成資本的盛大的胜利进军。

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英国的紡织业发明并采用了首批合于实用的机器。蒸汽机也是在这个时期发明的。从此以后，机器很快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业，除英国之外，还不多見。到了五十年代，它在法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它又席卷了美国、德国和奥地利。最近十年，連俄国、东印度和澳洲也都建立了工厂工业。目前，东亚、南非和南美也已开始建立这种工业。昔日一些巨大的世界帝国，在这个资本主义工业所控制的庞大帝国面前，又算得什么呢？

一八三七年，普魯士工业共有蒸汽机四百二十三台，合七千五百馬力。一九一〇年，普魯士所有蒸汽机，单固定的就增加到八万八千一百八十七台。普魯士工业和农业使用的蒸汽机达到六百万馬力。

全世界由蒸汽机所提供的劳动，約等于两亿馬力的劳动，或等于十亿人的劳动。

蒸汽机也使整个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发明和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出現。一方面，机器一天天地征服了至今仍为手工生产占領的新部門；另一方面，在已经实行工厂制度的工业部門，旧机器日益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新机器所取代，而变成了废物。不仅如此，由于新发明的出現，一下子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門，同时也对一些旧的工业部門宣布了死刑。

早在六十年以前，一个工人使用紡紗机生产的紗，就比一个妇女用手工紡出的紗多一百倍。根据华盛顿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6〕一八九八年的調查材料，在紡紗生产中，机器劳动比人工劳动效率高一百六十二倍。当时一架机器在十九小时零七分钟内生产的紗，就得一个女工用手紡三千一百七十七小时又三十分鐘。

在这种大生产之下，小手工业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甚至在資本主义生产的低級阶段，即在受資本家剝削的家庭手工业阶段，資本主义生产就已显示出自己比手工业生产优越。我們且不說資本主义生产既使工人专于一种技能，就会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資本家在经商方面也比手工业者有利。他可以成批购进原料和其他生产用品，他对市場的观察会比手工业者更全面，能知道賤买貴卖的好时机，而且持有必要的資金等待这种时机到来。資本家由此而比手工业者所占的优势，就已经大得使手工业者在实行大量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的一切部門里，都经不起家庭工业的竞争。甚至在家庭的手工劳动今天仍是唯一的主要劳动形式的那些工业部門里，劳动者的独立性，也随着这些部門开始为出口进行生产而消失。手工业轉变成为出口而生产的工业，这意味着消灭手工业，把它变为受資本家剝削的家庭工业。由此可知，想以扩大銷售市場的办法来拯救瀕于灭亡的手工业的“社会改良家們”，究竟有多大的远見。

可見，在資本主义生产还处于十分幼稚阶段的初期，它就在实行大量生产的一切部門胜过手工业。机器又使这种优势变成绝对地压倒优势了。

手工业只在市場十分狹隘的、实行单件生产而不进行大量生产的一些劳动部門里，还能勉强維持下去。

但是，机器不仅在工业中引起变革，而且也在交通工具方面引

起变革。輪船和铁路使貨物的運費日益降低，把最难于到达和最边远的地区日益同工业中心联系起来，并且逐日不断地为每一个工业中心扩大銷售市場。这样，机器才有可能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在工业当中的效用。因使用机器而来的生产規模的剧增，要求相应地扩大銷路。

随着交通工具的扩充和完善，随着各工业部門的市場的扩大，手工业的范围日益縮小了。“家財万貫不如薄技在身”这句諺語，早已沒有任何意义了。使手工业还能苟延残喘的劳动部門和地区，为数已经极其有限，而且正在显著地减少。工厂占了統治地位，手工业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了。

关于手工业所讲的一切情况，也适用于农民的小生产，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凡是在小企业或大企业中农业主要是商品生产，即为出卖而不是为自己消費进行的生产，那里的大生产即使效率还不高，也一开头就比小生产优越，正像資本家比手工业者优越一样，即能更好地观察和控制市場。同时，拥有足够資本的大地主或其承租人，也能够使自己的经营比农民的效率更高，因为他们能够买到和应用較好的农具，較好的种畜和役畜，較好的肥料和較好的种籽等等。

誠然，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大农业生产在技术和商业方面的优势，由于海外农业的競争，而受到一定限制。这种競争，对欧洲大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影响，远远甚于对小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競争对大生产在技术上比小生产来得特別优越的谷物生产，发生了最严重的影响。由于谷物生产以大生产为主，所以它受到美国的掠夺性农业的競争打击最重。再者，大生产所以更苦于外国競争，还因为大生产多半为市場而生产，而小生产現在还能自己消費一大部分自己的产品。因此，小生产比大生产受市場影响較小。

但是，小生产的这种有利条件，只是暂时性的。谷物生产所受的外国竞争大大减少了。农民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日益缩小，受到商品生产，即为出卖而进行的生产的排挤。铁路交通的发达和赋税的增高，促进了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铁路使农民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赋税迫使农民去寻找市场，因为他不出卖相应数量的产品，就无法缴纳赋税。赋税越高，农民就越依附于市场，他的生产就越变成商品生产，他也就越受到大生产的竞争。税负的加重对居民中任何一个阶级的影响，都不如对小农那样严重。目前，军国主义是赋税增加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冒充农民的好朋友的那些人，也就是大地主们，正是军国主义的最热烈的支持者。军国主义对大地主有利，因为它引起为士兵大量供应粮食和为军马大量供应秣草的必要，而能够满足这种大量供应的，首先是大生产。军国主义为大地主的子弟提供许多待遇优厚的军官职位。军国主义夺去了农民的强壮的劳动力——农民的儿子，而农民由此所得到的代价，却是负担力所不及的捐税，被迫奔向市场，从而受本国的大生产和外国的掠夺性农业的竞争之害。

统治阶级把农民和军队看成是维持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后者是骑在前者头上的，并以日益加重的压力正在把它压得粉碎。

在农业当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起，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独立的农民小生产的衰落是十分显著的。农民或者由于他们的农场被大生产吞并，或者由于他们的土地（假如附近没有大生产）分散割裂成小块，而沦为无产者。在许多地方，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而有些地方，首先由于受到上述外国竞争的影响，一部分由于农村劳动者日益流入城市（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不想详谈），这个过程已经停止。

兹以德国的农业生产统计为例来说明。

类别 (单位: 公顷)	农户数目			增 减 (-)	
	1882年	1895年	1907年	1882—1895年	1895—1907年
2公顷以下	3,061,831	3,236,367	3,378,509	174,536	142,142
2—5	981,407	1,016,318	1,006,277	34,911	-10,041
5—20	926,605	998,804	1,065,539	72,199	66,735
20—100	281,510	281,767	262,191	257	-19,576
100公顷以上	24,991	25,061	23,566	70	-1,495
合 計	5,276,344	5,558,317	5,736,082	281,973	177,765

各种农户直接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以公顷为单位列表如下:

	1882年	1895年	1907年	1882—1895年	1895—1907年
2公顷以上	1,825,938	1,808,444	1,703,317	-17,494	-77,127
2—5	3,190,203	3,285,984	3,304,872	95,781	18,888
5—20	9,158,398	9,721,875	10,421,565	563,477	699,690
20—100	9,908,170	9,869,837	9,322,106	38,333	-547,731
100公顷以上	7,786,263	7,831,801	7,055,013	45,538	-776,788
合 計	31,868,972	32,517,951	31,834,872	648,969	-683,068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农户的数目均有增加。但是,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七年,除了最小农户和中等农户以外,其他农户的数目都减少了。在这方面,两个调查期中没有共同的统一发展趋势。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两个调查期中,最小农户的数目均有增加,而它们的耕地面积却减少了,即越来越贫困了。在德国,最小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一八八二年为60公亩,一八九五年为56公亩,一九〇七年只有51公亩了。在这两个调查期中,只是农用土地面积就减少了683,000公顷,真是令人吃惊。耕种和畜牧使用的土地面积,减少得更厉害,从32,062,491公顷减到31,237,788公顷,大约减少825,000公顷。

因此,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独立的农户日趋衰落。用益租赁制度扩大了范围,农户的负债增加了。在普鲁士,从一八八六年到一九〇八年,地方的土地抵押债务约增加73亿马克。在德意志帝国

境内，按照用益租賃制度经营农业的农户数目，从一八八二年的2,322,899户增到一八九五年的2,607,210户。一九〇七年，又增到3,033,401户。

然而，从事农业的人口总数，最后还是减少了。在德意志帝国，一八八二年有18,704,038人从事农业，一八九五年为17,815,187人，差不多减少100万人。一九〇七年，在全国6,200万人口当中，只有16,920,671人从事农业。

另一方面，工业中的小生产的衰落，比农业方面还严重得多。在工业方面，这是绝对的衰落。

德意志帝国工业企业的数目如下：

	1882年	1895年	增 减(—)
小 企 业(工人1—5人)	2,175,857	1,989,572	—8.6%
中等企业(工人6—50人)	85,001	139,459	64.1%
大 企 业(工人51人以上)	9,481	17,941	89.3%

在这个期间，人口增加了14.5%。

最近的工业生产统计也表明小企业数目减少了。其数字如下：

	1895年	1905年	增 减(—)
小 企 业	1,989,572	1,870,261	—6.0%
中等企业	139,459	187,074	34.1%
大 企 业	17,941	29,033	61.8%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五年，小企业的数目就减少305,596个，而在这个时期，全国人口却增加了1,600万人以上。

小工业的工作人员(工资劳动者和管理生产的职员)在一八八二年还占工业总从业人数的一半以上(55%)，在5,933,663人中占3,270,404人。但在一九〇五年只占工业总从业人数的30%：在10,852,873人中，占3,200,282人。大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在同一时期中却增加两倍以上，从1,554,131人增加到4,937,927人。

这些数字，对于初期的德国资本主义说来，是大得十分惊人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小生产的没落，都是很缓慢的。

举一个例子，就可明白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机器纺织业（即英国式的）在德国同手工纺织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手工纺织业陷入不可言状的悲惨境地，引起了抢粮的暴动。尽管如此，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根据一八八二年的统计，491,796名织布工人，仍有285,444人在有1—5人的小企业中工作。即使这样，恐怕当时也不会有人想出这样的结论：手工纺织业还有前途，它的衰落并不是必然的。英国的最后一个手工纺织业者早已饿死了。在德国，他的末日为期也不远了。在小企业工作的织布工人，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由285,444人减为156,242人。现在还会有这么多的手工织布工人，并不表明小企业有竞争能力，恰恰相反，这只是说明他们尚有余力忍饥挨饿罢了。

小生产的复灭，并不是名叫“小生产的灭亡”的这出悲剧的第一幕，而是它的最后一幕。资本主义生产竞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手工业者（关于他们所讲的一切情况，也适用于农民，不过情况略有不同）逐渐失去他自己及其祖先的辛勤劳动所积累的一切财产。小生产者越来越穷，他们为了克服贫困，就得更加努力劳动。每天工作到深夜，妻儿也不得不去劳动赚钱。工资低廉的徒工人数剧增，他们做着工资高的成年帮工的工作。随着劳动日的延长，劳动活动变成没有休息和没有停止的激烈活动，劳动者的衣食住，一天比一天恶化。

没有比同万能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小生产者或农民的生活，更悲惨和更不幸的了。

说工资劳动者目前的生活比小农民和小手艺人的生活好些，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有人想以此来说明工人没有权利表示不满。但是，这支瞄准社会民主党的箭，并没有射在社会民主党身



上，而是打中了私有制。既然一无所有的工人比小生产中的有些财产的劳动者生活还好些，那末，财产对于后者还有什么价值呢？财产对他们不再有好处，反而有害处了。比如说，一个在家织布的劳动者，虽然到工厂做工能多赚一些钱，可是他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可怜的业务，这只是因为他好歹还有一些财产——一所小房子，一块种马铃薯的土地，而他如果放弃了自己的织布业务，就不得不牺牲这些财产。对于小生产者说来，占有生产资料反而把他束缚起来，使他陷入贫困。对他说来，私有制发生了相反的作用。一百年以前曾为手工业者和农民带来福音的东西，如今成了他们咒诅的对象。

但是，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用日益贫困这一代价，毕竟买到了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得不到的那种独立和自由。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小生产一旦同资本发生接触，它就要立即完全从属于资本，而手工业者则沦为受资本家奴役的家庭工业劳动者，他的住宅变成附属工厂；或者他自己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贩卖工厂所制造的商品，另外做一些修理工作。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或者是在后一种场合，他都得完全依附于资本家。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种地的时候，无法对抗竞争，受高利贷盘剥，受国稅的压榨；如果经营家庭工业，又得为资本家效劳；而去作短工，则要为大农业服务。他可以把仅有的一小块土地交给妻子和幼儿耕种，自己到外面去做零工，或者到工厂或矿山做工。他的独立和自由究竟在哪里呢？他的财产，就是使他同无产者区别开来的一切东西。但是，正是这些财产妨碍着他去寻找更好的劳动条件，把他束缚在土地上，使他比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更加从属于资本。可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加重了一个普通人的物质上的贫困，而且也加强了他的从属地位。在这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发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即由自由的堡垒变成了奴役的手段。

有人說，私有制总还可以保证手工业者和农民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然而，如果这些产品的价格猛跌，以至出卖之后不足以維持生产者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那末，这种保证就成了无济于事的安慰。而且，就是这种无济于事的安慰，也是虚伪的。这对于不得不从事家庭工业或去做短工以維持生活的那一大批人，显然是不适用的。同时，对于尚未直接从属于万能的資本、从而至今还在表面上侥幸地保存着完全独立的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农民，也是不适用的。它对一切負有債務的人，都是不适用的。收押农民土地的高利貸者，在处理农民的劳动产品方面，比农民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利。首先必須滿足高利貸者的要求；只是剩下来的才归农民所有。至于这些剩余的东西够不够維持农民及其家属的生活，高利貸者是不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像工資劳动者一样，都在为資本家效劳。私有制在这方面为稍有財產的劳动者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之間制造的差別，只在于后者的工資一般是适应于他們的日常需要的，而稍有財產的劳动者的收入則沒有这种界限。有时，高利貸的利息会把他們的劳动产品全部夺去，使他們白白劳动。——这真得感謝私有制！

即使住在偏僻地区的沒有負債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國債也要迫使他们必須向資本家支付利息。农民和手工业者至少要通过抵押借款〔7〕利息和期票〔8〕利息等形式，为自己借到的資本支付利息。他們还通过繳納用来支付國債利息的賦稅形式，为国家借到的資本支付利息。結果，在国家的帮助下，他們用自己的錢使自己的竞争者和剝削者——供应商、营造商、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等等发财致富。軍国主义和國債，是现代国家借以把最偏僻的乡村也拉入資本主义剝削范围并促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的两个有力手段。

这种反抗大生产的强烈竞争的痛苦掙扎，最后得到了什么結

果呢？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节俭”和“勤勉”，即他们及其妻子共同受到的奴役，以及身心受到的摧残，得到了什么报酬呢？这种报酬就是破产，即财产全部丧失（为了表示这一概念而使用了一个专门术语——剥夺），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并淪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就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最后结果，就像人最后要死去一样不可避免。正像被重病的痛苦折磨已久的病人把死亡看成是救星一样，在目前条件下，小生产者也经常感到破产是一种解救，即把他从私有财产这个沉重的负担下面解救出来。小生产继续存在下去，只能走向没落，走向贫困，所以人们这时不禁要问，假定实际上可以防止小生产灭亡，那末，我们一般说来有没有权力阻止它灭亡呢？使所有工业小生产者和农民下降到埃尔次山〔9〕的手工织布工的水平，难道会比变为大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更好吗？

维持小生产的企图，只是徒然的，因为要再使手工业和小农繁荣起来，足以保证小企业主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这在蒸汽和电气时代是不可能的。

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小生产，是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权支配者，在中世纪，甚至到十七世纪，都是整个经济生活的基础，而在相继占领各个生产部门、正在胜利前进的资本主义面前，却已不可遏止地消逝下去。今天在资本所统治的地方还残存的小生产，或在一定条件下新出现的小生产，不外是无产阶级的隐藏的形式，而远远不是无产阶级的高级形式。这种小生产是那些不幸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最后避难所，这些无产者在大工业中找不到工作，他们过于自尊，不肯去求乞，又过于诚实，所以不去偷窃。

## 第二章 无产階級

### 第一节 无产者和帮工

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分离為前提。在資本主義的大生產中，一邊是占有生產資料而不參加生產的資本家，一邊是工資勞動者，即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他們依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用自己的勞動創造這種大生產的產品。

我們已經說過，為了取得資本所需的必要數量的勞動力，最初必須採用暴力手段。但是，今天已經沒有這種必要了。目前大生產對小生產的優越，已經足以不僅不破壞私有財產的法律，甚至还根據這種法律年復一年地剝奪許多農民和手工業者，把他們拋在街頭。這些人連同已經得到“解放”的無產者的後代一起，足可綽綽有餘地滿足資本家對新鮮人肉的需要。

無產者的人數迅速地和不斷地增加，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甚至那些想使我們相信今天的社會仍建立在和一百年前同樣的基礎上的人，以及那些在我們面前把小生產的前途描寫得如花似錦的人，都不敢加以否認。真的，社會結構正同生產方式一樣已經發生變化。

就像資本主義大企業在生產方面已經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经营形式一樣，在國家和社會方面，工資勞動者——即產業工資勞動者——也在全體勞動階級中間占了第一位。四百年前，占居第一位的是農民，而一百年前，占居這個地位的則是小資產階級。

現在，在一切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已经是最强大的阶级；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观点，对其他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越来越起决定作用。这表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传统生活条件和思维形式完全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农业也变成一种工业）的生活条件，与先前的各种工人阶层的生活条件完全不同了。

农民和手工业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自由所有者，所以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也都归他们自己所有。与此相反，无产者的劳动产品却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资本家，即属于购买他们劳动力的那个人，属于占有必要的生产资料的那个人。诚然，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劳动支付了报酬，可是无产者所得到的工资的价值，是无论如何不能同他们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相比的。

在工业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这样做的目的自然只是为了使用它来取得利益。我们说过，消耗一定量的劳动就创造一定量的价值。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人劳动得越多，他们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如果工业资本家使他雇用的工人工作的时间，只够生产出和他领到的工资价值相等的价值，那末，企业主将得不到任何利润。但是，尽管资本家拚命把自己打扮成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恩人，可是，他的资本却声嘶力竭地要求利润，而资本家对于这种要求，是绝对不能充耳不闻的。工人给资本家劳动的时间越超过为生产他们的工资的价值所必需的时间，他们制造的产品全部价值中超过工资价值的那个剩余部分也就越多，即剩余价值（一般这样称呼这个剩余部分）也就越多，而工人受到的剥削也就越重。只有被剥削者的力量已经耗竭，或者由于他们起来反抗剥削者，这种剥削才算到头。

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无产者所具有的意义，一开始就与它对手工业者和农民所具有的意义完全不同。对手工业者和农民

說來，生產資料私有制原來是保證他們完全占有自己的勞動產品的手段，而對無產者說來，則一向是而且將來也是剝削無產者的手段，攫取他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手段。因此，無產者最不擁護私有制。這一點不僅使他們不同於有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而且甚至和資本主義以前時期的幫工不同。

幫工的身份表明從獨立手工業者向無產者的過渡，同樣地，有着大量幫工的企业則表明從小生產向大生產的過渡。然而，儘管如此，幫工和無產者却是多么不同！

幫工屬於行東家庭的成員，他們希望自己將來也變成行東。而無產者則完全是自己管自己，注定永遠是無產者。這兩點就是幫工和無產者根本不同之處。

幫工為行東家庭的成員，他們和行東同桌吃飯、同屋居住。對他們說來，食宿都有保障，不致發生問題。他們的貨幣工資，不過是行東付給他們的勞動報酬的一部分。他們的工資不是用來滿足他們最迫切的需要（這種需要已因他們住在行東家里而得到滿足），而是用來供他們享樂或積蓄，即積累作為一個行東所必需的資金，以便達到行東的地位。

幫工跟行東一同勞動。如果行東過分延長勞動時間，那麼他這樣做就不僅延長了幫工的勞動時間，而且自己的勞動時間也延長了。因此，行東想把勞動時間延長到筋疲力竭的程度的意圖，是不十分強的；而在多數情況下，他是不難克制這種意圖的。如果行東努力使自己的勞動條件尽可能輕鬆一些，那末，他的幫工也會因此而得到好處。

作一個小本經營的行東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並不多，所以幫工要想成為行東並不需要擁有很多的財產。每個幫工都有成為行東的希望，他們有時感到自己已經是未來的行東，因為積蓄會為他們提供取得行東稱號所需的資金，所以幫工也像獨立的手工業者一

样，是私有制的坚决保卫者。

不言而喻，我們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手工业劳动的情况。

現在，我們拿无产者所处的境况，同上述境况加以比較。

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工資劳动者不是同資本家一起劳动的。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工业資本家同真正的商人分离开来，商业方面的資本家和工业方面的資本家成为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工业資本家实质上仍是商人。他作为資本家的活动——主要是参加本企业的工作——，也像商人的活动一样，受到市場的限制。他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合适而便宜地买进必要的原料、輔助材料和劳动力等等，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卖本企业的制成品。在生产方面，他只关心以最少的工資让工人尽量多干活，从而由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从对工人的关系来看，他不是工作中的同志，而是监工和剝削者。对他來說，工人的劳动時間越长越好。他不会由于劳动日过度延长而感到疲憊，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也不会使他断送性命。

因此，資本家比起从前的手工业行东更加不顾工人的死活和健康。延长劳动日，取消假日，实行夜班劳动制度，在潮湿、过热或充滿有損健康的气体的厂房里劳动——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給工人带来的“改善”。

使用机器更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所受到的危险。工人現在束縛在一个以巨大的力量和疯狂的速度不断轉动的怪物身上。工人在使用这种机器时，只有一分钟也不懈怠地、最紧张地注意，才不会被机器卷进去而粉身碎骨。保护劳动的設備需要花錢，所以，除非迫不得已，資本家是不会装置这种設備的。据說，节俭是資本家的主要美德；这种美德也使他节约厂房，在一个車間里安放尽可能多的机器。他毫不关心这会危害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工

人的生命不值錢，而寬敞的車間則是昂貴的。

資本家使用機器，也使工人的勞動條件在其他方面惡化了。

從前，手工業者使用的工具很便宜，而且很少出現會使工具變成毫無用處的重大變化。機器就不是這樣了。它要花錢，而且得花很多錢。如果機器提前報廢，或者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就會使資本家蒙受損失，而得不到好處。同時，機器不但會因使用而磨損，而且在停用期間也會損壞。另一方面，工業方面應用科學（機器也是這種應用的成果），又導致日新月異的發現和發明（有的意義重大，有的意義較小）不斷出現，所以時而這種機器，時而那種機器，甚至整個工廠都變得無力從事競爭，以致在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時候就報廢了。由於技術方面的這種不斷革新，每一種機器都有提前報廢的危險——這就是資本家購進機器以後便馬上設法儘快使用機器的充分根據。換句話說，機器的製造對資本家來說，是一種特殊刺激，它促使資本家尽可能地延長勞動時間，實行連續生產，採用日夜輪班制度，从而使損害健康的夜間工作成為經常的制度。

在機器生產開始發展的時候，有些唯心主義者宣稱黃金時代已經來臨。他們認為機器可以免除工人的勞動，使工人變成自由的人。但是，在資本家手里，機器卻變成了一個把無產者的勞動變成沉重負擔，變成無法忍受的致命奴役的有力杠杆。

無論在勞動時間方面，或是在工資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工資勞動者的情況都比以前的幫工更壞。他們不同資本家在一張桌上吃飯，也不住在資本家的家里。不論他們的住房怎樣簡陋，不論他們的膳食如何惡劣，不論他們怎樣挨餓，大腹便便的資本家的健康並不會因此而受到任何損害。工資和飢餓這兩個概念，曾經是互相排斥的。以前，自由的工人只有在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挨餓，凡有工作的人，就有工資收入，夠他吃飯，挨餓不是他的命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功勞，就在於它調和了飢餓和工



資这两个对立物，并使飢餓的工資变成了永久的制度，甚至变成了社会的支柱之一。

## 第二节 工 資

工資不可能提高到使資本家不能继续经营他的企业和不能依靠企业为生的地步。因为如果这样，資本家倒不如放弃他的事业更有利一些。因此，工人的工資决不会高到同他所創造的产品的价值相等。永远要有一些剩余——剩余价值，因为唯有获得这种剩余价值的期望，才促使資本家去购买劳动力。因此，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工資决不会高到使工人再不受剝削的地步。

但是，这项剩余，即剩余价值，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它不仅包括工厂主的利潤，而且通常列为生产費用或銷售費用的其他許多費用，也包括在內。例如，地租(租金)，固定資本的利息，商人向工业家采购商品时所得的回扣以及捐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从工人所創造的产品价值中超过他們工資的那部分剩余里面扣除。可見，为了使企业有利可得，这种剩余就必然很大；因此，工資决不能高到使工人得到的价值大致接近他所創造的价值的水平。在任何情况下，資本主义的雇佣制度都意味着对工資劳动者的剝削。只要这个制度存在，就不可能消灭剝削。即使工資很高，剝削工人的程度也是很重的。

但是，工資任何时候也未必能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相反地，它却经常接近它的最低水平。当工資低到連工人的最迫切的需要也不能滿足的时候，工資就达到了它的最低水平。如果工人拿到工資以后，不但挨餓，而且很快就要餓死，那末，工作便完全无法进行了。

工資就在这两个极限之間搖摆，时降时升。工人的平均消費

水平越低、劳动市場上的劳动力供应越多、工人的反抗力量越弱，工資也就越低。

一般說来，工資当然必須高到足以使工人能够維持劳动能力的地步，或者更正确地說，工資必須高到足以保证資本家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程度。換句話說，工資要高到不仅可以使工人維持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也可以撫养他們的子女，以便他們将来能够劳动的程度。

不过，经济的发展暴露出一个最叫資本家开心的趋势，那就是工人的生活費用日益下降，同时工資也随着降低。

以前，一个工人必須具备手艺和体力。手工业者的学徒期限很长，所以他們的学习費用也非常大。但是現在，分工和机器生产方面的进步，使得生产越来越不需要特殊手艺和体力。这种进步，使得有可能用不熟练的廉价工人来代替熟练工人，用体弱的女工、甚至童工来代替男工。在工場手工业时期，就已出現这种趋势；但是，直到生产上应用机器以后，才开始大規模地剝削妇女和儿童，甚至剝削年齡很小的儿童——也就是开始剝削无力自卫的人們当中的最无力自卫的人，以最残酷的方式虐待他們，讓他們担負最繁重的劳动。这里，我們又看到掌握在資本家手中的机器所具有的一个新奇而美妙的特性。

不属于企业主家庭成員的工資劳动者，为了能够延续自己的家系，并把自己的劳动力传给后代，他們所得的工資一开头就必須不仅可以偿付自己的生活費用，而且也得偿付家属的生活費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資本家的后裔就会找不到一个可供他們剝削的无产者了。但是，当工人的妻子和幼儿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生活的时候，男工的工資就会降到差不多只够維持他个人生活的水平，而不至对劳动力的維持造成威胁。

此外，女工和童工的劳动还对資本家有一个好处，即他們的反

抗能力比男工差得多。而且，由于他們加入劳动者的行列，又大大地增加了市場上的劳动力供应。

因此，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不仅降低了工人的生活費用，而且削弱了他們的反抗能力，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这些情况的每一个后果，都是工人工資的下降。

### 第三节 无产者的家庭离散

然而，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参加工业生产，却意味着工人家庭生活的完全破坏，而不会有任何較高形式的家庭关系来代替它。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消灭工人的家庭，而是把工人家庭的一切光明面消除干淨，只留下它的黑暗面，特别是耗尽妇女的力量，使她們脱离社会生活。今天，妇女从事工业生产，并不表明她們摆脱家务，而是說明在原来的負担上又加上了新的負担。但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奉侍两个主人。当妇女必須帮助男人去賺錢的时候，工人的家务就要无人照管而荒废下去，而現代社会用以代替私人家庭所提供的东西，比如公共食堂和貧民学校只是可怜的代用品，它們不过是富人抛給下层階級的物质和精神粮食的残渣。

有人指責社会民主党，說它打算消灭家庭。不錯，我們知道，每一种特有的生产方式都有与特有的家庭形式相适应的特有的家务管理形式。我們不认为現存的家庭形式是最高的形式，而希望新的社会形式会带来一个新的家庭形式。但是，这种希望是与企图切断一切家庭紐带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想消灭家庭的人——他們不但想消灭家庭，而且事实上已在我們眼前这样做了——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資本家。过去，許多奴隶主使丈夫同妻子分离，使父母同刚刚能够劳动的儿童分离；而現在的資本家又比这种

可憎的奴隶制度更进一步，使嬰兒离开母亲的怀抱，强迫作母亲的把孩子交给陌生人。但是，每天都发生着成千上万的这些事例的社会，——建立保护“上层分子”利益和旨在使母亲易于离开孩子的“慈善”机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竟恬不知耻地指责我们企图消灭家庭，其理由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家务会像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发展情况一样，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变成特殊的劳务部门；而且这种变化将改变家务管理和家庭生活的全部结构。

#### 第四节 卖 淫

除了指责我们破坏家庭之外，他们还非难我们主张共妻。这个诬蔑也和前者一样，是荒谬无稽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理想的爱情，即一切共妻、强奸和淫乱现象的对立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婚姻关系的基础。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爱情才能具有普遍的意义。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都是什么呢？迄今为止一直被关在家里操持家务，而且大部分对于社会生活和组织力量只有模糊观念的妇女，几乎无力反抗，以致经营企业的资本家能够向她们支付经常不足以维持生活的低微工资，并敢于向她们指出卖淫是生活的补充来源。

工业中的女工的增加到处引起卖淫现象的增加。在虔信宗教和崇尚良俗的国家里，竟有一些非常繁荣的工业部门付给女工的报酬低得非常可怜，使得她们不去卖淫就必定要饿死。然而，企业主却宣称，他们的工业部门的竞争能力和“繁荣局面”，正是建立在这种低微的工资上面。如果工资高了，他们就会破产。

卖淫和贫富对立一样，由来已久。过去，娼妓是处于乞丐和骗子的中间产物，是社会允许存在的奢侈品。可是，没有这种奢侈品，也决不会威胁社会的生存。目前，不但流氓无产阶级的妇女，就连

劳动妇女，都被迫出卖她们的肉体。这种出卖肉体的现象，已经不只是一种奢侈品的交易，而开始变成工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卖淫变成社会的支柱之一。这种社会的拥护者指责我们的那件事情，即共妻，正是他们本身所干的。当然，这种共有只限于无产阶级的妻子。而且在现代社会里，这种共妻现象已经根深蒂固，以致这种社会的拥护者到处宣称卖淫是必要的。他们想像不到无产阶级的不复存在，就意味着卖淫的消灭。因为他们根本想像不到一个没有共妻的社会。

今日的共妻制度是社会上层分子所发明的，而不是无产阶级所发明的。这种共妻制度是剥削无产阶级的一种方式。它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

## 第五节 产业后备军

我们已经说过，工业中使用女工和童工，对于资本家来说，是压低工资的最有力手段之一。

但是，另一种手段有时也发生同样有力的作用，这就是从人民的生活需要还很低而劳动力尚未被工厂劳动所耗尽的地区输入工人。大生产的发展，主要是机器生产的发展，不但使得有可能用未受过训练的工人来代替受过训练的工人，而且也使得有可能廉价地和迅速地雇到这种工人。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交通也发展起来；大规模生产不但要求大量运输商品，而且要求大量运输工人。轮船和铁路这些文明的著名体现者不但把枪炮、酒类和梅毒带给了野蛮人，而且也把野蛮人连同他们的野蛮行为带给我们。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者日益增加。生活需要很低、能够吃苦耐劳而又没有反抗能力的人，由越来越遥远的地方，成批地源源而来。他们在欧洲由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由欧洲流向美洲，甚至由东方流

向西方。斯拉夫人、瑞典人、意大利人来到德国做工，从而使工资降低。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到法国去；斯拉夫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瑞典人到英国和美国去；中国人到美洲和澳洲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到欧洲来。德国的船只已经雇用中国人和黑人代替白种工人了。

这些外国工人，一部分是被剥夺的小农民和手工业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他们破产，把他们从土地上撵走，不仅逼得他们无家可归，甚至不能呆在自己的祖国。看一看这些无数的流亡者吧！请你们捫心自问，这难道是社会民主党使他们失去祖国，叫他们不关心自己的祖国吗？

由于剥夺农民和小资产者，从远方的国家输入大批工人，女工和童工的使用扩大了，学艺的时间缩短了，学艺变成单纯地介绍这种或那种操作方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大量增加它所支配的劳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技术不断革新和更加完善，人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力图把每个工人的劳动力使用到极限，一部分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一部分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特别是在法律和工人组织不允许延长劳动时间的地方。

与此同时，机器使劳动力变成多余的东西。每一部机器都节省了劳动力，否则，机器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在每一个工业部门，由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生产，都使有关的工人遭受深重的苦难。他们无论是手工业者还是工厂工人，都会因此变成多余的人，而被抛弃到街头。工人首先遭受的，正是机器的这种威胁。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发生的多次起义，证明了由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给手工工人带来了多少苦难，机器生产引起了如何的愤慨和绝望。随后的一切改进，对于某些工人阶层经常都有致命的影响。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其他工人阶层，比如对于机器制造

工人，可能会由此带来一些好处。但是，我們并不认为，意识到这种好处，会給行将餓死的人带来重大的安慰。

每一种新机器被应用之后，都能在工人减少的条件下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产品，或者在工人人数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产品。由此可見，要想使一个国家的在业工人人数不致于因机器的不断发展而减少，就必须把市場扩大到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的程度。但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迅速地增多可以运用的劳动力数量（甚至比人口增长快得多），所以，为了避免发生失业，市場就不仅要随着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扩大，而且还应当迅速得多地扩大。

市場的这样迅速扩大，在資本主义的大工业占居統治的条件下，大概从来沒有在任何一个巨大的資本主义工业部門里比較长期地实现过，更正确地說，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資本主义大工业的条件下，失业是同这种大工业分不开的经常現象。甚至在市場突然地显著扩大和买卖十分活跃的繁荣时期，工业也不能使一切失业者都有工作。在营业停滞的蕭条时期，失业人数就大量增加。他們同过剩的小企业工人合在一起，构成一支被馬克思称为产业后备軍的队伍。这支大軍随时准备着为資本服务，当工业活动开始好轉时，資本可以随时从这支大軍中吸收后备工人。

这支后备軍，对資本家說来，是无价之宝。它是資本家用来严格控制工人大軍和使他們就范的重要武器。一部分工人作了过多的工作，这就引起另一部分工人沒有工作，这么一来，这后一部分工人的失业，又成为保持和加重前一部分工人过多工作的手段。可是竟有人說，在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一切都安排得頂好的！

尽管产业后备軍的規模随着工业的经常波动而波动，但是一般說来，它有不断增长的趨勢。因为技术发展日益迅速，它席卷了越来越广大的部門，但是，市場的扩大反而日益受到限制。关于这

个問題，我們在別的地方還要論述。這裡，只指出這一點就夠了。

那末，失業是什麼意思呢？失業不僅意味着失業者遭受貧困，在業勞動者所受的奴役和剝削的加強，它也意味着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沒有保障。

不論以前的剝削方式給被剝削者帶來了什麼樣的遭遇，但是總還使被剝削者的生活有保障。奴隸和農奴的生活資料是有保障的；至少在他們的主人生活有保障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生活下去。只有主人死亡，才會使他們失去生活資料。

在以前的生產方式下，人們雖然有時也遭受貧困和苦難，但這不是由生產所造成的，而是由於歉收、瘟疫、水災、敵軍入侵等災害破壞生產的結果。

現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物質生活互無關係，工人可以隨時連同他的妻兒被拋棄在街頭，甚至遭到餓死的命運；但是，依靠工人發財的剝削者的處境，却絲毫不會因此有所變動。

今天失業所引起的苦難，只有極少數是由於外來的不可克服的影響破壞生產所造成的，而大部分是生產發展的自然而然的結果。在今天，生產進程的破壞，往往會增加就業的機會，而不是減少這種機會；只要回憶一下一八七〇年戰爭在最初幾年里對德國和法國的經濟生活發生的影響，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在小生產占統治地位的时代，勞動者本身越是勤奮，他自己的經營的收入就越高。相反地，懶惰會使他破產，使他失業。今天，工人勞動越勤，工時越長，失業却越嚴重。工人用自己的勞動給自己造成失業。同小生產占統治地位时代的許多至理名言一樣，“勤以致富”這個真理已因資本主義的大生產而變成了自己的對立面。各種庸夫俗子仍叫工人相信的另一句格言，即“只要願意工作，就不愁吃穿”，也同樣變成了假話。

一個人自己有勞動力，也同擁有少量的財產一樣，現在幾乎不



能成为防止贫困和苦难的可靠保障。如果说破产的幽灵经常不离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身旁，那末，失业的幽灵便经常徘徊在工资劳动者的头上。

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所有罪恶当中，最令人苦恼和最使人愤怒的，就是生活状况的这种经常的动荡不安。这种罪恶使人心极为激愤，从根本上消灭一切保守主义倾向。自身生活的这种长期动荡不安，使对现存制度的持久性所抱的信心和维持这种制度的一切兴趣发生动摇。凡是现今经常处于恐惧之中的人，都不会对新社会感到害怕。

过度劳动，失业，家庭离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无产阶级的就是这些，同时，它孜孜以求的是使越来越多的人淪于无产阶级的境遇，使这种境遇明显地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常态。

## 第六节 无产阶级的急剧增长。商人无产阶级和“有教养的”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的境遇越来越成为一般人民的常态，这不仅是由于大工业部门的扩大，而且还由于，大工业所雇用的工资劳动者的状况对于其他劳动部门的工资劳动者来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他劳动部门的工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这种工人比资本主义工业的工人多享有的那些好处，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影响下，变成了它的对立面。例如，目前凡是手工业工人在行东家里食宿的地方，都有办法迫使他们比自理家务的工资劳动者住得更坏、吃得更坏。较长的学徒期限，在过去使手工业得以防止劳动力过多；而在今天，学徒制度却极有效地造成手工业充满廉价劳动力，使成年工人生活无着。

在这里，也像其他领域一样，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曾是  
 賢明和善行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变成愚蠢和苦难。

行东恢复旧的行会制度的意图，归根到底不过是打算通过恢  
 复旧制度来取得剝削自己手下工人的新手段。他們想依靠奴役无  
 产者躯体的办法来挽救自己免于陷入困境。因此，这些先生們在  
 看到无产阶级不十分喜欢这种仅能稍微延緩小生产的必然灭亡的  
 作法时，就更加憤慨。

手工业中发生的这种变化，也同样发生于商业。甚至在中介  
 的商业领域，大企业也已开始排挤小企业。但是，小企业的数目不  
 会因而减少。中介的商业是破产的小資产者最后的避难所<sup>①</sup>。限  
 制中介商业，例如把座商排挤为行商，不外是表明彻底挖掉这些人  
 的一切生存基础，把他們抛进流氓无产阶级的队伍，使他們淪为乞  
 丐和流浪汉，被抓进感化院——真是一种奇特的社会改良！

大生产的发展对于中介商业的影响，并不在于小企业的数量  
 减少，而在于使它們趋于衰落。独立小商人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  
 越来越接近无产阶级的生活。与此同时，大企业的职工人数，即沒有  
 任何希望成为独立生产者的真正无产者的人数却增加了。童工劳  
 动和女工劳动以及随之俱来的卖淫也增加了，加班和失业現象也  
 有增无已，可是这个经济部門的工資却下降了。商业职工的处境，

① 德意志帝国各业雇用工人人数如下：

企 业	工 业			商业和交易(包括旅店业)		
	1882年	1895年	1907年	1882年	1895年	1907年
雇用工人 1 至 5 人	551	399	295	757	697	616
雇用工人 6 至 50 人	186	238	250	202	243	266
雇用工人 50 人以上	263	363	455	41	60	118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它們的减少速度——相对而言——也比較慢。但是，从  
 絕對数上来看，小企业在商业和旅店业中却迅速地增加了。它們的雇用人員，  
 从 1882 年到 1907 年，由 1,013,981 人增到 2,056,916 人。——考茨基

日益接近从事工业生产的无产者的处境。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只有一点，那就是前者要保持较高生活水平的外表，可是他们为此却要受到无产者所不会碰到的一些牺牲。

此外，还有一个无产者阶层也开始发展起来，这就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现今的生产方式下，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活动领域。知识的范围无限扩大，而且每天都在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日益需要科学和技术的人才来管理他们的事业和征服自然，这有时是为了生产，或用于破坏，有时是为了用日益丰富的自然力去满足奢侈的需要。但是，不仅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更不用说无产者，没有时间去学习艺术和科学；就是商人、工厂主、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地主，也是一样。他们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自己的事业和享乐上面。在现代社会里，和从前的各种社会不同，从事艺术和科学研究的，并不是剥削者本身，或者至少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一阶级。现在的剥削者把这项工作交给他们所雇佣的一个特殊阶级<sup>①</sup>。于是，学问变成了商品。

然而，在并不太久的数十年以前，学问还是稀有的商品。那时学校很少，学习要花很大一笔费用。农民大部分很穷，没有力量把子女送进中等学校去学习。相反地，手工业和商业仍是聚宝盆，凡是从事这种行业的人，都始终不肯放弃它们；只是特殊的天赋或者特别的情况，才会使手工业者或商人把子弟送去从事科学或艺术。对官吏、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和艺术家等的需要不断增加，可是

---

① 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构成无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个特殊阶级，因为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并不占居独立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队伍大部分由有产者阶层补充，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工人和农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知识分子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工人阶级的观点和把自己的命运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俄文版编者

他們的来源几乎完全限于这个范围。

因此，學問这种商品就很值錢。有了學問，最低限度可使那些把學問用于实际目的的人，即律師、官吏、医生和教授等往往能够享受舒适的生活，常常得到光荣和名誉。艺术家、詩人、哲学家都是国王的座上客。精神上的貴族感到自己比血統上的或財產上的貴族优越。他們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发展自己的精神能力。因此，有教养的人有可能成为理想家，而且也往往确是如此。他們比其他階級，比其他階級的物质欲望和矛盾，站得更高些。學問意味着力量、幸福和財富。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結論：要使人人幸福、富裕，要克服階級对立，要消灭貧困和卑劣的习性，就只有受教育之一法。

从那时起，中等学校教育（这里只是指这种教育而言）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学校的数量空前增加，学生的人数增加得更多。商业和工业中的小生产，已经不再是聚宝盆。小資產者現在知道，要使自己的孩子不淪为无产者，除了讓他們求学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如果他能为此积攢即使很少一点錢，也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同时，他不得不考虑：他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儿子，还要关怀自己的女儿。如上所述，不断进步的分工，日益把家务变成一种特殊的行业，所以把妻子完全变成家庭主妇的那种婚姻，就日益成为一种奢侈。但是，正如我們說过的那样，小資產階級也同时日趋貧困，从而越来越失去享受任何奢侈生活的可能性。独身的人数不断增加，妻子和女儿被迫出去賺錢的家庭数目越来越多。女工劳动的这种增多，不仅发生在大工业、小工业和零售商业方面，而且出現于政府机关和私营企业，比如邮电、铁路和銀行等等，以及发生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不論偏見和个人兴趣如何强烈地反对这种趋势，女工劳动仍然在脑力劳动的各个領域中日益取得公认的权利。促使妇女到这些部門和人类活动的其他部門参加劳动的，既不是虛荣心，

又不是对家庭生活感到厌烦，更不是勇往直前的精神，而是经济发展的压力。如果在仍按行业原则组织的脑力劳动的某些部门里，男人能够排除妇女的竞争，那末，妇女就要更加涌向那些没有行会限制的部门，例如文艺、绘画和音乐等。

有教养的人比以前大大增加，是这一全部发展的结果之一。但是，理想家所期望于教育发展可能带来的良好结果，却没有出现。只要学问是商品，它的发展就等于这种商品数量的增加，从而引起它的价格下跌，因此学问持有人的生活状况也就恶化了。有教养的人已经增加得超过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他们的需要。今天，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一样，都是过剩的。目前形成失业后备军和备受失业痛苦的，已经不只是体力劳动者了。脑力劳动者也有了自己的失业后备军，失业在他们当中也像在产业工人当中一样，成了经常的顾客。想在政府机关中求职的人，必须等待数年，往往十几年，才能得到待遇菲薄的低微职位。其他一些脑力劳动者，也和体力劳动者一样，不是失业就是加班加点，或者受到工资下降的威胁。

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地位明显下降了。如果以前还被看做所谓精神上的贵族，那么今日则被认作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而这批无产者与其他工资劳动者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自命不凡。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自己总比无产阶级好一些，还把自己列为市民阶级(Bürger)<sup>①</sup>，即把自己列为资产阶级，可是这正如僕人把自己和主人并列一样。他们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领袖，而变成这个阶级的僕从。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像传染病一样在他们中间蔓延

---

① 在德语中，“Bürger”一词，不仅指特定的阶级，即城市的有产者阶级，而且也指国家的人民，即公民。在法语中，用两个词来表示这个概念：第一是“Bourgeois”（资产阶级），第二是 Citoyen（公民）。用“Bourgeois”比用 Bürger 明确，所以，“Bourgeois”一词已经变成德语了。——考茨基

开来。现在，他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发展自己的智力，而是从智力中吸取好处；卖身投靠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主要手段。同从事手工业的人一样，他们被人生彩票中的少数几个中彩号码所迷惑，为了抽到仅有的一个头彩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却没有想到还有不计其数的空彩号码。为了金钱的目的出卖自己的信仰和为了牟利而结婚，在我们的许多有教养的人看来，乃是“为自己创造幸福”的两个理所当然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理想家、研究者、思想家和幻想家都变成了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阶层的供应量增加得太快，以致连把人格一起出卖，一般也不能从出卖学问当中得到太多的好处。因此，再也无法阻止大批有教养的人沦为无产阶级了。

这种发展，会不会引起有教养的人全体一致地、而不像从前那样个别零星地归附战斗的无产阶级，这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随着有教养的阶层的无产阶级化，任何一个无产者想单凭自己的力量摆脱无产阶级的处境，而爬上上层阶级的最后一条道路，也行不通了。

可以预言，至少在正常情况下，工资劳动者是不可能变成资本家的。当然，严肃认真的人在讨论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时，决不会考虑工资劳动者有中汉堡彩票的头彩和从有钱的美国伯父那里继承一笔遗产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条件特殊有利，一个生活比较有保障的工人，有时也会以忍受非常的艰苦为代价，积攒一些钱，以便开办一个不大的手工业企业或小杂货铺，或供一个儿子上学，以便使他能够“出人头地”。然而，向工人指出诸如此类的改善他本人或其子女的状况的可能性，那始终是可笑的。要知道，如果一个工人一般说来有可能储蓄的话，他是乐意这样做的，因为在境况好的时候积攒一些钱，可以免得在失业的时候两手空空。但是，在今天，用这样的出路来安慰工人，那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可笑的。经济

的发展不仅使工人越来越无法儲蓄，而且即使他积攢了必要的資金，也不可能使他和他的孩子摆脱无产阶级的境遇。自己独立经营小企业，对于工人来说，无异于由火坑轉入油鍋，从一种貧困变为另一种貧困，从而照例很快又回到原来的貧困处境，把积攢的錢賠光，这才明白小生产的灭亡是无法避免的。

在今天，无产者想让自己的子女去求学，要比独立经营小企业更加困难，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沒有希望的。即使这个意图成功了，但是在有数以千計的法学家为了在政府里謀求一官半职，而排队等候数年之久，許多技师、化学家和受过商业教育的人終日徘徊找不到位置的目前情况下，无法应用自己的知识和沒有靠山的无产者的子女能从自己較高的学识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今天，不管无产者投奔何方，到处都要碰上相同的无产阶级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无产阶级的境况越来越遍及于整个社会。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大量的居民都已下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現代生产方式把无产者推进了泥潭，而每一个单独的无产者要想用自己的双手和力量爬出这个泥潭，那是沒有任何希望的。他只有通过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全体上升，才能达到自己上升的目的。

## 第三章 資本家階級

### 第一節 商業和信用

我們已經看到，在存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度里，人民大眾日益淪為無產者，即淪為與自己的生產資料分離、從而不能獨立自營任何生產、为了不致餓死而不得不出賣他們所有的唯一商品——他們的勞動力的勞動者。大多數的農民和從事小經營的人，事實上已經屬於無產階級的行列。他們與無產階級不同之處，就是他們尚有些微的財產。但是，這些財產不過是一層薄薄的幕帷，它只能掩蓋他們的被剝削和失去獨立性，而不能防止他們不受剝削和失去獨立，它被微風一吹，就要卷起和扯破。

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一小撮有產者，即資本家和大地主。單這些人，就占有着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和全體人民的最重要的生活資料。這種壟斷性占有，使得他們有可能並有權力使一無所有的人依賴他們，並剝削這些人。

當大多數人民日益陷入貧困和苦難的深淵的時候，一小撮資本家和地主以及投靠他們的寄生分子，却獨享現代文明的一切成就，特別是在自然科學及其實際應用方面的進步所帶來的全部巨大好處。

我們來詳細考察一下這一小撮特殊人物，研究一下他們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對整個社會所發生的後果。

我們已經說過，資本有三種，即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和產業資本。這後一種資本，是最年輕的，它大約不過幾百年，而其他兩



种資本，則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小弟弟却比两个哥哥成长得更快，而且非常迅速地成长起来，变成了征服哥哥并迫使他們为自己服务的巨人。

对于完善(古典)形式的小生产來說，商业并不是絕對必要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只要需要，就可以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进生产資料，而且他們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消費者。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商业主要是供应奢侈品，不論对发展生产和維持社会來說，都不需要商业。

相反地，前面已经說过，資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依賴商业；同样地，商业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为了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資本主义生产。資本主义生产越扩大、它越占統治地位，整个经济生活就越需要商业发展。今日的商业已经不是单纯地供应多余的东西和奢侈品了。在資本主义国家里，整个经济生活，甚至连人民的食物供应，都有賴于商业是否能够自由活动。这是今日的世界战争比过去更具有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战争使商业停滞，而在今日，这种停滞意味着生产、整个经济生活的停顿，意味着广泛蔓延的经济崩潰，其为害之烈，不亚于战场上的破坏。

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說来，高利貸的发展也具有商业发展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意义。在小生产占統治地位的时代，高利貸者是乘他人穷困之危或揮霍行为而吸吮鮮血的寄生虫。在通常情况(这种情况就是生产者都拥有必要的生产資料)下，他貸給別人的货币，只供非生产之用。例如，一个貴族向人告貸，是为了用錢享乐，而农民或手工业者向人求借，主要是为了支付租稅或訴訟費。因此，放款取利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受到人人譴責。

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現在货币成了装备資本主义企业，购买和剝削劳动力的手段。在今日，一个企业家借款来創辦新企业或扩充原有企业，并不意味着他支付的借

款利息会相应地使原来的收入减少。当然，这要有一个条件，即企业生意兴隆。借到的款项恰恰被他用去剥削劳动力，从而使他的收入增加，而且增加的金額，比他支付的利息要多得多。现在高利贷已经失去原来的性质。它作为乘他人穷困之危和挥霍行为而进行剥削的手段的作用，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而另一个新作用，则登上首位。这个新作用就是使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丰收”，即让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单靠工业资本家的金庫所积存的资本可能达到的发展，要发展得更快。现在对高利贷者所具有的厌恶感消失了，没有人責难高利贷者，他得到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叫做債权人。

与此同时，生息资本的主要流动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以前高利贷资本家金庫中积存的货币资金，通过数千条小渠道，从这种蓄水池流向非资本家的口袋。现在，高利贷资本——信用机构——的金庫，已使自己变成把非资本家经由数千条小渠道流进来的金錢，再流向资本家手里的蓄水池。也和过去一样，信用是迫使非资本家——有财产的和沒有财产的——支付资本利息的手段。但是，现在它也成了使各种非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财产（从天主教教会和旧贵族的庞大财富直到女佣和短工的些微儲蓄存款）轉化为资本的有力手段。換句話說，它成了一个阶级剥削和瓦解另一个阶级的手段。有人贊美現代的信用机构——儲蓄銀行等等，說它們把工資劳动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小額儲蓄存款轉化为资本，使这些人成了资本家，即确立了一批現代制度的拥护者。但是，用这种方法收集非资本家的货币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新的资本交給资本家支配，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对工資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意味着什么，我們早已說过了。

既然現代的信用机构越来越关心把各种非资本家阶级的全部财产轉化为供资本家阶级支配的资本，那末，它也关心使资本家阶级自有的资本能比以前得到更好的利用。它們把各个资本家反正

沒有机会在自己企业中使用的一切货币資金集中起来，把这种放置起来就会变成“死錢”的資金，提供那些需款的資本家使用。此外，信用机构使商品在沒有售出之前就能变为货币，从而縮短流通時間，并减少经营一个企业每次所需的資本的数量。

由于这一切，資本家階級所掌握的資本的數額和力量空前地增加了。所以，信用現在已经成为資本主义生产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与机器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和产业后备軍的增加一样，信用也是使現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只要稍微一动，就可以促成工业飞跃发展和猛烈增长。

但是，信用对于各种干扰，比商业还更敏感。它一受震动，就会波及整个经济生活。

許多经济学家认为，信用是可以使无財產的人或略有財產的人变成資本家的手段。但是，顾名思义，信用是以債权人对債務人的信任为基础的。后者的財產越多，他所提供的保证就越大，因而，他所得到的信用貸款也就越大。因此，信用事业只是一种能使資本家得到比他們持有的資本更多的資本，增强他們的优势，加剧社会对立而不是削弱或消除这种对立的手段。

可見，信用不仅加速資本主义生产发展，使它能够利用各种有利的机会，而且也加速小生产的灭亡。最后，它还使整个的現代生产方式变成日益复杂并对一切干扰日益敏感的机体，使資本家日益感到不安并使他們的活動基础愈加不穩。

## 第二节 分工和竞争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商业和信用与工业的联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由于分工日益精細，又促进資本家应在经济生活中执行的各种业务(作用)愈分愈多，而成为彼此独立的企业和机构的专业。

以前，商人不仅是买卖商品，而且还要收集商品，把它们库存起来，时常把它们送到遥远的市场去销售。他必须亲自把商品分类、陈列，使商品容易到达各个顾客手里。今天，不仅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大商业和小商业）之间有了分工，而且还出现了经营运输和保管商品的专业性大企业（仓库、谷仓）。在一些巨大的中心市场——交易所，买和卖各自成为独立的活动，同商人的其他业务分离开来，在这里不仅买卖着远在异地的货物，或尚未制出的货物，而且买者买货，未必真想要占有这些货物，而卖者卖货，手中实际上却没有那些货物。

过去，资本家都必须设有一个大保险柜，以便保管他们所得到的资金和从中取出货币以应各项开销之用。今天，在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资本家的出纳业务，都已交给一种特殊企业——银行〔10〕代理。现在已经不直接向资本家付款，而是向他的银行付款；向资本家索债时，也是去找银行取款，而不必去找资本家本人。因此，几家中心企业就代办了全国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出纳业务。

然而，如果说资本家的各种业务就这样交给了各种独立企业的話，那么，它们只是在外表上和法律上彼此独立而已，在经济上仍和从前一样，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和相互依存。假如同它在业务上有关系的其余一切企业遭到某种困难，则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照常经营它的业务。

商业、信用和工业之间的相互依存越加密切，资本家阶级的各种业务越细分给单独的企业，每一个资本家也就越要依存于其他资本家。每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整个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变成一个庞大的机体，它的每个部分彼此极为密切地联系着。人民大众越来越依存于资本家，而资本家相互之间的依存，也越来越密切了。

現在生产方式的经济机构,变得日益复杂和敏感,所以,只有在它无数齒輪全部彼此密切配合、正确地执行应負的職責的时候,它才能毫无阻碍地活动下去。从来还没有过一种生产方式,像現代的生产方式这样要求有計劃的調节。但是,私有財產制度却使这个机构沒有可能实行計劃和建立秩序。各个企业在经济关系上越来越彼此依存,可是,在法律关系上,它們仍然各自独立。每个企业经营业务所需的生产資料都是私有財產,它們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加以处理。

大生产越向前发展,各个企业的規模越扩大,就越要严格地按照周密制訂的一定計劃調节和規定其中的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連最微末的細節也不能放过。但是,各个企业的互相配合,仍然受自由竞争的盲目力量所摆布。自由竞争是在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和不断加剧的经济震蕩的条件下,維持经济机构的活动。它不是通过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的办法,而是采取消灭任何一个妨害这一机构运转的人的办法,来維持经济机构的活动的。这叫做“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然而,被自由竞争摧毁的,并不是不适者,而是不得其所的人,他們沒有能力或資本(后者倒是最主要的)維持自己的地位。可是,在今天,自由竞争却并不以消灭不适合于“生存竞争”的人为滿足。每个被摧毁的复灭者的这种复灭,都接着引起同破产企业有经济联系的其他无数的人——工資劳动者、債权人、供应者等的破产和动蕩。

“禍福由己”这句諺語,今天仍然十分流行。它是从小生产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时,每个劳动者的命运,以至他的家属的命运,都依存于他个人的品德。但是今天,資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成員的命运,越来越不依存于他个人,恰恰相反,而是越来越依存于千百种完全非他所能控制的条件。今日竞争所造成的选择,决不是“适者生存”。

### 第三节 利 潤

資本家階級是由什么地方得到他們的收入的呢？商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最初依靠扣除需要它們帮助或作中介的各階級的人物的財產來取得自己的收益和利息。产业資本則不同，它是依靠剝削一无所有的工資劳动者而得到利潤的。但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产业資本就越是压倒其他各种資本，并且正如我們已经說过的，也就越是迫使它們为自己服务；不过，它只有把剝削工資劳动者而得到的剩余价值让一部分給其他各种資本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这种发展过程的結果，无产者所創造的剩余价值日益成为整个資本家階級从中取得收入的唯一来源。正如手工业和农民经济一样，从剝削非資本家階級当中吸取收入的旧形式的商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正在丧失经济上的作用，它們对于現代社会的实质所发生的影响也在日益减弱。現在，世界上已经出現沒有手工业者和农民階級的国家，比如英国就是。但是，任何一个現代国家，如果沒有大生产，那是不可想像的。要想了解資本的現代形式的人，都必須从研究产业資本出发，因为全体資本家的利潤的最重要的、日益被提到首要地位的来源，必須到資本主义工业所創造的剩余价值中去寻找。

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经考察了工业无产者所創造的而被工业資本家掠夺去的剩余价值。我們也看到了各个工人創造的剩余价值的增殖速度怎样超过工資增加的速度，这种增殖，是由于工人的劳动負担加重，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及使用廉价的劳动力而发生的。同时，随着資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被剝削的无产者的人数也增加了。于是，流入資本家階級手中的剩余价值数量，也就日益增加了。

但是，——可惜得很！——“垂死之人，不能享受宁静的安乐”，尽管资本家阶级极不愿意把幸福“分给”别人，他们也不得不向地主和国家“分享”他们掠夺来的剩余价值，而且地主和国家所要求的份额，还在一年一年地增加。

#### 第四节 地 租

当我们谈到那些日益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剥削者，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的阶级时，我们应当把资本家和大地主区别开来。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在一切生产资料当中，它是最必要的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类活动；就是航海者和飞行员也得有启航或着陆的地点。同时，土地又是一种不能任意增加的生产资料。但是，至今恐怕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它的每块土地都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耕种起来。即使在中国也还有大片的土地未被耕种。

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当时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房舍和耕地。水源、森林和牧场都是公社的财产，而且未耕的土地面积很大，以致每个人可以占有他开垦出来的那块土地，并在这块地上耕种。后来，商品生产开始发展起来，并带来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种种后果。土地的产物变成了商品，而且具有价值。结果，土地也变成商品，也具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各个农村公社和村社就竭力限制它们的成员人数，开始把公有的和一部分共同使用的（如森林和牧场）土地不再看成是公社或村社的不可割让的公有财产，而看成是公社的现有成员及其继承人的私有财产，不让后来加入公社的人随便使用。他们想把土地变成自己的垄断物。

但是，还有另一些人，即曾经是公社财产的保护人的地主，也

对公社的公有财产垂涎三尺。如果说具有这种价值的地产现在成了私有财产，那末，正是成为他们的财产。在许多地区，主要是大农业发达的地方，地主把农村公社的财产掠为己有。接着而来的是剥夺农民的土地，把一些农民撵出他们的家园。现在，一切土地，甚至未用于农耕的土地，都变成了私有财产；占有土地成了少数人的特权。

可见，由于经济的发展，主要由于大地产的形成，早在全部可耕地未被用尽，刚刚人们谈到人口过剩以前，土地就变成了垄断物。因此，如果说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也由于本身不能任意增加，而有了一种特殊地位，那末，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现有的全部土地已被开垦完毕，而是因为土地——最低限度在文明国家——已完全为少数人据为己有。于是一种完全独特的垄断出现了。当然，资本家阶级垄断生产资料，是对一无所有的阶级而言的。而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一定的生产资料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一定成员的垄断物，最低限度不是他们的永久垄断物。即使某家资本家公司垄断了某种极其重要的发明，比如新机器，那也经常会有另外一些资本家或者把这种机器收买过来，或者通过新机器的发明来打败它，或者迟早把它仿造出来。这样一来，前者的垄断地位就要动摇。可是，这一切情况不适用于土地占有。地主的垄断不仅是对没有财产的阶级而言，而且也是对资本家阶级而言。他们的垄断既绝对又持久。

土地占有的这种特点，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少数几个家族占有了全国的土地，他们紧紧地抓住这些土地，不肯出售。凡是需要土地的人，唯有缴纳一定租金——地租<sup>①</sup>，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土地。在英国，一个资本家要想建筑工厂或住宅，开矿

<sup>①</sup> 严格说来，租金与地租并不是一回事。租金通常包括资本的利息在内。不过，就我们的目的说，我们不妨把租金和地租看成一样。——考茨基



或经营农业，往往不能购买土地，而只能租用土地。

在我们德国，大多数资本家同时就是土地所有者，比如工厂主是工厂用地的持有者，矿场主是矿山的持有者。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大地主多半兼营农业企业，而不把土地租给企业家。如果资本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如果他本身就是地主，那末，他自然不需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地主。不过，这种情况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要知道，他所以成为地主，只是由于他对原先的土地持有者支付了一笔资本，这笔资本的利息相当于地租。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家都要支付地租；这些地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去他的一部分利润。

对土地的需要越增大、人口越增加，资本家阶级越需要占有土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土地占有的垄断性质也就越变本加厉。地租——资本主义社会中支付的地租总额也在同样程度上增加了。但并不是说每一块土地的地租都一定增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块土地越肥沃，它的位置越好（例如，离市场的远近），地租也就越高。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讨论地租发生作用的规律。开垦新的肥沃土地，会使瘠薄土地的地租下降，同时也会使新开垦土地的地租猛涨。同样地，交通工具完善了，也会使靠近市场的地区地租下降，而使远离市场的地区地租上涨。这两种情况，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間都出现过。当时，美洲的地租上涨，而西欧各国的地租则相应下降。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的农用地租又逐渐上涨。至于城市的地租，那是一直上涨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日益增多的人口麇集于城市所造成的。十分遗憾，工业资本家的收入由此受到的打击，较之贫民阶级的身心健康所受的打击要小得多。在城市里，居住问题成了无产阶级受苦受难的新的原因。不过，这里无法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 第五节 賦 稅

如果說地主越来越多地蚕食資本家的剩余价值——用直接的或間接的方法，比如提高工人的生活費用——，那末，国家也同样积极地这样干着。現代国家是随着資本家階級并在这个階級帮助之下壮大起来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使資本家階級上升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它們双方相倚相助。資本家离开了国家就不行。它在对内对外方面都需要国家的保护。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它所造成的矛盾和对立也越尖銳，它的机构也越复杂，这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依賴也越厉害，因此，也越需要高于一切并促使每个人去履行他的经济职责的权力机构。<sup>①</sup>像現今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灵活机构比以往的任何生产方式都更不容許依靠当事人的力量来消除对立和冲突。于是，由国家保卫的法律乃代替了自治。

資本主义的剝削决不是某一特定法律的产物。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这种剝削的需要，才引起現行法律的产生并保证現行法律的統治。法律并不产生剝削，它所关心的只是使剝削也和经济生活中其他現象一样，进行得尽量順利。如果我們把竞争叫做現代生产方式的原动力，那末，我們不妨把法律看成是潤滑油，它的使命在于尽可能减少经济机构中的磨擦所造成的阻力。磨擦所引起的阻力越大，一方面剝削者与被剝削者間的矛盾，有产者与无产者

---

① 考茨基在这里把国家看做似乎是超階級的力量，从而对机会主义作了让步。在比較晚期的著作里，考茨基完全背叛馬克思主义，提出“純粹民主”的理論。这种理論宣传帝国主义时代国家的超階級性，鼓吹无产階級可能利用国家来同資本主义斗争。列宁在他的一系列著作（《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国家与革命》，《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等）里，揭穿了考茨基的国家观点的机会主义实质。——俄文版編者

間的矛盾也就越加尖銳，无产階級，特別是流氓无产階級的人數也就越增加；另一方面，在資本家階級內部，各个企业主为了使自己的企业毫无阻碍地经营下去，也就越加需要其他許多資本家的协作，資本家也就越加需要法律来帮助他們实现这种目的，因此，也越加需要执行法律的机构——法院和警察——扩大其活动，同时，也就越加需要能赋予法律以强制力量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但是，对資本家來說，問題并不仅仅在于只在國內有可能順利地进行生产和买卖。对外貿易早就在資本主义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資本主义生产日益占居統治地位，便愈加明显地看出确保和扩大国外市場，对于整个国家有休戚相关的利益。但在世界市場上，一个国家的資本家遇到了另一个国家的資本家的竞争。他們为了对抗竞争对手，便要求国家帮助，而国家也就必須用它的武装力量迫使竞争对手尊重他們的权利，或者最好是干脆把外国竞争者全部撵走。像国家和君主日益依靠資本家階級一样，軍隊不仅为君主的私人目的服务，而且也為資本家階級的目的服务了。战争由王朝战争日益变成商业战争，以至最后变成民族的战争<sup>①</sup>。民族的战争，归根到底也不外是由各国資本家間的经济矛盾所引起的。

因此，資本主义国家不仅需要庞大的官吏队伍来办理司法和警察业务（当然也办理财务工作），而且也需要强大的軍隊。在資本主义国家中，这两支队伍不断增长；而在最近，軍隊比官吏的队伍增加得尤为迅速。

当科学还没有应用于工业技术的时候，軍事技术发展得极为迟緩。但是，当机器一在工业中占居統治地位，并引起工业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軍事技术方面先前的停滞状况也消失了。新的发

<sup>①</sup> 考茨基在这里不是完全确切地使用了“民族的”一詞。資本家所发动的战争，只是为了民族中少数人的利益。——俄文版編者

明或发现每天都在出现，有的刚一试验成功，或刚花了很多钱加以采用，又被引起根本改革的其他新东西所排挤。于是，武器也日臻完善、复杂和昂贵。同时运输工业的进步，使得有可能将越来越多的大批军队运到战场去。结果，军队越来越庞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列强用于军事方面的国家开支（国家所借的借款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属于这类开支），简直以疯狂的速度增加起来。

国家的开支不断增加，它的负担日益加重了。在由资本家和大地主掌握立法权的一切国家里，他们自然是力图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其他阶级头上。但是，从其他阶级身上可能搜刮的油水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尽管剥削者先生们巧立名目，玩弄各种花招，他们的剩余价值还是由于支付国家的开支而日益减少。

## 第六节 利润的下降

和刚才所讲的发展过程同时，资本家阶级“为了发展”而投入各种企业的资本总额，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它的增长速度比工人阶级所受剥削增强的程度，即比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增加的速度，要更加迅速。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具备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作详细的研究，但只须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现象。

我们且举一个一望而知的例子。拿一百年前的一个作为家庭工业工人而受资本家剥削的手工纺纱工同现代的机器纺纱工比较一下。为了使一个现代的机器纺纱工能够工作，该需要多少资本，相反地，用手工纺纱时，工业家所需要的资本则是微不足道的！以前，资本家只向纺纱工支付工资，供给他纺纱用的棉花或亚麻就行

了。从工資方面來說，沒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在今天，一个机器紡紗工所消費的原料，可能比手工紡紗工多一百倍；而为了使机器紡紗厂能够开动，又需要多么庞大的厂房、蒸汽机、紡织机等設備呵！

我們还要注意到另一种情况：一百年以前雇用紡紗工人的資本家，为了经营自己的企业，只要有錢支付工資和购买原料就行了，几乎沒有固定資本，而紡車根本不值几个錢。他的資本周轉得很快，比如說每三个月周轉一次。因此，他开始生产时，只需預付全年所用資本額的四分之一，就能使企业开张。但是，在今天，一个机器紡紗厂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資本，是大得无比的。即使用在工資和原料方面的那部分資本的周轉时期仍和一百年前一样，而一百年前几乎不存在的其余資本的周轉時間，也要很长。

也有許多原因发生着相反的作用。比如，信用，特别是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必然发生的产品价值的下降，就是这种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怎样也不能使上述过程完全停止发展。这一过程仍在一切工业部門中发生着——在一些部門中較慢，在另一些部門中較快——，并引起工业中的每一个工人平均的全年資本耗用額迅速地和显著地增加。

我們假設，这个金額在一百年前为一百馬克，而今日則已经增加到一千馬克；再假設工人所受的剝削为一百年前的五倍。这样，如果在一百年前一个工人所創造的剩余价值为五十馬克，那末，在今天，他的全年工資仍和一百年前一样，而剩余价值却达到二百五十馬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創造的剩余价值的數額是如此（絕對地）显著地增加了。但是，和資本家每年耗用的資本額相比，剩余价值則下降了<sup>①</sup>。一百年前，这个比率为50%，而今天只有25%。

<sup>①</sup> 考茨基在这里把利潤和剩余价值，利潤率和剩余价值率的概念混淆起来了。这里說的不是剩余价值下降了，而是利潤率的下降。——俄文版編者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例子。但是，它所說明的趋势，在现实中却是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每年所創造的剩余价值的总量，是不断地迅速增加的。但是，资本家阶级投入各种资本主义企业并应摊到剩余价值的资本总额，却增加得更快。此外，如果考虑到我們已经說过的情况，即国家抽取的租稅和地租日益大量地蚕食每年所創造的剩余价值，那就可以理解，尽管工人所受的剝削不断加强，分給一定額資本的剩余价值的年平均值却一直下降。

因此，和资本主义企业主預付的資本总额相比，利潤，即留給资本主义企业主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有下降的趋势。或者換句話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一定額資本所摊到的剩余价值，一般說来日益减少。当然，这是就相当长时期內平均說的。利息的不断下降，就是利潤的这种下降趋势的一个证明。

可見，工人所受的剝削有加重的趋势，而資本家的利潤率則有下降的趋势。这也是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奇怪的矛盾之一。

有些人从利潤的这种下降得出結論，說资本主义的剝削会自行停止。他們說，資本所得的利潤，最后将减少到使得資本家餓得不得不为自己寻找工作的地步。但是，只有在利潤率不断下降，而資本的总额始終不变的时候，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資本总额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利潤率的下降速度。資本的增加，是利潤率下降的前提。同时，即使利潤率由20%降到15%，最后再降到10%，也不会使在这个期間把資本額从一百万馬克增到二百万馬克或四百万馬克的資本家的收入减少。这时，他依靠資本得来的收入，反而由二十万馬克增到三十万馬克，最后增到四十万馬克。

利潤率的下降，尤其是利息率的下降，决不表明資本家阶级的

收入减少。要知道，他們所得的剩余价值量，是不断增加的。这种下降，只会使那些不能相应地增加資本的資本家的收入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資本能使它的所有者維持“与他的地位相适应”的生活的最低限額，日益提高了。換句話說，为了使自己能够不劳动而只靠他人劳动生活所必需的最低財產額，日益上升了。五十年前还是一笔大財產，而今天已经不值几个錢了。

利潤率的下降，并不会使資本家階級灭亡，而只能使它的范围縮小。必然遭到灭亡而又要同样作殊死掙扎的小資本家，比如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一年一年地从資本家階級的队伍中脫离出来。他們所作的垂死掙扎，虽然可以拖延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但最后必以他們本身或他們的子女淪为无产階級而結束。他們逃避这种厄运的一切努力，大多只能加速他們的破产。

有許多笨蛋，蠢得使人吃惊。只要任何一个騙子手答应給他們以相当高的利息，他們就会把自己的錢交給这个人使用。但是，人們一般并不像他們所表現的那样愚蠢；騙人的勾当，是他們抓在手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利用它从自己的一点点財產当中得到一定的收入。使他們迷誤的，与其說是貪婪的念头，不如說是对貧困的恐怖。

## 第七节 大生产的发展。卡特尔

除了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大工业間的竞争以外，巨大的資本主义企业和較小的資本主义企业之間也展开了猛烈的竞争。每一瞬間都有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出現，它們的应用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每这样向前一步，都或多或少地使企业的原有設備贬值，这就有必要革新生产和甚至常常扩大生产。凡是对此缺乏必要資本的資本家，迟早要失去竞争的能力，甚至傾家蕩产，或被迫把自己

的資本移轉到較小的企業還有可能競爭的那種工業部門去。因此，大工業內部的競爭，引起小工業方面的過于膨脹，甚至使手工業在那些小生產還有一定立足余地的少數工業部門中遭到滅亡。

大工業企業越來越雄厚、越來越壯大。原來雇用幾百名工人的大企業，變成了雇用幾千名工人的巨大企業（比如紡紗廠、啤酒廠、制糖廠、鐵工廠等等）。在每個工業部門中，較小的企業日益迅速減少。結果，工業的發展，到了一定時期以後，也引起資本主義大工業企業的數目不斷減少，而不是增加。

但是，還不止于此。經濟的發展也促成資本主義企業日益集中到少數一些人手里，成為個別資本家的財產，或資本家公司的財產，但在經濟上，資本家的公司也不外是一個當事人（法人）。

走向這一結局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

其中的一條途徑，是企圖排除競爭的資本家打開的。前面說過，競爭是現代生產方式的原動力。的確，它是推動商品生產和商業的力量。儘管整個商品生產者社會十分需要競爭，可是，商品的每一個持有者都渴望自己的商品能在市場上不受他人競爭。如果他是這種商品的唯一所有者，即他壟斷了這種商品，他就可以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得大大超過它的價值，使一切需要這種商品的人，完全受他擺布。如果市場上出現數個出賣同類商品的人，他們也可以彼此聯合起來，人為地造成壟斷局面，作為唯一的一個出賣者在市場上出現。彼此的利害沖突需要調和的競爭者越少，這種聯合組織——卡特尔，或聯營組織，托拉斯、辛迪加等——也就越有可能形成。

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市場擴大，增加市場上的競爭者人數，所以也給工商業方面壟斷的形成造成困難。但是，如前所述，在每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工業的進一步發展遲早要使得工業企業的數目減少。從此以後，每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就越來越



有条件形成卡特尔。在每一个国家里，只要它的国内市场由于实行保护关税而不受外国竞争，它就可以加速形成这种条件。因此，国内市场的竞争者数目减少了，而这种情况又可以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者容易联合起来，形成垄断，并借助“保护本国劳动”的名义，勒索本国的消费者。

大家知道，最近十年用来调节一定商品的生产 and 价格的卡特尔，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家，比如在美国、德国和法国，尤其如此。卡特尔一经组织起来，联合在一起的企业，事实上就变成只有一个领导的一家企业，并且也常常在形式上属于一个总的管理机构。

对工业发展最重要、最需要的商品——煤和铁等的开采和加工部门，首先组织卡特尔。大多数的卡特尔都把它们的影响大大扩展到被它们垄断的工业部门以外，使整个生产机构依存于少数垄断者。

在努力使同一工业部门的各种企业联合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同时，又竭力把相互供应原料或生产工具的不同工业部门的各种企业联合为一个整体。例如，许多铁路公司拥有自己的煤矿和蒸汽机车制造厂；制糖厂力图自己种植一部分甜菜，以供加工使用；马铃薯生产者自办酿酒厂等等。

还应当指出把各种企业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第三个途径。它比其余各种途径更简单。

我们已经看到，在现代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必须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职能。在其他生产制度之下，资本家也许会成为多余的，而在商品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大生产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为了进行生产和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必须有资本家拿出资本参与生产，对资本加以合理的运用。虽然资本家什么也不生产，也不创造任何价值，可是，他在经济机构中毕

竟起着重要作用。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越扩大，资本家也就越是迫切地需要把自己日益增加的职能分一部分给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或交给他雇用的职员代理。当然，这些职能由雇佣职员执行，或由资本家本人执行，对于经济生活说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些职能决不会因为资本家把它们交给他人执行，而变成能够创造价值的东西。因此，既然这些职能不能创造价值，资本家就得为此付出一部分剩余价值。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剩余价值又一次被剋扣，其结果是使利润随之减少。

如果企业的发展迫使一个资本家雇用职员来代替自己，那末，为此开支的费用，也不难用剩余价值的增加来补偿。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能够交给他的雇员去执行的职能也就越多，直到最后把他的全部职能都从身上卸下来，而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怎样用未被他消费掉的那一部分利润去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

达到这种状态的企业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股份公司的增加中最明显地表明了这种情况。即使没有远见的人也能看出，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下，股份公司已经完全不需要资本家本人参加管理，只有他们的资本，对公司的经营才有意义。在英国（德国没有较早的统计数字），1845年创办股份公司57家，1861年——344家，1888年——2,550家，1896年——4,735家。1888年，共有股份公司11,001家，股本达到120亿马克；1896年，共有股份公司21,223家，股本升到230亿马克。1909年，共有股份公司46,474家，股本高达440亿马克。而在德国，1907年，共有股份公司5,148家，股本约为144亿马克。这些公司控制的企业有一万多家，雇用的人员达200万人。

有些人认为，从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中可以找到使“小人物”得到大企业的好处的手段。但是，无论是信用，或者不过是信用的特殊形式的股份企业，都日益迅速地成为把小人物的财产交给大资

本家支配的手段了。

既然企业不再需要资本家本人参加管理，那末，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必要的资金，都可以参加企业的活动，而不管他对该企业是不是内行。因此，个别资本家就能够把彼此完全不相联系的各式各样的企业统一到自己手里。大资本家最容易控制股份公司。为了使一个企业依附于自己，并迫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资本家只须持有这家企业的大部分股票就行了；而股票是既可以很快买进，又可以很快抛售的。

最后，还应该指出：大资本一般比小资本增长得快，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越大，利润也就越多，即资本家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资本家用于自己消费的支出在这项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而他积累起来可以作为新资本而同原有资本结合的那一部分收入也就越多。一个资本家，如果他的企业每年给他带来一万马克的利润，那末，他只能用这笔收入过资本家所认为简朴的生活。这时，他如果每年能够积累二千马克——利润的五分之一——就已经求之不得了。假如另一个资本家，他的资本很多，使他每年可以得到十万马克的收入，那末，即使他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比前一个资本家多四倍，他也能把利润的五分之三加入原来的资本。如果一个资本家的资本多得使他每年可以得到一百万马克的收入，那末，他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个人消费之后（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充其量也只能花这样多），尽管他的生活极其豪华，他也能够安安稳稳地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积累起来。

和小资本家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日益艰难的同时，大资本家的财产却日益迅速地增长，并在很短时期内达到庞大的规模。

如果把上述的一切——企业规模的扩大，大财产的迅速增长，企业数目的不断减少，小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里——加以比较，那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使

已经为资本家阶级垄断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几个人手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一个国家或甚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全部生产资料，都成为个别的人或股份公司的私有财产，任凭他们支配；使整个经济机构变成一个统一的巨大企业，在这个企业里，一切都为一个主人服务，一切都属于一个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使所有的人失去财产，而只有一个人例外。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它本身的灭亡，使所有的人失去财产，把所有的人变成奴隶。这样，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便走向自己摧毁自己的基础的道路。当剥削者除了他所剥削的人以外便找不到自己的商品的其他消费者时，资本主义的剥削就变成违反常识的事情了。如果工资劳动者是唯一的消费者，那末，剩余价值体现于其中的产品，就将失去售出的可能性，而剩余价值也会一文不值了。

事实上，这里所描述的情况，是十分可怕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知道，甚至只要接近这种情况时，社会上的苦难、对立和矛盾都要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如果发展不及时转变方向，社会就要离开正轨而趋于崩溃。

虽然，实际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是，我们却正在迅速地，而且比大多数人的想像还迅速地朝着这一方向前进。这是因为：一方面，分散的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地向少数几个人手里集中，另一方面，随着分工的进步，我们又同时看到，表面上独立的企业相互依存也加强了。但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变成小资本家对大资本家的片面依存。正如大多数表面上独立的家庭工业劳动者，实际上不过是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一样，现在许多表面上独立的资本家，实际上从属于其他大资本家，而许多表面上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事实上只是某一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分支机构而已。

小資本家對大資本家的這種依存關係，比各種企業合而為少數人的私有財產的過程，進行得可能更加迅速。今天，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機構，從根本上說來，已經為少數幾個巨大的資本持有者所控制，並受到他們的剝削。把這些機構在少數幾家公司領導下統一起來，已經幾乎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問題了。

和廣大人民群眾在經濟上日益依存於資本家階級的同時，在資本家階級內部，大多數資本家也更加依存於人數越來越少、而財富和力量卻越來越大的一小撮資本家。

但是，這種依存關係，也像它不會使無產者、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小農民對自己的境況增加信心一樣，也不會使資本家對自己的境況增加信心。情況恰恰相反，他們也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樣，隨着他們的依存關係的加強，他們對自己的境況也越來越喪失信心了。這種喪失信心在小資本家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可是，就是最大的資本家現在對自己的境況也沒有充分的信心了。

我們談到了資本主義企業日益動搖的幾個原因，即整個經濟機構對於外來震蕩的敏感性日益增強的若干原因。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使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和各國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日益加甚一部分群眾對另一部分群眾的矛盾，使他們的鬥爭手段越來越強大，從而增加了上述震蕩的機會，加重了震蕩所引起的災難。日益提高的勞動生產率，不僅使資本家所占有的剩餘價值增加，而且也使資本家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商品數量增加。隨着剝削的加劇，競爭，即企業主和企業主的殘酷鬥爭，熾烈起來。和這種發展同時發生的是，生產技術不斷革新，新發明和新發現相繼出現。這些新的發明和發現，使現有的東西變成一文不值，不僅使個別的工人和機器變成多餘無用，而且使整個企業甚至整個工業部門變成多餘無用。

沒有一個資本家能夠預卜他的前途，沒有一個資本家會有把

握地知道他能否保住自己的財產和把它傳給自己的子女。

資本家階級本身日益分裂為兩個階層。其中的一個階層，其人數經常增加，完全變成經濟生活的累贅。他們終日無所事事，只是揮霍和浪費所掠得的日益增多的剩餘價值，因為他們沒有利用這些剩餘價值來積累新的資本。如果還記得我們在前一章里談到的有教養的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那末，看到如此大量的游手好閑的富人怎樣把金錢揮霍在庸俗低級的享樂上面，也就不會感到驚奇了。

另一資本家階層（這些人還沒有成為他們企業的贅累），在人數上不斷減少，可是他們操心的事情和責任却日益增加。如果說，前一类資本家越來越墮落為游手好閑的人，那末，后一类的資本家則掙扎在永無止境的長期競爭當中。

但是，對於這兩個階層來說，他們的地位都日見不穩定了。因此，現代的生產方式甚至使剝削者，即壟斷一切巨大利益並把它們據為己有的人們，也不能完全滿足了。

## 第八節 經濟危機

社會一切階級普遍喪失信心的情況，在通常情況下就已經達到十分嚴重的地步，而經濟危機又使這種情況加劇起來。經濟危機是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然時時發生的。

由於最近幾十年間，經濟危機對於我們的整個經濟生活發生了如此重大的影響，而廣大的人士又還不了解危機的原因，所以我們稍微詳細地談一談危機。

震撼世界市場的現代的巨大危機，是生產過剩的結果，而生產過剩又是與商品生產有必然聯系的無計劃性的結果<sup>①</sup>。

生產量超過需要量的這種生產過剩，在任何生產方式下，都可

能发生。但是，如果生产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那末，这种生产过剩当然不会带来危害。比如說，一个原始的农民家庭某一次收获的谷物超过了它的需要，那末，它既可以把多余的谷物貯存起来以备歉收年份使用；如果他的谷仓已经容納不下了，他可以将多余的谷物拿去飼养牲畜，最坏也不过把谷物丢掉不用而已。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商品生产(在它的发达形式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为自己生产，每一个人都是为他人而生产。每个人都必須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社会的全部生产却不是按照計劃布置的。恰恰相反，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自行估計社会上对他所生产的商品的需要量有多大。另一方面，在商品生产之下，生产一超过物物交換的买卖这个低級阶段，除了货币商品和貴金属的生产者以外，誰也不能在售出自己的商品之前預先购进任何商品。这就是危机所由产生的两个根源。

为了便于說明，我們举一个最簡單的例子。假定有四个人同时在一个市場上碰头，其中一个人是货币持有者，假設他是一个开采黄金的人，手中持有一块价值二十馬克的黄金，另一个是酿酒人，带来一桶葡萄酒；第三个是织布的，他带来一块麻布；第四个是磨粉的，他带来一袋面粉。我們假定这些商品的价值相等，各为二十馬克（如举别的例子，只会使情况复杂一些，但最后的結果是一样的）。市場上只有这四个商品持有者。再假設其中的每个人都确知对方的需要：酿酒人把自己的那桶葡萄酒卖给采黄金的人，并

---

① 生产的无計劃并不是同一般商品生产相联系，而只是与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在生产資料轉变为公有的情况下，虽然存在着商品生产，但是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規律却消失了，而出現了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社会主义社会有計劃地利用后一規律来調节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費。——俄文版編者

用所得的二十馬克从织布人手里买来了那块麻布；织布人用他的售貨所得的款項买进了那袋面粉。結果，每个人都滿意地离开了市場。

第二年，这四个人又碰在一起；每个人都想出售去年的那种貨物。采黃金的人仍要向酿酒人买进葡萄酒。可惜酿酒人一点也不需要麻布；他或許需要貨幣去偿还債務，所以，他宁願穿着破旧的衬衣，而不去购买麻布。結果，酿酒人带着二十馬克回家去了。現在，织布人也找不到买主了。只要织布人找不到买主，磨粉人在市場上就白等一場。假如织布人的家庭已经断炊，他急想买进一袋面粉，可是他所生产的麻布却沒有人要，于是麻布变成多余的东西，而面粉也因此变成无用之物。织布人和磨粉人手里都沒有貨幣，他們无法购进他們所需要的东西，而他們所生产的商品，現在就变成生产过剩的物品。同样地，为他們而生产的其他貨物，比如（为了继续进行比較）木匠为磨粉人生产的而磨粉人也要购买的桌子，也成了生产过剩的物品。

经济危机的一些最本质的現象，已在这个例子中全都表現出来。当然，在这种簡單的关系之下危机是不会出現的。在商品生产的初期阶段，每个企业总要或多或少为自己的消費而生产一部分东西，而每一个家庭的商品生产，不过是它的全部生产的一部分而已。在上面的例子中，织布人和磨粉人各有一块土地和几只牲畜，所以在他的商品找不到买主的时候，也能安然无事地生活一个时期。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們找不到买主也能生活下去。

在商品生产的初期，市場的規模还不大，对市場还容易观察，而生产和消費，以至整个社会生活，也是年年岁岁沿着同样的軌道前进。在古代的小公社里，人人相识，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別人的需要和购买力。经济机构始終沒有有什么变化；生产者的人数，他們的生产效率，他們的产品数量，消費者的人数，他們的需求量，他們



拥有的货币数量——这一切条件都变化得很慢，而且一有变化就会被别人察觉和加以注意。

但是，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在商品交易的影响下，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越来越居次要地位；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尤其是商人越来越完全依赖于自己商品的销售，并且是尽可能迅速地销售。商品销售的迟缓或发生障碍，对商品持有者说来，现在变成越来越大的灾祸。在某种情况下，这可以使他在经济上复灭。同时，商业萧条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通过商品交易，把彼此分散而远处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结果，共同市场的范围扩大了，而对市场的观察也变得不容易了。因商业活动而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或数个中介人，这也使得对市场的观察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由于商业和运输的发展，商品的运转更加便利了，只要有一点刺激，就足以使大量商品涌向一个地点。

确定商品的需求和现存数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统计学的发展，也没有消除这种无法确切观察的情况，而只是使在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开始的计算一般说来有了可能，而没有统计，这种计算是不可思议的。整个经济生活越来越依存于商业投机，而商业投机日益具有冒险性质。

商人向来就是投机家；投机不是在交易所里发明出来的。投机是资本家的必要的职能之一。商人通过投机活动，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商品的预期需要，到价格低廉的地方，即货物过剩的地方去买进商品，而在价格高昂的地方，即缺货的地方去卖掉。这样，商人便协助在独立的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生产的混乱局面中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但是，商人在进行投机的时候，也可能有估计错误的时候，何况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个商人，这使他不能在冒险之前长时间地仔细考虑。有成千上万的竞争者同他一样在等待着利用

每一个良机，誰最先抓住这个时机，誰就能大捞一把。这就是說，行动必須迅速，不宜詳細打听，不能长久考察，而只能冒险：誰冒险，誰就能胜利！但是，也可能失敗。一旦某个市場对于一种商品的需要大增，那末，这种商品就会大批地涌到这里，一直到超过市場的消化能力为止。于是，商品价格下降，商人不得不廉价出售，而且常常要亏本出售自己的商品，或者带着他的商品去另找价钱更好的市場。商人在这场賭博中所受的損失，可能大得使他破产。

当发达的商品生产占居統治地位的时候，市場上的商品供应不是过多，便是过少。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看成是最英明而值得惊叹的調节方法；但是，我們却有不同的看法，反正只要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商品生产存在一天，这种现象就无论如何不可避免。这种英明的調节，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引起这样的結果：由于某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商品充斥市場，堆积如山，使得商人所受的損失异常沉重，大批商人无力清偿他們的債務，就是說，遭到破产。在这个时候，就出現了純粹的商业危机。

交通工具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商品更容易突然充斥市場，从而加速危机的进程，增强危机的破坏作用。

然而，在小生产还是生产的主导形式的时候，商业危机的規模和深度都是有限的。当时，不論有什么样的刺激，都不可能使为整个市場而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迅速增加。在小手工业企业占統治的时代，生产不能飞速扩大。它也不可能通过增加工人的办法来扩大，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各居民阶层中的一切有工作能力的成員，都已经就业了。只有加重各个工人的劳动負担，比如延长劳动時間，星期日加班等等，才能扩大生产。但在幸福的昔日，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还没有受到大生产的竞争，他們不願意那样拚命地工作。即使他們甘願过度劳动，这也带不来多大好处，因为当时的劳动生产率还不高。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把能使商业迅速地将商品运向市场的一切辅助手段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不仅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把市场扩大为包罗全球的世界市场，不仅增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而且也使生产能够适应商业的每一变动而飞跃地扩大。

现在，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家，他可以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取消工人在星期日和晚间的休息。这种情况已经可以使资本家以快于以前可能达到的速度扩大生产。今天，由于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所以加班一小时所起的增产作用，与手工业时期完全不同了。因此，资本家现在能够迅速地扩大他的企业。特别是由于信用制度的帮助，资本具有了很大的伸缩性。事业的兴隆，提高了信誉，吸引他人的资金，缩短一部分资本的周转时间，从而增大了资本的效率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资本经常控制着工人的产业后备军。这样，资本家可以随时扩大他的企业，添雇新的工人，迅速地增加生产，最好地利用每一有利的行情。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说明：在大工业统治的情况下，产业资本日益占居首要地位，逐渐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机构。而在资本主义工业内部，某些工业部门，主要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又占主导地位。如果其中的一个部门受到特别刺激，例如，由于发现了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巨大新市场，或由于像在美国那样突然开始进行的大规模铁路建设，那末，它不仅开始迅速扩大，而且还能把它受到的刺激传给整个经济生活。资本家开始扩大他的企业，创办新工厂，增加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费，雇用新的工人。同时，地租、利润和工资也随之增涨了。对各式各样的商品的需求开始增加，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相继进入经济高涨阶段，最后这种经济高涨变成普遍现象。这时，好像每个企业都有欣欣向荣的前景；商誉

变成一种盲目的东西；信用无限制地膨胀，凡是有一点钱的人，都力图加以有利地使用。凡是在不断上升的地租和利润中占有一份的人，都竭力想把他的这份收入转化为资本。真正是皆大欢喜了。

这时，得到大大发展的生产，完全满足了扩大的市场需要；可是生产并没有停止。一个人完全不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即使某个资本家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可能产生疑虑，但是，他们仍然要受利用市场行情的必然性所驱使，而不肯把良机放过。落在后面必然要失败。生产过多的商品的销售越来越难，越来越慢，商号的库房里积压了大批商品，可是人们仍在兴高采烈。这时，就在这些商号里，有一家商号应当清偿几个月前从工厂主那里赊来的商品的货款。但是，商品还没有售出，他只有货物，而没有现款。它不能清偿自己的债务，于是，它宣告破产了。另一方面，工厂主也需款还债。可是，因为他的债务人（商号）无力偿还他的债务，所以他的工厂也倒闭了。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破产。最后，出现普遍混乱的局面。以前的盲目信赖，现在被程度相同的盲目恐惧所代替；恐慌成了一种现象，崩溃到来了。

整个经济生活从根底上发生了震荡。凡是基础不牢的企业，都垮台了。复灭的企业，不仅有大企业，而且也有平时勉强维持门面的一切企业。在危机时期，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本家的财产遭到了极其迅速的剥夺。但是，也有不少大资本家破产了，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够逃脱总崩溃的灾难。当然，没有垮台的大资本家们又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在危机中，不仅“小人物”的财产被剥夺了，而且企业更向少数几个人手里集中，大财产的增长也比任何时候更加容易。

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危机中自保，能否度过危机。在危机时期，只要工商业的活动没有走上比较正常的轨道，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一切恐惧，就要达到顶峰；不安，贫困，卖淫和犯罪现象

日益增加。成千上万的人由于飢寒交迫而死去，这只是因为他們生产了过多的衣食住用品！这时，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在的生产力越来越和商品生产不相容，生产資料私有制越来越变成該受詛咒的东西——首先对一无所有的人說来是如此，而归根到底对有产者說来也是如此。

有些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卡特尔来消除危机。这是再錯誤不过的想法了！

利用卡特尔来調节生产，这首先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卡特尔必須控制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門，并在国际范围内組織起来，普及到一切存在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但是，国际卡特尔是不容易組成的，而且也难于彻底維持下去。馬克思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指出，不仅竞争产生垄断，而且垄断也产生竞争。〔11〕組成卡特尔的一些企业所得的利潤越多，則危险也越大，因为没有参加卡特尔的任何一个力量强大的資本家，都企图通过創辦竞争企业的办法来掠取卡特尔的利潤。

卡特尔和托拉斯本身，也成了商业投机的对象和原因。它們是股份企业的最高形式，使得能在这种企业的帮助下极其容易地实现的欺詐的投机行为达到极点。如果說从1871年到1873年那个投机盛行的年代，是創辦股份公司的时代，那末，从1896年到1900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的投机盛行的年代，就是卡特尔和托拉斯創立的时代，在美国尤其如此。〔12〕用卡特尔来防止生产过剩，通常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为了对付生产过剩，卡特尔的主要使命不在于防止生产过剩的发生，而在于把生产过剩的恶果从資本家身上轉嫁到工人和消費者身上。卡特尔当然要帮助資本家轉嫁危机的后果，暂时限制生产，解雇工人等等，而且不使資本家的利潤受到損害。

我們且来假定一种甚至完全不可想像的情况：世界的主要工

业部門，在最近的将来果真組成了具有国际性质和紀律严明的卡特尔。結果会怎样呢？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一个方面消除同一工业部門的資本家之間的竞争。我們若去研究仍将继续发生的竞争的其他后果将会如何，那就离題太远了。我們只指出一点：同一工业部門的企业主間的竞争越减少，他們同依賴他們商品的其他工业部門的企业主間的利害冲突也就越增加。即使同一工业部門的各个生产者間的斗争停止了，生产者和广义的消费者間的斗争也会日益尖銳。这里所說的广义的消费者，也包括每一个生产者。例如，棉织品的生产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消費棉布，他毕竟是棉花、煤炭、机器和汽油等物品的消費者。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資本家階級被分成若干互相火并的阶层，而不是分成独立进行竞争的个人。

現在，每一个資本家都力图尽量多生产商品，尽量多向市場供应商品，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商品越多，利潤也就越多。只有資本家看到市場的容量和他的資本有限，才会暫時限制生产。相反地，如果普遍組織卡特尔，我們所得到的結果，将不是像某些粉飾現狀的人所說的那樣，生产会得到調节，从而使危机得以消除；我們将会看到，每一个卡特尔都力求尽量少生产商品，因为商品越少，它的价格也就越高。以前，当市場上商品过多时，商人就故意烧毁一部分商品，以便使剩下来的商品能够高价出售。商人的这种慣用手法，这时将被普遍采用。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每一个卡特尔一方面自己力求减少生产，另一方面又竭力迫使生产它所必需的商品的其他卡特尔生产过剩。达到这个方法的方法是很多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对方卡特尔限制生产的程度更加限制自己的消費。第二种方法是求助于科学，要求制造代用品，以代替生产受到限制的商品。第三种方法是有关的消費者自行生产他們所需要的商品。

我們举例來說明。假如几个銅矿組成了一个卡特尔，縮小銅的生产，把銅的价格提高。这样作的結果将会怎样呢？这时，在炼銅企业的工业家中，有一些人将停止自己的生产，等待良好的时机；另一些人就会竭力用其他金属来代替銅；其余的一些人則购置或自办銅矿，以摆脱对銅矿卡特尔的依賴。到了最后，銅矿卡特尔就要瓦解或破产，結果就出現危机。

如果这些做法都不成功，那末，銅矿卡特尔縮小生产的做法，将会造成人为的减产。結果，用这个卡特尔的产品作原料和工具的一些工业部門，也要发生危机。

可見卡特尔不能消除危机。如果說卡特尔在这方面也能发生一些作用的話，那至多是使危机采取另一种形式，但是决不是更好的形式。破产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破产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波及个别的資本家，而且每次都波及整个的資本家阶层，以及依靠資本家生活的一大批人。卡特尔无法消除危机，倒是会引起破坏性大大超过迄今为止所遇到过的一切危机的危机。

只有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把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資料都集中在这个卡特尔手里，換句話說，只有生产資料私有制确实废除，成立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sup>①</sup>。相反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只要生产資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私有制仍旧存在，要想单单消除它的阴暗面，那是不可能的。

<sup>①</sup> 后来考茨基把这种建立一个全世界卡特尔就可能消除经济危机的思想，发展成为他的“超帝国主义”理論。这种理論造成一种幻想，认为資本主义有可能进入沒有冲突、沒有危机的发展时期，硬說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只要把一切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結合成为一个“超托拉斯”，就可能使各国的資本家达成協議，調和他們的利益，并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战争。列宁揭穿了“超帝国主义論”在理論上的錯誤和危险性，指出考茨基只抓住了資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垄断的发展和垄断之間联系的加强——，而忽略了資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俄文版編者

## 第九节 慢性的生产过剩

除了周期性危机之外，即除了暂时的生产过剩和随之而来的暂时的财富损失与人力浪费之外，经常的(慢性的)生产过剩和经常的人力浪费也日益严重。

我们已经说过，技术革新在不断进行。它的范围日益扩大，因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年复一年地征服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地区，结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时，新的资本的积累，也在不断进行着。对各个工人的剥削越重，被剥削的工人越多(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在一切国家)，剩余价值量也就增加得越快，同时，资本家阶级每年留下充作资本的财富也就越多。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是不能停滞不前的。生产的不断扩大，市场的不断扩张，对它说来，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停滞不前，就等于死亡。以前，任何一个国家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年年都生产数量几乎相同的产品，产量一般只是随着人口增加才有增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生产的不断增长；生产一有停顿，就意味着社会趋于衰落。衰落的时间越久，也就越加痛苦，越加难忍。除了由市场所引起的扩大生产的临时性刺激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扩大生产的经常的意图，这种意图来自生产关系本身，它不但不是由市场的扩大引起的，反而使市场必然不断扩大。

但是，这种扩大也越来越困难了。

诚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的扩张，地盘是非常大的，它越过一切地方界限和国家界限，使全球都成为它的市场。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也使地球变得太小了。一百年以前，资本主义工业(主要在



英国)的市場,除了欧洲西部以外,只有其他各洲的一些沿海国家和島屿。但是,資本家和他們的卫士与帮凶的精力和貪欲旺盛得很,他們所掌握的手段又十分强大,以致从那时以后,几乎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不仅对英国資本主义工业的商品,而且对欧洲和北美的所有資本主义工业的商品打开了大門。因此,除中国之外,尙未开辟的市場,只剩下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除了热带病和挨一頓棍棒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誠然,运输工具的异常发达,一年一年地使資本家对每个市場的榨取越来越方便。但是,恰恰在那些并不是完全沒有开化、而是有一定文化和一定文明要求的国家里,市場越来越具有另一种性质。資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侵入,到处(不仅在欧洲)扼杀当地的小生产,使手工业者和农民变成无产者。这种侵入,使資本主义工业的每个銷售市場都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第一,它使人民的购买力下降,因而妨碍了在那个市場上扩大銷路;第二,更重要得多的是,在它使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就在那里为实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基础。因此,欧洲的大工业便为自己挖下了墳墓。市場的扩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每次继续扩张,都意味着新竞争者的出現。比如,美国大工业不仅力图摆脱对欧洲大工业的依賴而完全独立,而且还想独占整个美洲;更加年轻的俄国工业已经开始独自向它的地跨欧亚两洲的全部領土供应自己的商品;东印度、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发展成为工业国家,迟早将能够自己滿足它們在工业方面的需要。欧洲工业的市場不仅不能继续扩大,反而要开始縮小的时刻,看来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意味着整个資本主义社会的崩潰。

其实,从某个时期以来,市場的扩大就已经进行得十分緩慢,而跟不上資本主义生产的要求;資本主义生产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充分发展它的生产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经济高涨的时期越

来越短，而危机的时期却越来越长，这在英国和法国这些老牌工业国家，情况尤其如此。而在美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刚刚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还能使繁荣时期拖长一些。但是，除了这些国家以外，还有几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和德国，已经具有高涨时期缩短和危机时期拖长的特点。

因此，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完全未被利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增加了，白白浪费的财富多如山积，得不到利用的劳动力多得惊人。在得不到利用的劳动力当中，不仅有大量的失业者，而且还包括无数的、还在继续增加的全部社会寄生虫。后一类人不能从事生产活动，而依靠大部分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而且常常是十分吃力的各式各样职业，勉强维持可怜的生活。在他们当中，有小商人，酒馆老板，代理商和中介人；各个不同阶层的大批流氓无产阶级，比如上层或下层社会的骗子，罪犯，职业娼妓和依靠他们生活的一些人；其次，是为有产者作私人服务工作的人数众多的男佣和女僕；最后，还有数量巨大的士兵，也属于这类人，而如果沒有生产过剩，使工业腾出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则最近二、三十年不断进行的扩军，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在它固有的富裕中喘息；它越来越无力使自己所创造的生产力充分发展。要想使它不致分崩离析，就势必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力闲置起来，把越来越多的产品白白浪费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代替了小生产。大生产的生产资料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大生产的工人则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种生产方式使有限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有限的劳动生产率是手工业和农民的农业所固有的）提高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资本家阶级的全世界历史使命，就在于实现这一点。它通过使被剥夺和被剥削的人民群众遭受可怕的灾难的办法来完成这一使命，然而，它总算完成了。资本家阶级和它由以产生的两个基础

——商品生产，以及与商品生产紧密联系着的生产资料和产品  
私有制——一样，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但是，即使說資本家階級和它的基础曾經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可是，今天也不再需要它們了。資本家階級的职能日益轉交給雇  
傭的職員，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現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坐食他人的  
劳动果实。資本家已经和一百年前的封建主一样，变成多余的人了。

还不止于此。同十八世紀的封建貴族一样，今日的資本家階  
級已经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物。生产资料私有制早已不再保障  
每个生产者有对自己的产品的私有权和自由了。目前，生产资料  
私有制正在迅速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失去这种私有权和  
自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日益由社会的基础变成摧毁社会的一切  
基础的手段。它由推动社会最快地发展其生产力的手段，变成迫  
使社会日益浪費和閑置其生产力的手段。

这样，不仅对小生产者說来，而且对整个社会說来，生产资料  
私有制的最初的性质已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它由社会发展的动  
力，变成了社会停滯和社会崩潰的原因。

現在，已经用不着再問人們願意不願意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  
它的灭亡是毫无疑問的。整个問題只在于：是让生产资料私有制  
把社会和它一道拖进深渊呢，还是让社会摆脱这种毁灭性的負担，  
以便有可能自由地并以新的力量沿着发展規律为它指定的道路继  
续前进呢？

## 第四章 未来的国家

### 第一节 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爱尔福特纲领》第五段写道：

“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前是保证生产者占有他的产品的手段，而现在却变成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以及使不劳动的人——资本家和大地主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的手段。只有把生产资料——土地，矿坑，矿山，原料，工具，机器和运输工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使商品生产变为为社会并由社会自己执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才能使大生产和日益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由一向被剥削的阶级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源泉，变为最高福祉和全面而和谐的改善的源泉”。

经过我们上面阐述之后，应如何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不难设想的。

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开始与这个社会据以建立的所有制形式不相容了。希望维持这种所有制形式，就等于使社会今后的一切进步成为不可能，等于宣告社会停滞和解体，但这是活着的机体的解体，它必然伴随着最痛苦的痉挛。

生产力的任何进一步发展都会加深生产力和现存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想不触动私有制而消除这种矛盾，或只缓和这种矛盾的一切企图，都将徒劳无功，而且也必然徒劳无功。

有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使尽一切力量，想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去防止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面临

的崩潰，——防止革命，他們尋找各種不觸動私有制本身而能夠消除或至少緩和私有制的這種或那種影響的干預經濟活動的方法。在整整一個世紀中間，為了這一目的，大嚷大叫地提出過並且試驗了各式各樣的方案。今天，恐怕在這方面再也想不出什麼新的辦法了。我們的社會庸醫提出一些“最新”方案，想在兩三天內，不花分文，和沒有痛苦地治好沉痾宿疾。只要較仔細地研究一下這一切方案，就可以看出，它們只是略微改頭換面的陳舊發明，早已經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時候被試驗過了，並且證明是沒有效用的。

但是，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所以說社會改良沒有效用，是因為它既想消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加劇的生產力和現存所有制形式之間的矛盾，同時又努力於維持和鞏固這種私有制形式。但是，我並不因此而想說：社會革命，即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可以自行完成，發展的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必然過程，可以無需人力參與而能完成這種革命；或是想說，一切社會改良都是沒有益處的，那些受生產力和私有制形式及其所產生的現象間的矛盾折磨的人，除了消極地束起雙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滅外，就別無他法。

當我們說到社會發展的不可遏止性和自然的必然性的時候，當然考慮到人，認為人應當是人，而不是傀儡，人有一定的需要和欲念，人有一定的身心能力，並為了自己的幸福而盡力使用這種能力。消極地服從於看來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物，並不表明聽任社會自行發展，而是恰恰相反，只能表明使社會停滯不前。

我們雖然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並不因此而認為，不經過被剝削者自己的任何努力，社會革命這隻烤熟了的鴿子，會於一個宜人的晴天飛進被剝削者的嘴里。我們認為現代社會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知道：經濟的發展，以自然過程的必然性創造着促使被剝削者為反對這種私有制而進行鬥爭的條件；其次，經濟的發展，使被剝削者的人數增加，他們的

力量增大，同时使抱着现存东西不放的剥削者的人数减少，他们的力量削弱。最后，经济的发展，把人民大众带进无法忍受的境地，在这种处境下，他们不是束手待毙，就得推翻现存的私有制度，别无其他出路。

这种革命，根据它进行的情况，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社会革命并不一定是一举就可以成功的，直到今天恐怕未见过这样的例子。革命是在数年或数十年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准备起来的，并在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经常发生变化和波动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往往被长期的反动统治所中断。

尽管革命可以采取的形式有许多种，可是从未见过一次社会革命是在不知不觉中和在沒有最受现状压迫的人们积极参加下进行的。

再者，我们宣称仍然保存着私有制的社会改良不可能消除现代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这决不表明我们想说，在现存私有制形式的范围内被剥削者不可能为反对他们现在不得不受的苦难而进行任何斗争；被剥削者应该心甘情愿地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他们必定遭受的一切迫害和各种形式的剥削；只要他们还受剥削，至于剥削的形式，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我们那样宣称，不过想说被剥削者不应当把社会改良估计过高，不要以为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就可以把现状改造得使自己满意。被剥削者也应该仔细地研究向他们提出或他们所支持的那些社会改良方案。十分之九的改良方案，不仅对被剥削者没有益处，而且对他们还直接有害。有一些方案，为了拯救垂危的所有制形式，而企图使生产力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把最近几世纪的经济的发展压制下去。这是

最坏的方案。支持这种方案的被剥削者，不过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想使死者复活的无意义的努力中罢了。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发展。可以使它加速，也可以使它减缓；可以加强它的效果，也可以减轻它的效果；可以使它对人们比较没有痛苦，也可以使它为人们带来更大的苦难——这些都取决于当时的预见能力和社会力量。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办不到的，那就是不能使经济发展停止或开倒车。相反地，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想阻止经济发展的方法，不但没有效果，它甚至可能加重它们所应消除的苦难本身；实际上能够或多或少消除某种灾祸的一些方法，倒会加速经济的发展。

举例来说。假如手工业者想恢复行会制度，以便在它的帮助下振兴手工业；可是，这种努力是完全没有成功希望的。所以会必然如此，因为行会制度同现代大工业的生产力的要求相矛盾。首先，必须废除大工业，使现代的技术进展完全化为乌有，只有这样，才能使行会制度繁荣起来。但是，这是决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为复兴行会制度而进行的运动，在目前来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手工业者的力量、金钱和政治影响交给反动的政党支配。这些政党利用这些力量、金钱和影响，是为了危害“小人物”，而不是为了造福“小人物”。比如，他们利用这些东西来提高面包价格，增加赋税，加重军费负担等等。

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有利于改善手工业者状况的一些手段，也只是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扩大企业，变为大生产，使他们变成小资本家而已。像组织各种合作社，采用廉价的发动机等类的办法，当然有助于比较富裕的手工业者，然而只有他们放弃小生产，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买不起发动机和借不到贷款的不太富裕的手工业者，这时就要更迅速地走向破产。可见，这些办法只能帮助个别的手工业者，而挽救不了整个手工业，相反地，它只会加速

手工业的灭亡。

工資劳动者最初也打算阻止資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他們毀坏新的机器,反对使用女工等等。但是,他們却比手工业者先理解到,他們这种行动,是十分愚蠢的。他們从经济組織(工会)和政治活动中找到其他一些較为有效的手段来尽可能反对資本主义剝削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办法相互为輔,彼此补充,并且使各国工人能够取得或大或小的显著成功。但是,他們的每一个这类成功,不論是增加工資,或縮短劳动時間也好,还是禁止使用童工和要求采取卫生措施等等也好,都对经济的发展起了新的推动作用。比如,它促使資本家用机器代替涨价的劳动力,或引起有必要支付額外开支的情况,而这种开支給小資本家带来的負担,要重于大資本家,从而使小資本家难于竞争等等。

比如說,如果个别手工业者想安装小发动机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或如果工人創立自己的組織并爭取实行可以使他們縮短劳动時間、改善劳动条件和得到其他改善的立法措施,那末,这是当时情况证明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认为这些改良措施可以阻止社会革命,那就錯了。好像承认某些社会改良的效用,就得同时承认有可能把現社会維持在它的現有基础上似的,这也同样是錯誤的想法。恰恰相反,我們甚至可以从革命的观点,来支持这种改良。因为,正如我們已经看到的,改良会加速事态的发展进展,远不是消除我們在前几章里說明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杀趋势,而是加速这种趋势。

人民群众的无产階級化,全部資本集中到統治着資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的少数几个人手里,经济危机,物质生活状况的动蕩不安,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切令人难忍的和引起憤慨的后果的不断加剧,不是建立在現存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無論这种改良是如何广泛。



任何一个党派——尽管它頑强而畏縮地故步自封，执迷于旧传统——，都不会感觉不到这个事实。虽然一切政党都还吹嘘自己特有的改良措施是防止大崩潰的方法，可是，再没有一个政党真正相信自己的那些打算創造奇迹的药方了。

任何花言巧語，任何支吾搪塞，都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我們在前几章里所說的，現代生产方式的法律基础——生产資料私有制，越来越和生产資料的性质不相容了。这种私有制的灭亡，只是時間問題了。虽然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指出，它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灭亡，但它的灭亡，却是一定的。

## 第二节 私有制和公有制

实际上，問題已经不在于能不能保存和如何保存私有制，而在于什么所有制将要代替它；或者說得更确切一些，什么所有制必然要占据它的位置。因为，这里所談的問題不是可以随便凭空臆造的事情，而是自然的必然性所要求的。至于我們应当用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来代替現存的所有制形式的問題，是不由我們作主的，正如我們要保存它或抛弃它一样。

向我們提出什么所有制将要代替生产資料私有制这个問題的经济發展过程本身也为这个問題的答案提供了前提。新所有制形式已经孕育在旧所有制形式中。要想认识新所有制，我們就不应当从形形色色的个人傾向和願望出发，而必須从对人人都是一样的明显的事实出发。

知道現代的生产条件的人，也能知道一旦現存的所有制形式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时候，現代的生产条件将会要求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我希望在下面談到有关将来的叙述时，不要忘記我对于現存生产方式的过去和現在所說过的話。

我們知道，生产資料私有制在小生产中有其根源。个体生产使得个人所有制成为必然的。相反地，大生产意味着集体的、社会的生产。在大生产中，不是每一个工人单独为自己工作，而是許許多多的工人或整个社会，为創造一个整体而共同劳动。而且現代大工业的生产資料，也非常庞大和雄伟，因此，要使每个单独的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資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以現代技术水平为基础的大生产，只允許两种所有制形式：第一，整个劳动集体使用的生产資料为个别人所私有，这也就是目前占統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这种生产方式的伴侶，就是工人的貧困和遭受剝削，而資本家的財富堆积如山。第二，除了这种形式以外，只可能有共同使用的生产資料归全体工人共同所有，这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表明工人不再受人剝削，变成自己产品的主人，有权支配历来被資本家强占去的盈余(剩余价值)。

以生产資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資料私有制，这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成为必然的事情。

相信生产資料公有制必然實現的，不只是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自由主义者也相信。当然，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實現这种所有制的方法，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号召工人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創辦大企业，不过是欺騙他們，决不是給他們提供正确的建議，更不是帮助他們。

然而，我們不想在这里討論實現公有制的方法問題。关于這個問題，将在下一章叙述。現在，我們来談一談公有制的确切定义。

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都变成合作社，最容易說明這個問題。这时，工人同时也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其余的一切仍同原来一样，商品生产照旧維持下去；每个企业仍然完全独立，并为市場而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

設想这样的生产方式，当然不需要很大的想像力。它不能更

像今日的生产方式了。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二者之間仅在选择实现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前者主张工人通过一般革命来占有各种企业；后者則建議采取上述的工人用自己的积蓄創辦企业的方法。

我們且来研究一下，像这样解决問題，将会产生什么結果。

这时，工人将成为企业家，而不是資本家，因为全体工人共同占有了自己的生产資料，而不会再有資本家了。由于这样解决問題，工人的确摆脱了資本主义剝削給他們带来的苦难；但是，一切独立的企业者今日所面临的危險，照旧存在，因为竞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破产决不会消灭。处境較好的企业，仍旧要把处境較差的企业挤出市場，最后，使它們破产。即使某一生产部門的某些企业联合組成卡特尔，也不会使发展发生任何变化。只要指出前一章所作的說明，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

正如目前資本主义企业趋于灭亡一样，合作社企业那时也要破产。破产企业的工人，将失去生产資料，将重新变为无产者，不得不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能得生活。运气好的合作社的工人，将会感到与其自己劳动，不如雇用工人劳动来得有利。他們就变成剝削者——資本家。全部历史将这样結束；过了一些时候，我們又回到原状，即回到以前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

商品生产和生产資料私有制，彼此之間具有极为密切的依存关系。商品生产以私有制为前提，它使一切废除私有制的尝试，都归于徒劳。

在商品生产占統治地位时，大工业必然采取資本主义的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公有形式极其少見，而且很不完备，同时也决不能成为占統治地位的形式。

因此，凡是真想用生产資料社会所有制代替資本主义私有制的人，都應該比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更进一步，努力废除商

品生产。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生产

取消商品生产，意味着用为自己消费而生产来代替为出卖而生产。

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又可有两种形式：第一，为满足自己的个人需要而由单个人进行的生产；第二，为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由社会或集体进行的生产。

第一种方式，从来没有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就我们所能追溯的来说，人始终是、一向是社会动物。单个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需要，经常感到自己必须同他人一起劳动并利用他人的劳动；所以为了利用他人的劳动，就常常迫使他自己为他人而劳动。为自己而进行的单干生产，从来就只有从属的作用，今天恐怕不值一提了。

在商品生产发展以前，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集体生产，曾经是主导的生产形式。它的历史跟生产本身的历史同样悠久。如果有一种生产方式最适合于人的本性，那末，正是这种生产方式该称为是天然的。方才说过，这种生产方式极其古老，可能已经存在了几万年，而商品生产才不过几千年。生产组织的实质、规模和权限，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变更而变更。但是，不论这种生产组织是以游牧部落、氏族、农村公社(馬克)形式出现，还是以家庭组织(大农业家庭)形式出现，都始终具有一系列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都用自己的产品满足本身的需要，或最低限度满足一切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需要。生产资料是公社的财产。公社的成员都是自由而平等的，他们依照习惯或自己拟定的计划，在他们选举的并对他们负责的人员管理下，共同劳

动。集体劳动的产品，归公社所有。公社用一部分产品满足共同的需要(消费需要或生产需要)，把一部分产品按照习惯或全体规定的标准，分配给组成公社的个人或集团。

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的福利，依存于自然条件和人为条件。公社所在地区越丰饶，成员越勤奋，越有创造精神，越有毅力，它的共同福利也就越大和越有保证。瘟疫、水灾和强敌入侵，可能给公社带来危险，甚至有时使它完全毁灭。唯有一件事情威胁不了它，就是市场的波动。它当时或者完全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东西，或者即使知道，也只是为了出卖多余的物品。

这种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不是别的，就是共产主义生产，或者如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这种生产能够克服商品生产。当商品生产变成不必要的时候，社会主义生产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但是这完全不是说，现在只要使死去的东西复活，让共同管理和集体生产的旧形式再生就可以了。这种形式曾适应于一定的生产资料，而同高度发展的生产资料，过去不相容，而且将来也不会相容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它们便到处在新兴的商品生产面前消逝了。凡是在它们抵抗商品生产的冲击的地方，它们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今天想通过保存和复活主要还保存在落后农村中的古代共产主义的残余来打破商品生产的尝试，也像过去为复兴行会制度所作的努力一样，都是反动的和没有希望的。

由于商品生产濒于破产，在今天成为必要出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将要而且应当同共产主义生产的较古老的形式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也跟共产主义生产的古老形式一样，是为了自己消费而进行的公共生产形式。同样地，资本主义生产，也与手工业生产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们两者都是商品生产。尽管如此，也像作为商品生产的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手工业

生产十分不同一样，現在必然要出現的公共生产形式，也和以前的公共生产形式具有截然的差別。

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继续，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后者自己为自己的后继人的誕生而培养出因素。我們在下一章将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創造着新生产方式所必需的新人。它也創造着一被新人所掌握就会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基础的社会組織。

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是使各个资本主义企业轉变为公有企业。我們已经說过，資本家本人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沒有必要，这便为向公有企业的轉变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把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为滿足社会的最重要需要而必备的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組成一个单一的大共同体。当前的经济发展怎样借助于资本主义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几家公司之手的情况，为这种共同体的建立准备条件，我們在上一章已经說过了。

但是，这样一个自給自足的共同体，应当有多大規模呢？社会主义共同体完全不是凭空的臆造，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們对经济发展情况理解得越清楚，它也就表現得越明显。同样地，这种共同体的規模，也是不能任意規定的，而决定于当时的发展程度。发展越向前，分工越发达，交换越发展，这种共同体的規模也就越大。

二百多年以前，一个名叫約翰·貝勒<sup>[13]</sup>的好心腸的英国人，于1696年向英国議會提出一項法案，旨在消除当时还很年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已造成的貧困。貝勒建議創辦一种共同体，自己生产所需的一切工业品和农产品。依照他的計算，每个这样的共同体只需要200—300名的工人。

当时，手工业生产形式还在工业中占优势。但是，同时資本主

义工場手工业已占統治地位。那时，还談不到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工厂。

一百年以后，这个理想又被社会主义思想家所信奉，只是它变得更加深入和发展了。但在那时，工厂制度已经开始长足发展，手工业在各地趋于衰落，整个社会生活也达到了更高的阶段。现在，十九世紀初期的社会主义者为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害而要求组织的旨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协作社（比如傅立叶的法伦斯泰<sup>[14]</sup>），在規模上已比貝勒计划的共同体大十倍。

尽管傅立叶时代的经济情况比貝勒时期的经济情况进步很多，可是过了一代以后，它們已经微不足道了。机器以其不可遏止的胜利进军，使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一次革命。它使资本主义企业日益扩大，所以其中的某些企业很快地就把整个国家囊括在它們的活动之内。它使同一国家的各种不同企业不断加强彼此的依存关系，所以这些企业，实际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一个企业。最后，机器不断促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全部经济生活日益結合成一个经济机构。分工一天比一天发展。各个企业日益轉为专业生产，而且进而为全世界制造产品。各个企业日益扩大，其中有許多企业雇用数千名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旨在满足自己需要并把满足需要所需的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的共同体，在規模上也必然与法伦斯泰和十九世紀初期的社会主义殖民地大不相同。

在現存的社会组织中，只有一个组织，具有必要的規模，人們可以利用这个组织作为范围，在其范围内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体，这就是現代国家。

现在，个别企业的生产已经达到的規模十分巨大，而各资本主义国家間的经济联系又非常密切，因此，国家的規模是否足能容納社会主义共同体，是可以怀疑的。

但是，必須考虑到下述情况。当前国际通商的发展，受現有的

剝削关系的影響，甚于受現有的生产关系的影響。一个国家的資本主义生产越扩大、与生产扩大有联系的对劳动者階級的剝削越加深，在本国消費不了从而必須外銷的过剩产品一般也就越多。如果本国人民无錢购买他們所生产的大量产品，那末，这个国家的資本家就要設法把它們輸往国外，而不管本国人民是否需要它們。資本家所寻找的是购买者，而不是消費者。正因为这样，我們才经常看到下述这样令人討厭的現象：爱尔兰正当国内飢饉的时候，往外輸出了非常多的小麦；最近当俄国发生可怕的飢荒之时，俄国的資本家却拚命輸出小麦，只是政府明令禁止才得以阻止。

如果剝削停止了，为自己消費的生产代替了为出卖而生产，那末，一个国家向他国的輸出以及由他国的輸入，都将大大减少。

当然，各国之間的这种通商关系，是不能完全消灭的。这是因为：分工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些大企业所需要的銷售市場非常广闊；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通商关系的发展，一些現代国家产生了許多新的需要。这些需要，現在已经成为生活上必需的东西，只有依靠从国外进口商品才能得到滿足。如欧洲需要进口咖啡就是一例。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共同体大到占滿整个国家的領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靠自己的生产完全滿足自己的一切需要。所以，各共同体間的某种商品交換，最低限度在初期，需要继续下去。但是，如果它們大致像原始农民家庭在商品生产出現的初期所做的那样，自己生产一切必需品，彼此之間只交換过剩产品，那末，共同体間的某种商品交換，并不会損害它們的经济独立和安全。

但是，如果要每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自行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只要它具有現代国家的規模就行了。

不过，这种規模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們已经指出，現代国家不外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和工具。它不仅在力量方面，而且在疆域方面，都是随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适应它的要求而



发展的。国内市场，即本国范围内的市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家来说，都是最稳妥可靠，最容易控制和最能彻底剥削的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扩张国土的野心也就增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为现代战争不是由于王朝的利害关系引起的，而是由国家的利害关系引起的政治家，不是完全不对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家的利害关系应该理解为资本家阶级的利害关系。损害某个国家资本家切身利益的，莫过于本国领土的缩小了。法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把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战争赔款忘掉，可是他们却无法容忍德国并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15〕。

一切现代国家，都感到有扩张自己领土的需要。这对美国和英国说来，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整个美洲很快就将由美国支配；而英国，依靠它的海上霸权正不断地扩大它在海外殖民地的势力范围。俄国在把领土扩大到一定界限方面，至今也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固然，它今天几乎到处都碰上了力量不亚于它的强邻。例如，在东亚它遇上了日本和英国。日本和英国正直接或间接设法阻止俄国向东方各国渗透。

在这方面，处境最不利的是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它们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扩张领土的强烈要求。但是，它们彼此接壤，挤在一起，所以除非消灭力量不弱的强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扩大它的领土。这些国家的殖民政策，只能非常有限地帮助它们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领土的要求。这是使欧洲变成兵营的军国主义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而把欧洲变成兵营，正给我们这一洲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威胁。要消除这种不能容忍的情况和满足我们经济生活对于扩张领土的要求，只能有两条出路：或是来一场世界大战，把欧洲现有的国家消灭掉几个，可是这会使其余的一切国家精疲力竭；或者把欧洲现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同盟，这

可以拿关税同盟作为这个同盟的基础<sup>①</sup>。如果德国不因并吞法国的两个省份而成为法国的不共戴天的仇人，那末，国家联盟可能早就实现了。但是，由于这一外交杰作，军国主义变成了折磨欧洲各国的妖魔，除非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发生革命，或是整个国家垮台，它们是摆脱不了这个妖魔的折磨的。

因此，毫无疑问，每一个现代国家，都随着经济的发展进程，力图扩张自己的领土。可见，经济发展本身，会设法使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疆界具备必要的规模<sup>②</sup>。

但是，在现存的社会组织中，现代国家不仅是具有充分的余地可以容纳社会主义共同体，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唯一的自然基础。为了使人们容易理解这一点，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之话。

#### 第四节 国家的经济作用

每个社会都有经济任务需要完成。我们在人类历史初期所看

---

① 在十九世纪末叶，流行过一种想法，认为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共同市场等等，就可以消除这些国家间的矛盾和消灭可能导致战争的冲突。考茨基在这里对这种思想作了错误的评介。帝国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是某些巨大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统治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表现。现在，右翼社会党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的直接继承者——所支持的各种军事集团、欧洲煤钢联营、“共同市场”清晰地证明：在这些联合组织的内部，各资本家集团经常勾心斗角，成员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加深。考茨基没有看到，只有人民群众的斗争，才是唯一可能保卫和平的手段。这个事实，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投入了工人阶级利益的直接背叛者的阵营，即加入了资本主义大屠杀的帮凶的阵营。——俄文版编者

② 这里顺便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决不会停止，所以它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为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繁荣所必要的规模不断扩大。各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最后将结合成一个国家，而整个人类将组成一个单一的社会。——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不过，我在上面所说的，只是社会主义社会形式发展的出发点，而不是它的以后发展进程。因此，在我们的说明中，没有必要谈到世界共和国。——考茨基

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情况当然也是这样。当小生产的个体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发展起来的时候，仍有一系列的公共职能，由于各个私人企业无力胜任，或责任过于重大，不能交给私人随意处理，而照旧保存下来。除了照顾老幼贫病以外，即除了经管学校和救济贫病以外，每个社会也负有调整和促进商业（修建公路，铸造货币，监督市场）以及调整和确保生产的最重要最一般的基础（保护森林，管理水路交通等）的职责。在中世纪社会中，这些任务落在农村公社（马克）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各种城市公社和乡村公社，以及宗教团体的身上。而且宗教团体把完成这些任务看成是自己的职责。中世纪的国家很少关心这些事情。

但是，当中世纪的国家变成现代的官僚和军事的国家，即变成资本家阶级的工具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资本家阶级开始同地主贵族一起，成为统治阶级之一，从他们手中夺取统治权，并与他们分享统治权，或干脆把他们从统治地位上排挤出去。和所有的国家一样，现代的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它如果不消灭或剥夺它所遇到的那些曾是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经济支点的经济组织的独立性，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和满足资本家阶级的要求。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它有必要把一系列的任务承担下来。

纵使在国家仍然允许中世纪组织继续存在的地方，这些组织也日趋衰落，越来越没有能力执行自己的职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种职能也就越扩大；它们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的独立组织，有的现在正向这方面发展，所以最后不得不把这种完全不合它的心意的职能也承担过来。比如，把整个学校教育事业和贫民救济工作交给国家，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国家也部分地服从这项需要。铸造货币一开始就由国家办理；保护森林，调节河流和修筑道路的工作，也逐渐交给了国家。

有一个时期，資本家階級感到自己很有能力，认为沒有国家的经济活动，他們也能办好事情。在他們看来，国家的任务在于保证資本家在國內外的安全，压制无产階級和外国竞争者，并且应当使整个经济生活放任自流。資本家階級有充分理由作这样希望。虽然資本家階級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国家政权并不总是像他們所要求的那样俯首听命。有时，国家政权完全落到統治階級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地主貴族）手里。甚至在国家政权对資本家階級表示好感的国家，对于工商业一窍不通的国家官吏，也往往是使資本家階級感到不快的笨拙而无能的朋友，他們就像狗熊一样，本想赶走自己朋友——隱士額上的蒼蝇，可是却把隱士的脑袋打破了。

正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开始发展的时候，資本家階級中間出現了反对国家干預经济生活的思潮。这种思潮首先产生于英国，在那里它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16〕，后来又以同一名称出現于德国。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說，成了資本家階級向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动进攻的第一个思想武器；这在英国如此，而在德国也是一样。因此，毫不奇怪，在怀有社会主义情緒的工人中間，产生了如下的看法：曼彻斯特派和資本家或資本家的朋友同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和社会主义，是意义相同的概念。工人們相信，打倒曼彻斯特派，就等于战胜資本主义，这种想法也是不足为怪的。可是，事实上，这是完全錯誤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主张，至多不过是資本家階級用来反对工人，在合适时，有时也反对政府的学說或理論而已。而且資本家階級向来迴避彻底实施这种理論。現在，曼彻斯特派，对資本家階級几乎已不发生任何影响了。

資本家階級不仅失去曾经是曼彻斯特派的必要前提的自信心，而且相信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必然会使某些经济职能轉到国家手里。

这些职能一天比一天扩大了。不仅是国家从上述組織手中接

收过来的职能扩大了(比如,只要看一下,今日的运河开凿和河流调节,就可知道了),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向国家提出一些职能。这些职能中世纪的社会团体是没有任何观念的,现在国家通过这些职能极其深入地干预经济生活。以前的政治家主要是外交家和法律家,而现在的政治家必须是或至少应当是经济学家。在今天的政治议论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论据,已经不是条约和特权,也不是文件和先例,而是经济学原理。只须提一下今天政治所包括的一切内容,就可以了。比如,其中包括金融政策、殖民政策、关税政策、铁路政策、社会政策、劳工保护、工人保险、贫民救济等等。

不仅如此。经济的发展还促使国家(一部分是为了自卫,一部分是为了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务,一部分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把数量越来越多的企业集中到自己手里。

在中世纪,国家政权代表者的力量的主要源泉,是他们的私人地产或国有地产。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由于剥夺教会和农民的土地,他们的地产还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需要现款,君主们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地产。但是,在大多数国家里,仍在国有土地和国有矿山形式下,保留着这种财产的大量残余。军国主义的发展,又把兵工厂和造船厂列进了这种财产;交通事业的发展,使邮政铁路和电报变成了国营;最后,国家的现金需要的增加,又创造了各种形式的专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初期,君主们的现款需要量很大,可是他们的收入不多,所以当时他们就已经试着把各种商品的生产工作把持在自己手里,并由此通过国家专卖获得收益。但是,国家的官吏非常无能,不能使商品生产的企业有所盈利。相反地,发展税收业务,却使国家得到了丰富的财源。对此发生作用的,还有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信奉起这个学说。当

时认为，剥夺资本家的发财机会，是一种罪恶。因此，在十九世纪专卖事业没有丝毫进展，反而大大衰落。

只是最近一二十年，专卖的思想才又抬头。国家的现款需要迅速增加，而人民大众却日益贫困，所以不论如何增加税收压力，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本身，使资本家本人日益变成多余的。这种发展也创造了一大批代资本家执行其职能的职员。这就是说，这种发展，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大企业变成了可以直接转变为非私人所有制的组织。

因此，营利专卖企业的先决条件，在今天比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有利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和国家的现款需要增加，所以专卖的思想几乎到处抬头，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这是不足为奇的。现在，已对香烟、盐、酒类和火柴实行专卖，而且还有把其他各种企业交由国营的提案。

可见，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权力不断扩大，整个的经济机构，正如我们所述，日益复杂和敏感，而各个资本主义企业，则越来越彼此依存。同时，这些企业也日益受资本家阶级的最大企业——国家影响，日益依存于国家。经济机构的混乱和失调，也随着加剧。为了消除这种混乱和失调，资本家阶级又求助于国家这一现有的最大经济力量。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为了调节和整顿经济生活而干预经济生活的任务，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在国家身上，而国家为了这个目的所能支配的手段，也日益强大了。曾被曼彻斯特学派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空想的国家的无限经济权力，正在他们面前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后果发展起来！

## 第五节 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导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那种发展的

自然出发点。

但是，这决不是说凡是向国家管理任何一种经济职能，或任何一种经济企业的转变，都是向社会主义共同体前进一步；决不是说国家的本质丝毫不变，把整个经济机构完全交给国家，就能出现社会主义共同体。

这种观点，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它是由于不理解国家的本质而产生的。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现代国家首先是保卫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工具。国家的这一本质，决不会因为它执行不仅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公共职能，而有任何改变。现代国家所以把这些职能承担下来，往往只是因为忽视这些职能，就会损害社会的安全，从而损害统治阶级的地位；然而，现代国家无论如何不会把这些职能执行得同上层阶级的共同利益相抵触，更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

现代国家把某些企业和职能抓到自己手里，并不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为了保护 and 加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为了使自已参加这种剥削，由此增加自己的收入，减少资本家阶级应当负担的那部分国家开支。作为一个剥削者，国家超过私人资本家，因为它对被剥削者来说，除了握有资本家的经济力量以外，还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

国家迄今所实行的国有化，从来没有超过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范围；同样地，它今后也一定如此。因此，只要有产阶级同时是统治阶级，企业的国有化就决不会达到损害一般私人资本和土地占有以及限制它们的力量和剥削可能性的程度。

只有当劳动者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国家才会停止其为资本家的企业，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共同体。

由于这种认识，乃产生了社会民主党为自己规定的下述任务：它要劳动者阶级取得政权和借助政权变国家为完全自行满足一切

重要需要的广大经济共同体而努力。

有人指責我們，說我們沒有為自己提出任何明确的目标，只会进行批評，而不知道用什么制度来代替現存的制度。然而我們认为，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沒有像社会民主党这样明确而清晰的目标。其实，其他政党能有什么目标呢？它們都坚决支持現存的秩序，虽然它們也知道現存的秩序是不巩固的，不能維持下去的。它們的綱領，除了布滿一些破补釘之外，沒有其他东西。它們許願和希望用这些破补釘把搖搖欲墜的东西修补得坚实牢固，把不能用的东西修补得可以用。

相反地，社会民主党沒有把自己綱領寄托于希望和許願上面，而是寄托于经济发展的确定不移的必然性上面。凡是承认经济发展的人，也就应当承认我們的目标。凡是想要证明我們的目标是錯誤的人，必須证明我們关于经济发展的学說是不正确的，他必須证明并不存在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的事实，证明今日进行的生产仍和二三百年前一样，证明将来也永远像現在一样，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当然有理由相信，一切都像今天一样永远继续下去。但是，誰也不会愚蠢到相信社会制度永远不变的地步；誰也不能违背合理的想法，而认为現存的制度会永久继续下去。可是，除了社会民主党，哪一个政党能够指出，什么社会制度将要和应当代替現存的社会制度呢？

其他一切政党都只图目前，不替将来打算。只有社会民主党对未来抱有明确的目标，并以这个伟大的目标作为当前活动的指針。但是，其他政党既不能看到，也不願意看到这个目标，因此，社会民主党只有超过这些政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正因为这些政党不能和不願意看到这个目标，正因为它們只顾眼前而頑固地不看其他，所以，它們妄自尊大地断言：社会民主党沒有任何明确目标，只是徒劳无益地破坏現有的一切东西。



## 第六节 未来的国家组织

回答我們的敌人为了反对我們而提出的反駁、誤解和歪曲，不是我們的任务。开导恶意和愚蠢，那是徒劳无益的。我們可以为此写破指头，直到进了坟墓，可是仍然无济于事。

只有一个反駁，应当在这里提一提。因为它是由一些社会主义者本身提出的。它极为重要，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粉碎这一反駁，将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目标更加明确。

我們的敌人宣称，只有拟好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計劃，对这项計劃进行仔細认真的研究，并确认它是有益和切实可行的时候，社会主义共同体才能被人认为是可以實現的，并成为有理性的人向往的目标。他們說，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在房屋設計未臻完善，沒有经过专家同意以前，就着手建筑他的房屋。如果沒有这种事先拟就的計劃，他是决不会同意为了給新房屋騰出地基而把他唯一的房屋拆掉的。因此，我們必須首先提出“未来国家”，即通常所說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或社会主义社会的計劃。如果我們避而不談这项計劃，那就证明我們对自己要做什么也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事业沒有信心。

这种反駁听来确实很有說服力，以至不仅我們的敌人，就是許多社会主义者也主张必須有这种計劃。其实，只有在人們还不了解社会发展規律，而认为社会形态的形成也像房屋的建筑一样的时候，才会认为这种計劃是新社会的必要前提。現在，人們仍然喜欢談社会大廈的問題。

人們开始全面考虑社会发展的問題，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以前，经济发展进行得非常緩慢，几乎不能觉察出来。人們停留在所达到的同一文明阶段往往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久。在某些落

后地方，比如在俄国，今日所用的农具几乎同历史初期的农具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从个人对以前时期所持的观点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就显得是一成不变的：他的父亲和祖父的经济生活，同他的经济生活一样，而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将像这样生活下去。人们把一定的社会制度，看成是神所规定的永久不变的制度，所以凡是触犯这种制度的人，就是罪人。尽管战争和阶级斗争使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似乎只触及到社会表面。当然，这种战争也影响了社会的基础；可是，对于身历其境的观察家来说，这种影响仍然是不显著的。

实际上，历史编纂学在今天仍然不过是这些观察家留传给我们的或多或少可信的汇集而已。因此，历史编纂学也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虽然对过去的数千年进行观察的人，能够追溯社会发展的进程，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进程。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社会发展快得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发展并加以考虑的地步。当然，人们最初是从表面上去寻找这种发展的原因的，以后才深入到它的内部。但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的人，只能看到那些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是只能看到正在转变的人的思想，而看不到正在变化的生产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就使依附于它的人——资本家、无产者等产生了一些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完全不同于在经济上与以前的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有联系的人们的需要，即大土地占有者、行会手工业师傅等等的需要。与这些不同需要相适应，也产生了关于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必要和无用，有益和有害等的各种不同思想意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参加这种方式的各阶级越强大，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也就越明显，越有独立性，越在国内普及，越对国家发生强烈的影响，越能决定政治和社

会生活，直到新兴阶级把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掌握到手，把国家和社会改造得适合于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为止。

因此，希望探讨社会发展原因的一些思想家，认为这种发展的动力首先是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承认这些思想来自物质需要。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明白，这些需要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起因于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他们认为人的需要——“人的本性”是固定不变的。于是，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真实的”、“合乎真理的”、“自然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因为只有一个制度才可以完全适合于人的真正本性。其他的社会形式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之所以可能发生，只是由于人们没有事先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使人不能认识自己的需要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人的天生迟钝，而另一些人则断定，这是僧侣和君主故意愚弄人类的结果。

从这个观点看来，社会发展是理性发展的结果，即思想发展的结果。人越聪明，人越巧妙地想出适合于人的本性的社会形式，社会也就越公正，越优良。

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它影响所及的地方，现在仍占着统治地位。当然，十九世纪初叶的新派社会主义者中的最初一些人，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也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制度，是从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者〔17〕的纯粹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他们又感到新的资产阶级社会还远不如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完善。因此，这种社会仍然不是合乎真理的社会。显而易见，这种思想家一定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因此，必须寻找这一错误的根源。想出比现存的形式更适合于人的本性的新社会形式。也必须比魁奈〔18〕，亚当·斯密〔19〕，孟德斯鸠〔20〕

和卢梭〔21〕更加周密地制訂新社会大廈的計劃；以便不致因某些意外的影响，而又使他們的計劃成为泡影。所以必須如此，还因为十九世紀初期的社会主义者，也像十八世紀的启蒙运动者一样，面前既沒有一个行将崩潰的社会形式，又沒有一个要求推翻这种社会形式的强而有力的階級。他們不能把自己所追求的社会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来捍卫，而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可以指望的社会来提出。因此，他們必須在人們面前，把自己的社会理想提得十分明确和非常清晰，使人人看到垂涎欲滴，沒有一个人会怀疑这种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們的敌人的社会观点，还没有超出十九世紀初期科学所持有的見解。因此，他們所能理解的唯一的一种社会主义，不外是方才所述的社会主义，即与他們有同一来源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我們的敌人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即看成是一个应当“創办的”股份公司，而在这个公司的发起人——倍倍尔和辛格尔〔22〕等人，在“緣起”中证明新企业的切实可行和有利可图以前，他們是不肯入股的。

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紀初期，也許是正确的。但是，在今日，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再需要这些先生們的信用貸款了。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日薄西山，生命垂危。它的崩潰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自然而必然地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垮台。取代現存社会形式的新社会形式的建立，現在已经不仅是一种可以指望的事情，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一无所有的工人大軍，在人数上日益众多，在力量上日益强大，對他們說来这种現存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忍无可忍的了。推翻这种生产方式，他們将一无所失，而将得到一切。他們必然要实行符合他們利益的新社会形式，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們就有复灭的危險，而且同他們一起复灭的，还有以他們为最主要构成部分的整个

社会。

这一切完全不是凭空的幻想；这一切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已经用现代生产方式的确凿事实加以论证了。这些事实，比起绘制得最漂亮和最仔细的“未来国家”的图画，要强而有力和令人信服得多。这种图画最多只能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决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全部都包括进去，始终会有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的漏洞。相反地，已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唯一可能的事情。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那末，任何进一步的经济的发展，就要完全中断了。到那时候，社会也将像二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一样，腐朽下去，最后回到野蛮状态。

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是不可能的，不往前发展走向社会主义，就得向后倒退，回到野蛮状态。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没有丝毫必要利用引人入胜的图画去感动我们的敌人，叫他们把贷款送给我们。认为现代生产方式的明显事实还不足以大声疾呼地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来临的人，他们对于尚未出现而为他们所感觉不到和不能理解的制度所作的一切歌颂，也仍然是充耳不闻的。

然而，拟定“未来国家”结构的计划，在目前来说，不仅是无益的，而且同现代的科学观点不能相容。在十九世纪，不仅完成了巨大的经济变革，而且实现了人类思想方面的巨大变革。对于社会进步原因的探讨，进展甚速。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向我们指出（从那时起，社会科学方面的每一进展，都在证实他们的看法）：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不是决定于人的思想，而是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而不是根据人们的愿望或幻想势不可阻地向前推进。在前几章里，我们已经指出经济的发展是怎样进行的，它怎样创造了必然会带来新社会。

会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它怎样引起新的需要，这新的需要促使人们去研究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发明使社会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的方法。因为，社会是不能自动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的，这需要有能够思维的人的理性作媒介，即需要思想作媒介。没有思维，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但是，思想只是社会进步的媒介物。社会进步的第一个动力不像以前的人和现在的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不是来自思想，而是来自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革。

因此，决定社会进步方向的，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哲学家，而是经济的发展。思想家可能认识这个方向，而且他们越深入地研究以前的发展，也就越能正确地认识这个方向。但是，他们决不能随意规定这个方向。

然而，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有它的一定限界。要知道，人类社会的机构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也无法详细地研究它的一切方面，准确地测定其中发生作用的一切力量，以致他能够确信地预言：这些力量的结合和相互作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形式。

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不会由下述情况产生：个别的聪明人物，特别是头脑灵活的人物，想出了最好地建设这种社会形式的计划，并逐渐地说服了他人相信这项计划的好处，而在自己取得了必要的权力以后，就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计划建筑和树立起这座社会大厦。

任何一种社会形式，从古以来都是长期的胜负兼有的斗争的结果。被剥削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而展开斗争，没落的反动阶级为反抗新兴的革命阶级而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当中，一些阶级以各种不同形式联合起来，为的是战胜同它们敌对的其他阶级。有时被剥削者阵营中也包括着革命者和反动分子；而革命者的阵营中，也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甚至在同一阶级的内部，也

时常由于个人或整个阶层的看法、性情和生活状况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最后，每一个独立阶级的力量，决不会永久不变；这种力量随着每个阶级对于现实情况理解的深浅，它的团结的强弱，它的组织规模的大小，它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大小，而增强或削弱。

在这些阶级的变化无常的斗争中，日益失去力量的社会形式逐渐衰亡，而为新社会形式所排挤。但是，代替了旧社会形式的新社会形式，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要使新社会形式正确而合理，必须叫革命的阶级完全掌握政权并洞悉社会现象，对它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经常犯错误；而且，新社会制度形式往往也像陈腐的旧社会形式一样，不是完全站不住脚，就是部分地不牢靠。然而，经济发展的压力越强，它的要求也就越明显，实现业已成熟的要求的力量也越加强。在革命阶级的制度中，凡是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矛盾的制度，将要趋于灭亡，不久就被人们遗忘；相反地，凡是必要的制度，将要很快地生根结蒂，已经不是旧社会形式的信徒所能摧毁的了。

一切新社会秩序，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产生的。所谓革命时期与社会发展的其他时期，只有一点不同，这就是在革命时期，事态的进展比平时迅速和激烈得多。

由此看来，社会形式的产生，是与房屋的建筑完全不同的。事先拟好的计划，对于社会形式的建设没有用处。现在，凡是承认这一点的人，都认为拟订未来国家组织的“积极方案”，差不多像给下一次大战预先编写历史一样有用，一样深思熟虑。

发展进程决不是离个人而独立的。凡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都对社会发展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天资聪敏、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可能对整个国家事件的进展发生达数十年之久的影响。有些人由于在社会关系方面发现了新的远景，或者使这些远景为群众所理

解,或者由于组织了革命阶级,把他们力量团结起来,加以合理地运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另一些人由于发生了相反的作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前者的活动,旨在加速社会的发展过程,减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苦难和牺牲;后者与此完全相反,他们竭力阻碍这一过程,加重这些苦难和牺牲。但是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最有力量的君主,还是善于深思熟虑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发展的方向并确切地预言发展所要采取的形式。

因此,要求我们对我們所向往的“未来国家”繪出一幅图画是最可笑不过的。这种从未向其他任何一个政党提出过的要求,可笑得达到如此地步,因此,要是其中沒有提出我們的敌人現在用来反对我們的最重要的反对論据的話,为其多費唇舌簡直是徒劳无益的。其他的一些反对論据,比这还要滑稽可笑。

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一个革命的政党能够預見,更不用說能够任意决定它所向往的新社会将采取什么形式。如果这个革命政党能够认识导向新社会的那些趋势,从而使它的政治活动具有自觉性,而不单纯具有自发性,那末,它对进步事业的补益,就已经很大了。所以,对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提出更多的要求。

事实上,从古至今还没有过一个政党,能像社会民主党这样深入地研究过和精确地理解当代的社会趋势。

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功劳,而是它的幸运。这一点它应归功于它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为其依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作了科学研究,由于它,推翻了封建生产方式的革命阶级,比以前任何一个革命阶级都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任务,更加不受自欺心理的損害。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把社会关系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比以前一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这种关系。



馬克思的《資本論》，已被公认为現代经济科学的轉折点。正如馬克思的著作高于魁奈、亞当·斯密和李嘉图〔23〕的作品一样，社会民主党对于自己目标的理解和认识也远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革命階級之上。即使社会民主党沒有向敬爱的公众提出介紹未来国家的任何方案，資產階級的作家也沒有任何理由嘲笑我們，并由此硬說我們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毫无所知。社会民主党，比起現代社会制度的开拓者——以前的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者来，对于未来看得更为清晰。

我們說过，即使一个思想家能够认识他的时代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他也不能預見反映这种趋势的形式。試看一下現狀就足以证明这一論点的正确。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在所有实行这种方式的国家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各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却不一样；英国的与法国的不同，法国的与德国的也有差异，而美国的与这些国家的又大相径庭！現存生产方式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趋势，到处都是相同的；可是这一运动的表現形式，在每个国家却各具有自己的特点。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今天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誰也不能預言，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它（假定这个方式还能維持这么久）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然而，竟有人要求我們对从現存的生产方式中还看不出苗头的社会形式加以詳細的描述！

我們虽然拒絕回答为“未来国家”和建立这一国家的措施拟定一項計劃的要求，但我們并不因此而想說，我們总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一切考察，都是无用的，或者甚至是有 害的。这种想法，等于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也一起倒出去一样。光就建立和組織社会主义社会拟訂具体的积极方案，这是一件无益而有害的事情。只是对于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为我們所认识和控制的一些方面，才是可以拟制具体改革社会关系的方案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只能

对现代的社会拟出积极的方案，而不能对未来的社会拟出方案。超出这个范围的方案，都不可能以事实为根据，而只能以虚构的假设为根据。这种方案只是梦想的产物，或者是至多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空中楼阁。即使这种方案的拟制人十分聪明，有足够的力量对人心发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过是诱引人們离开正路和浪费精力而已。

相反地，我们不当把探讨经济发展的趋势将要采取什么方向，这种发展将需用多长时间把资本主义的基础改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企图，同我们所坚决反对的这种幻想混为一谈。这种企图并不是制定“未来的菜谱”，而只是从对具体事实作科学探讨中而得出明确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决不是无益的，因为我们对未来看得越清楚，我们也就越能合理地把我们的力量用于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们，进行了这种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这种研究的无数成果<sup>①</sup>。倍倍尔在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扼要地论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

大概每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在亲身做着这项工作，因为凡是有远大目标的人，都认为必须了解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条件。由于他们对经济问题理解深浅的不同，生活环境、性情和想

---

① 这里，极其明显地暴露出考茨基存心不提马克思主义的一部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意图。这本书写于1875年，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爱尔福特纲领的前一个纲领）作了分析批判。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等问题。马克思的思想是科学地对待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问题的基础，但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却把它遗忘了。一直到1891年，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开会前夕，恩格斯不顾考茨基的反对，才把《哥达纲领批判》公布于世。但是，不论是在按照考茨基的观点拟成的《爱尔福特纲领》里，还是在他的这本解说里，都不仅没有反映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甚至连《哥达纲领批判》这本书也没有提到。——俄文版编者

像力的各异，以及他們对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理解不同，他們在这方面乃形成了和表現出了最为多种多样的看法。但是，这种差异和矛盾，一点也不会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团结一致。尽管我們的目标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映象，但是只要他們眺望的方向是一致而正确的，那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們現在可以結束本章了，因为社会民主党对“未来国家”所持的各种不同看法，同社会民主党人希望什么的問題，沒有任何关系。我們所希望的事情，是把国家改造成为一个自給自足的经济共同体。对于這個問題，社会民主党內沒有任何意見分歧。深思熟虑研究共同体如何发展和将形成什么趋势，决不是多余的。但是，不管这种研究可能产生什么結果，它們都已经是每个人的私事，而不是党的事情了，同时也不应当是党的事情。因为，它对党的活动不会发生直接影响。

但是，一部分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残余的影响，一部分由于无知或恶意的文人的捏造影响，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用什么方法建設“未来国家”的問題，流行着許多錯誤的看法，以致我們如果不在这里至少批駁其中的几个看法，就会有人認為我們企图逃避這個問題。其实，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本应当从以上所述中，就足以了解如何看待“未来国家”。因此，我想举三个例子，以說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发展趋势可能采取什么形式。

### 第七节 “取消家庭”

对社会民主党所持的最流行的偏見之一，就是硬說社会民主党要取消家庭。关于這個問題，我們已在第二章里說过了，所以現在可以簡略一些。

在我們党内，沒有一個人想过“取消”家庭，即通过立法和强制破坏的方法取消家庭的問題。只有最粗暴的曲解才能把这种观点强加在社会民主党身上；只有傻瓜才能設想一种家庭形式能够用命令加以建立或取消。

现代的家庭同公共生产的本质一点也不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本身并不要求取消現存的家庭形式。

引起現存的家庭形式消灭的原因，不是公共生产的本质，而是经济的发展。我們在第二章里已经說过，家庭在今天是怎样解体的，夫妻子女被迫离散，独身和卖淫成为普遍現象。

社会主义社会不妨碍经济发展；相反地，它还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因此，这种发展将照旧继续下去；各种家务将相继变为专门的生产企业的职能；妇女将由私人家务的女工变为大生产的女工。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妇女來說，早已不是由家庭奴隶转变为工資奴隶；这也不是把妇女从家庭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将她們推进无产阶级的最无援无助的阶层中去。妇女由于自己在社会大生产中同男人并肩劳动，而开始在经济上同男人平权，并和男人一样，有权参加社会活动。她們将成为男人的自由伴侣，不仅从家务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資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得到自由）。同男人一样，能够自由地主宰自己，她們将迅速地消灭一切合法和非法的卖淫現象。到那时候，夫妇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将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建立起来，而不再是紙上具文。

这不是空想主义的方案，而是有一定事实作根据的科学信念。凡是想要反駁这种信念的人，必須证明这些前提是不存在的。但是，因为至今还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那些一点也不想知道这一发展过程的先生太太們除了从道德上表示憤慨，并用謊言和曲解把自己的道德說得天花乱墜以外，再沒有其他任何“反駁”方法了。当然，他們的这一切手法，不会使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推延

片刻。

不必怀疑，引起传统的家庭形式解体的，决不是社会民主制度或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而是几十年来我们所目睹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不阻止也阻止不了这种发展，然而却可以使这种发展摆脱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带来的一切痛苦和堕落。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一切家庭纽带，一切正式婚姻的解体，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是当一种更高级的家庭形式代替现有的家庭形式时，现有的家庭形式才开始瓦解。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要取消婚姻和家庭的真实想法。

## 第八节 没收财产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而且能够比我们还精确地描写出“未来国家”的图景。他们进而捏造，硬说社会民主党不剥夺手工业者和农民（没收财产），就建设不起自己的国家。他们说，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的一切财物都将被没收（无偿地掠夺），其中不仅包括房屋和家园，而且还有非生活必需品的多余动产，直到他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除了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要强制破坏家庭纽带之外，这也是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一张王牌。

对此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不要求这种没收。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对于没收，一个字也没有提过。这不是由于它害怕引起人们的反感，而只是因为对此不能说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将使大企业归社会所有和由社会经营成为必然。至于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这种过渡，即不可避免的剥夺是采取没收形式，还是赎买形式，是通过和平途径，还是强制途径，是任何人都不能回答的问题。引证过

去的事实，也很少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这种过渡，可能通过各样的方法来实现，正如封建贡赋的废除，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一样。过渡的性质，依存于实行过渡时的一般情况，以及每个有关阶级的力量和觉悟等等，也就是依存于一些不能预先估计到的条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突然性起着巨大的作用。

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实行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剥夺时，尽可能没有痛苦，采用和平的方法，并取得各方面的同意。但是，历史的发展既不能由我们的愿望决定，也不能由我们敌人的愿望决定。

决不能说实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没收必须剥夺的财产。

然而可以断言，经济的发展，将使只剥夺一部分现存财产成为必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是生产资料公有，这完全不触犯个人消费资料的私有。属于个人消费资料的财产，不仅有食品和家具等物品。我们回忆一下前一章对于储蓄银行所述的一切情况。储蓄银行是使非资本家阶级的财产交由资本家支配的手段。每笔小额存款都不大，本身不足以经营资本主义企业。只有把它们集拢在一起，才能发生资本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社会的财产，储蓄银行的存户取得利息的可能性也将要减少。这种存款将不能成为资本，而只会成为不生殖利息的单纯储蓄，即消费基金。但是，这种情况与没收储蓄存款完全不同。

然而，这种没收，不仅从经济的理由来说没有必要，就是从政治上考虑也是不适宜的。这是因为小额储蓄存款，大部分属于被剥削阶级，即属于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只有那些认为这些阶级完全没有负责能力的人，才会设想，它们为了取得生产资料，会从自己剥夺自己的最后一点积蓄下手！

不过，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以剥夺消费资料为条件，而且

也不要要求剝夺生产資料的一切所有者。

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成为必要，是由大生产引起的。公共生产也要求生产資料公有。但是，正如生产資料私有制同大企业中集体劳动相矛盾一样，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制，即生产資料公有制也同小企业矛盾。

我們已经說过，小企业本身要求生产資料私有。社会主义的趋势，要使必要的生产資料交給工人所有，所以消灭小企业私有制是不合理的。可見，剝夺小企业中的生产資料的結果，不外是把生产資料从現有的所有者手里夺过来，然后再把它交还给这些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

因此，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决不要求剝夺小手工业者和小农民。这一过渡不仅不夺取他們任何东西，而且将为他們带来一些好处。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具有为直接消費而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的趋势。所以，正如我們說过的，它应当努力把所有的社会义务，即把賦稅或对轉为公有的抵押财产要支付的利息（只要这些社会义务不完全废除）从貨幣繳納改为实物繳納，也就是改为用谷物、葡萄酒、家畜等繳納。这对农民說来，就是使他大大减轻負担。这种改变，就是今日他們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的东西。可是，在商品生产占統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改变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这种改变，并通过这种改变消除农民经济破产的主要原因。

我們已经說过，剝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事实上是資本家。社会主义社会将結束这种剝夺。

当然，社会主义不会使经济发展停止。相反地，社会主义是使经济发展超出一定范围的唯一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像在今日的社会中一样，大生产将日益发展，不断地吞并小生产。而且，我們关于家庭和婚姻問題所談的，也同样适用于这里。发展的方

向仍旧保持不变,但是,社会主义将消除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这一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一切令人讨厌和使人痛苦的现象,并使这一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为人人所享受。

今日农民或手工业者从小生产的劳动者转变为大生产的劳动者,表明他们从小有产者转变为无产者。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转到集体大企业劳动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将变成大生产的一切利益的享有者;他们的境况将大大改善。他们由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已经不再是由小有产者变为无产者,而是由小有产者变为大有产者了。

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小生产,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全都变成大生产的劳动者,而不至沦为无产者。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农业和手工业的不可避免的衰落,才意味着农民和手工业者境况的改善。

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不再是消灭落后企业和剥夺其所有者的竞争,而是发达的企业和生产形式对落后的企业和生产形式的工人所产生的吸引力。

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不会带来痛苦,而且会比竞争所促成的发展迅速得多。现在,如果要采用新的、较高的生产形式而不剥夺落后企业的所有人,不掠夺和摧残多余的大批工人大众是办不到的,在今日的社会里,经济发展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遭遇到顽强的抵抗。我们都可以看到,只要生产者一息尚存,他们就仍然要困守过时的生产形式,拼命地抓住他们不放。从来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像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样具有革命性;从来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能够在一百年之内,使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可是,陈旧过时的,苟延残喘的生产形式的残余,至今还保存着很多!

一旦人们因害怕独立经营的破产而沦为无产者的恐惧消失



了；一旦公共的大生产的好处在各个不同方面向它的一切参加者显示出来；一旦每一个参加者都能享受到这种好处，那末，就只有傻瓜才会拚命保持陈旧的生产形式。

吸收落后的小企业，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花了一百年的时间都没有完成的，而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将在短期内把它完成。社会主义将依靠收益多的企业的吸引力而不采取剥夺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农业生产还没有变为商品生产，而主要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地方，农民的农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许还能继续存在一个时期。但是，在这些地区，居民最后也将体会到公共大生产的一切优点。

农业中的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将因城乡对立的不断消失，以及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工业向乡村移动的趋势而加速和容易起来。十分遗憾，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因为如果我们作更详细的叙述，我们就会离题太远了。

## 第九节 “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

关于“未来国家”，还有一点，即看来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想谈一谈。旁人常向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将怎样分配你们的财富？难道每个人都分到相等的、同样的一份吗？”

分摊！庸夫俗子在这一点上全部表现出来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观念，从头至尾只止于分摊这回事。

不久以前，就是有教养的德国人也认为，共产党人想把属于国家的全部财富分给人民。

尽管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切抗议，可是这种看法仍然十分流行。这种情况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由于我们敌人的恶意宣传，而

且还由于(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由于)他們沒有能力理解大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情况使然的。

他們的眼界常常还没有超出与小生产相适应的那些观点。然而从小生产的观点来看,分摊正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分摊的概念,与小资产者和农民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古代商品生产发生以后,就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旦少数几个家族——商人或地主——积累了巨额财富,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贫困并依附于他们,后者就力图驱逐财主和均分他们的财产,以便自救。不过一百多年以前,在热烈主张私有权的法国革命时期,手工业者和农民就分过比如教会的财产。分摊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保守的”、人民的“护国”阶层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大生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不主张分摊现在分散于许多所有者手中的生产资料,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力图把这些财产集中到社会手里。要使爱发议论的一些德国人明白固然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最终他们会理解这一点。

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分摊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那末,使用这些资料创造出来的产品,当然也应当由社会支配。社会如何把这些产品分配给它的成员呢?是根据平均原则分配呢?还是按劳分配呢?如果按劳分配,是否每种劳动都得到相同的报酬,而不管劳动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繁重还是轻松,需要基本知识还是不要呢?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不仅我们的敌人纠缠不休地经常提起这个问题,就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也十分注意产品的分配问题。从傅立叶到魏特林[24],从魏特林再到贝拉米[25],拟出过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方案。这些方案常常证明它们的作者具有惊人的智慧。同时也不乏“积极的方案”,而其中有許多

是簡單易行的。

但是，這個問題遠遠不像一般人經常所認為的那樣重要。

從前人們常把產品的分配，看成是與生產完全無關的問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和缺點，首先暴露在它所特有的產品分配方式上面，所以被剝削者和他們的朋友認為，一切禍根在於產品分配的“不公平”，這是十分自然的。

當然，他們是受到十九世紀初期流行的看法影響，即認為產品的分配，是當時流行的“思想”，即權利觀念的產物。因此，只要發明出一個比較良好的和比較公平的分配制度，並使人們相信它的好處，就可以消滅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公平的分配不能不同現存的分配制度相反。今日最可憎的不平等原則占了統治地位，所以有些人認為分配的原則，應當是平等。

今日，不勞動的人榮華富貴，而勞動者卻忍飢挨餓，所以另一些人喊出口號：“按勞分配”，或者用最新的說法：“按勞分配全部產品”<sup>①</sup>。但是，人們對這兩個公式又表示懷疑，於是又出現了第三個公式：“按需分配”。

自那時以後，社會主義者認識到，一個社會的產品分配，並不決定於該社會所流行的權利觀念和法律制度，而決定於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現代社會中，地主、資本家和工資勞動者在總產品中所分配到的份額，取決於土地、資本占有的對象和勞動力在現代生產方式中所起的作用。當然，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產品的

---

① “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和“按勞分配全部產品”這兩個公式不是同一的。與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相當的按勞分配原則，是表示根據社會的每個成員所耗費的勞動數量和質量來分配社會產品，除去滿足社會需要、用作貯藏和社會保險的部分。

而“按勞分配全部產品”的要求則是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或“勞動所得”的要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指明了這個要求的含混曖昧、模糊不清。  
——俄文版編者

分配将不受盲目发生作用的、为参与分配的人所意识不到的规律支配。今天，在任何一个大生产企业里，产品的生产和工资的支付，都是按照计划周密进行的；同样地，在不外是单一的大生产企业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将这样进行。产品分配所遵循的规则，将由参加分配的人自己制订。但是，他们要制订哪些规则，是不能由他们的意思而定的。这些规则，是不能任意根据这个或那个“原则”设想出来的，它们将根据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情况，首先是根据生产的情况来制订的。

比如说，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科学之应用于工业将来有一天会使劳动生产率提得很高，以致人们所拥有的各种必需品将会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按需分配”的公式将毫无困难地、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实现。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花了很多的劳动，只能生产出不多的必需品，那末，即使对这个公式的公正性深信不疑，也无法把它付诸实施。

“按劳分配全部产品”这个公式，无论如何同生产的需要相抵触，这是因为：如果这个公式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要求把社会的全部劳动产品悉数分配给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这种观点，也像关于似乎应当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的大量分配（Gross Teilung）的观点一样，都在现代私有制所产生的思想范围内打圈子。年年把所有产品全部分配掉，等于逐渐重新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必然要求只分配当时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凡是用于维持和扩大生产的产品（以及留供弥补意外亏损的产品），当然不能加以分配。同样地，凡是供社会消费的产品，即供社会机关——教育机关，学术机关，医疗机关，休养机构，娱乐场所等——的建立、维持和扩充使用的产品，也不能加以分配。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机关的数量与规模已在不断地增加与扩大，而且在这方面，大生产也日益排挤小生产（在这里，小生产指家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发展当然不会受到阻止，它反而会得到鼓励。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交由个人消费的产品，即归私人所有的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将比在几乎全部产品都是商品，即归私人所有的现代社会要小得多。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像今天一样，不能把全部产品都分配掉，而只分配剩余的产品。但是，就是这些剩余的产品，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完全任意处理；在这种产品的分配当中，生产的需要将起决定的作用。因为生产是在不断改进和变化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与方式，也要随着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认为应当发明一种特殊的分配制度，然后永远用它当作标准，这完全是乌托邦的空想。在这方面也同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任何飞跃，而只能从它面临的现实出发。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或许只能采取作为现存工资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那种形式。财富的分配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工资的形式，不仅随时代而变化，而且因不同劳动部门和地区而各异；同样地，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完全可能由于仍对居民发生影响的历史传统和习惯的不同，以及生产需要的变化，而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产品分配形式。我们不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种死板的、单调的制度，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富于变化形式的制度。由于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的发达，科学和艺术普及于社会，必然使这种制度富于变化。

除了“分摊”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最使我们的敌人感到头痛，这就是“平等”。他们说：“社会民主党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从总产品中得到相等的一份。因此，勤劳的人所得到的收入将与懒汉的收入

相等，繁重而辛苦的工作所拿到的報酬，也要同輕鬆而愉快的工作一樣；單純的機械勞動，與需要多年準備的精巧藝術品，將得到同樣的待遇。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將盡量少工作，誰也不肯做繁重而辛苦的勞動，誰也不願意學習一些東西。結果，社會將混亂不堪，回到野蠻狀態。由此可以顯然看出，社會民主黨的意圖是完全不能實現的。”

這種論斷十分荒謬，在經過以上說明之後，未必需要再加以詳細批駁。我們不像我們的敵人那樣自詡眼光遠大，所以怎麼也不能像他們那樣大夸海口，準確地預言“未來國家”是否要規定一切收入完全平等。然而，如果社會主義社會有一天感到需要作出這種決定，而且這一決定也真產生了我們的敵人清晰預見到的那種可怕後果，那末，它的自然結果一定是：應被推翻的，不是社會主義生產，而是平等原則。

社會主義的敵人，只有證明了以下兩點，才有權利從收入平等原則中得出社會主義不可能實現的結論。第一，這種平等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與生產發展不能相容。他們至今沒有提出這個證明，而且也永遠不能提出。因為個人在生產中的活動，不僅取決於他的報酬，而且也取決於其他各式各樣的條件，比如他的責任感、功名心、競賽、習慣和勞動的吸引力等。對這些條件在未來社會中的性質，我們只能加以推測，而不能加以肯定說明。順便說一下，我們的推測，只會同我們敵人的觀點相反，而不會同他們的觀點一致。

然而，除了這一點之外，我們的敵人還要證明第二點。這一點是，收入平等必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前提，所以，沒有這種平等，社會主義社會就是不可設想的。可是，他們也不可能提出證明，因為看一看迄今為止所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共產主義——從遠古野蠻時期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今天的農村公社（馬克）和家庭共同體，

就可以知道，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产品分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现代一切劳动报酬形式，比如固定薪金，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超过一定平均定额的劳动奖金以及各种工作的各种报酬等等这些报酬形式，当然都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出来的，但是，它们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相符合，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随着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习惯以及生产的需要，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某个时期内发生或大或小的作用。

但是，我们并不想由此主张，收入或物质生活条件的平等原则（平等并不一定就是一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发生作用；而是认为，它将作为自然发展的目标，即作为一种趋势出现，而不作为违反生活要求用暴力强加执行的平均主义的目标出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既有扩大收入差别的趋势，又有缩小收入差别的趋势，既有加甚不平等的趋势，又有减小不平等的趋势。

这种生产方式，使中等阶层解体，促进大资本家日益强大，从而显著地加深了横在人民大众与其上层人物之间的鸿沟。后者骑在前者头上，越骑越高，越来越不可攀，越来越陡峭。但在这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也日益使人民大众中间所有的收入差别缩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把农民和小资产者推进无产阶级的行列，或者不仅把他们的收入压低到无产阶级收入的水平，而且还日益消除无产阶级中间所存在的收入差别。机器日益使不同工人阶层的工资差别消除。这种差别是在手工业时期以及工场手工业时期，由于学徒期间的长短、劳动力消耗程度的大小和劳动组织的松紧而引起的；在机器使用以前，生产形式变化不大，这种差别是极其根深蒂固的。今天各种工人阶层的工资差别不断变动并日益相等。同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也开始逐渐同无产者的收入拉平。原来，我们的敌人以其极大的

道德憤慨指責为社会民主党的目的的这种平均化，正在他們目睹之下，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这些由生产資料私有制引起的不平等加甚的趋势，当然不复存在。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社会，收入差別縮小的趋势，将更加有力地表現出来。但是，在这里，我們以前在叙述传统的家庭形式的瓦解以及小生产的灭亡时所作的結論，也是适用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某些方面仍然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不过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今天，人民大众收入平均化的过程，是通过較高的收入下降到較低的收入的水平而實現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趋势，当然要通过較低的收入提高到較高的收入，并和較高的收入相平等而實現的。

我們的敌人竭力吓唬工人和小資产者，說收入的平均化，只会使他們的状况恶化。因为，把富裕階級的总收入分配給最貧困的階級并不足以把后者的收入提高到工人階級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为了“平等”，比較富裕的工人和小資产者，必須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他們不但沒有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反而吃了亏。

在这方面，只有下述說法是正确的：今天，不幸的貧民的人数，首先是流氓无产者的人数无疑很多，他們的穷困情况又十分悲惨，以致把富人的庞大收入分給他們，也恐怕不能使他們的生活达到收入較高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然而，这是否就成为有必要保存我們的优良社会的真正理由呢？我們认为，无論如何是值得怀疑的。我們觉得通过这种分配而使貧困的状况有所改善，已经是前进了一步。

但是，正如我們所說的，問題完全不在于“分攤”，而在于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必然要引起每年生产的产品迅速增长。我們不要忘記，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已



经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成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完全展开的障碍。它不仅不能按照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和提出的要求迅速地合并小企业，而且也无力使用现有的一切劳动力。它使劳动力浪费无用，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打入失业者，流氓无产者，寄生分子和不生产的中間商人的行列，使另一部分劳动者淪为对生产无所作用的常备軍。

社会主义社会将为所有这些劳动力找到生产性工作。它将大大提高在业工人的人数，或許使他們增加一倍，从而使每年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也同样增加。生产的这种扩大，就足以提高所有工人的收入，而不单单提高最穷苦的工人的收入。

如上所述，向社会主义生产过渡，将大大促进大企业吞并小企业和排挤小企业的过程，从而显著提高一般劳动生产率。因此，它不仅能够增加工人的收入，而且也能够縮短劳动時間。

由此可見，說什么社会主义意味着人人貧困的平等，这完全是胡說八道。这种平等不是社会主义的趋势，而是現代生产方式的趋势。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而必然地会提高所有劳动者階級的福利，其中也包括农民和小資产者。根据这种过渡的实现条件和当时的经济情况，这种提高，或来得大或来得小。但无論如何，是显著的。从此以后，经济的每进一步，都会促进一般福利增长，而不像今天这样的减少。

在我們看来，收入发展趋势的这种变化对于社会的福利，比收入的绝对增长还更重要。有思想的人，与其說是为現在而生活，不如說是为将来而生活；所以将来給他的祸福，比目前的享乐，更引起他們的注意。决定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祸福的，不是存在，而是发展，不是現狀，而是趋势。

在这里，我們又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比資本主义社会优越的一个新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增进福利，而且保证生活安定，这种

安定在今日就是最庞大的财富也无法加以保证。如果说，福利的增进只关系到迄今被剥削的那些人，那末，生活安定的保证，对现在的剥削者来说，即对于那些处境良好，不需要改善，而且往往也不可能再有所改善的人来说，也是值得感谢的礼物。对自己境况缺乏信心的苦恼，既威胁着富人，又威胁着穷人；它也许比贫困本身更使人难受；它甚至使那些还没有尝过贫困滋味的人，从心灵深处体会到贫困的痛苦；它是一个幽灵，甚至王公贵族也躲避不了。

凡是熟悉共产主义公社的研究家，比如研究过印度或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它们因商品生产、国家干预、货币经济及其产物——高利贷而解体以前的情况）或今日还保存在南斯拉夫手里的农业家庭组合的人，都首先注意到这种公社的全体成员所特有的安全感、自信心与镇静精神。他们完全不受市场各种动荡的干扰，都持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自给自足，按照自己的需要调节劳动，事先就知道他们应当期待什么。

但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提供的保证，还远远不够完备。它们征服自然的力量还很薄弱，公社本身的规模也太小。牲畜死亡，作物歉收，洪水氾滥等灾害所引起的损失，时常发生，危及整个公社。相反地，规模相当于掌握着现代科学一切成果的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公社，不知要提供多大的生活保证！

## 第十节 社会主义和自由

社会主义社会将为它的成员提供福利和生活保证，这种情况连我们的许多敌人也都承认。但是，他们又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好处是以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因为它们是以自由的完全丧失为代价的。笼中的小鸟，每天都能得到充足的食餌，它不会挨饿，不怕气候变化，不受敌人的侵犯。但是，它没有自由，所以，它是值得可

怜的，极想冲到危险而困难的世界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他们说，社会主义消灭经济自由，即劳动自由。社会主义将导致专制制度，在这种专制制度面前，连最无限制的政治的专制制度也是自由的状态。因为后者只束缚人的一个方面，而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则束缚整个人。

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奴隶制十分恐怖，甚至有些社会主义者都被它吓倒了，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种人。他们厌恶共产主义不亚于厌恶商品生产，他们企图用同时追求两者的方法，来避免两者所有的危险。他们希望一个有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实践上，不过是建立一些人所熟知的自由主义的工人“自助”团体。

如果说，社会主义生产同劳动的完全自由不相容，即不允许要在什么时候劳动就在什么时候劳动，要在什么地方劳动就在什么地方劳动，要怎样劳动就怎样劳动，那是正确的。然而，多数人在一起进行的任何一种有计划共同劳动，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即不管它采取资本主义形式，还是采取公共的组织形式，都与工人的这种劳动自由不能相容。劳动自由只有在小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即使在小生产中，它也有一定的限度。即使在小生产不受一切限制性规定，比如强制轮作，行会限制等等束缚的地方，个体劳动者仍然要受自然或社会的影响。举例来说，农民要受气候影响，手工业者要受市场情况影响等等。虽然如此，小生产毕竟有可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劳动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小生产的理想，而且是它的最革命的理想。只有眼光狭隘、视野超不出小生产范围的小资产阶级才能抱有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在一百年以前法国大革命时期，还在经济方面有它的充分根据。今天，它已失去了一切支柱，只有在看不到从那时以来发生的经济变革的人的脑袋中才能出现。

劳动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同小生产一道灭亡。消灭劳动自由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大工业的不可遏止的发展。恰恰是最常谈必须劳动自由的人（即资本家），却在加速消灭劳动自由方面最卖力气。

不仅工厂劳动已经没有自由，就是其他一切劳动（个人在这些劳动中仅仅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而发生作用），也是没有自由的。对于在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中制造商品的个别部分劳动者说来，以及对于不是作为自负其责的个人，而是作为机关团体的职员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说来，也不存在劳动自由。医院的医师，学校的教师，铁路的职员和新闻记者都没有劳动自由。他们都受一定的规章制度束缚，必须在指定的工作地点和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并受其他限制。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人类的精神活动方面，也像在人类的其他活动方面一样，大生产排挤着小生产，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脑力劳动者也日益失去劳动自由。

不错，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占有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工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今天，如果一个企业的工作对工人不合适，他有完全自由到另一个企业去寻找工作；他可以改行，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由一个人统一掌握，所以只有一个唯一的“雇主”，不可能由他这里转到另一个地方去。

就这方面来说，今天的工资劳动者，确比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自由，但是这不能叫做劳动自由。尽管今天的工人经常由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可是不论在哪一个工厂，他得不到劳动自由。在任何地方，对工人的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是技术上的必要条件。

可见，工人害怕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失去的自由，并不是劳动自由，而是自己选择雇主的自由。在今天，这种自由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凡是在某个垄断企业工作过或正在那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它是

工人的一种保障。但是，就是連这一自由也日益使人怀疑了。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的失业人数增加，使空閑的工作位置大大少于找寻工作的人的人数。一般說来，失业者好歹找到工作后，都一定十分快乐。此外，生产資料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結果，每个企业的工人又都重新处于同一个雇主的管理之下，或至少使他們服从于同样的劳动条件。

被我們的敌人宣布为仇視文化和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的可恶意图的，乃是現代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其他許多方面发生作用，也在这里发生作用。

也像使工人失去在工作时的自由一样，使工人失去选择劳动条件自由的，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经济的发展。社会民主党不想阻止这种发展，当然，它也不可能阻止这种发展；但是，也像我們在其他方面所看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可以使这种发展具有一种与原来不同的对工人較有利的形式。它不能使工人不隶属于他在其中只是一个齿輪的整个经济机构，但是，它却能使工人不再隶属于利益与他們相反的資本家，使工人隶属于由他們自己构成的社会，即隶属于由利害一致、权利平等的同志构成的社会。

一个自由主义的辯护士或文人，可能会认为这种隶属关系是忍受不了的，但对現代的无产者說来，它却不是忍受不了的；我們只要观察一下工会运动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工会組織使人看到了我們的敌人一再污蔑的“社会主义的强制国家的暴政”的雛形。在工会組織中，每个人的工作条件，也都有严格和精确的規定，可是其中的成員，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感到对他的人身自由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如果說，有人认为必須经常借助武装力量和流血手段，来反对这种“恐怖主义”，以保卫劳动自由，那决不是工人，而是工人的剝削者。可怜的自由呀，除了奴隶主以外，再沒有別人保卫它了！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的不自由，不仅要失去它的压制性质，反而要成为人类至今所能达到的最高自由的基础。

这似乎有些矛盾，这只是表面上看来的矛盾。

在大工业出现以前，生产和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简单说来，就是营生劳动，用去了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这种劳动要求全力紧张工作，即要求心身两方面鼓起全力。不仅猎人和渔夫如此，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是这样。因为，生产者生活，几乎全部是在他的营生劳动中度过的。劳动锻炼了他们的肌肉和神经，使他的头脑富于发明和求知欲。但是，分工越向前发展，就必然使生产者越向单方面发展。他们的能力已经不再用于各个不同方面，它停止发展了。生产者在一定时刻埋头于部分工作，他失去了理解周围现象的整体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那些不从事营生劳动的人，才能使体力和智力得到和谐而全面的发展，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相互联系的问题作深入研究，进行哲理的思维，即为最高真理本身而探求最高真理。可是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唯有靠着把营生劳动转嫁给别人，靠着剥削别人，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

历史上最理想的哲理世界，一个唯一由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组成的社会，就是雅典的贵族社会，即雅典的占有奴隶的地主社会。

在雅典的贵族看来，劳动——不仅是奴隶的劳动，而且也有自由的劳动——是一种下贱的事情，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苏格拉底〔26〕的话，决不夸张。他说：“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没有文化，只是由于无暇，因为无暇，就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只学习自己工作所需要的东西，知识本身对他们说来没有任何吸引力。比如说，他们学习算术，只是为了做买卖之用，而不是为了理解数的性质。他们没有能力探求任何高深的知识。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说，

同掙錢比較起來，榮譽和科學帶來的快樂，沒有任何價值。即使鐵匠、木匠和鞋匠精通自己的行業，也大多數具有奴隸根性。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真、美、善。”

自那時起，經濟發展大踏步向前，分工達到了令人難于置信的程度，而商品生產的優勢，又使許多剝削者和有教養的人下降到贏利者的行列中去。現在，甚至有錢的人，也同手工業者和農民一樣，完全投身于他們的實業活動。他們的集會場所，不再是專科學校和學院，而是交易所和市場。他們埋頭從事的投機，與真理和正義的觀念風馬牛不相及，而唯羊毛，威士忌酒，俄國公債和葡萄牙的息票是問。他們的精力完全消耗在這些投機活動上面了。在作完這種“勞動”之後，他們除了從事最庸俗的享樂以外，再也沒有精力和興趣去從事其他任何工作了。

我們已經看到了，對於有教養的人來說，學問變成了商品。他們也沒有時間和推動力忘我地探求真理和追求理想。每個人都埋頭于自己的專業，認為把一分鐘的時間花在研究不能獲利的某種學問上面都是損失。因此，現在有人主張中等學校取消希臘語和拉丁語課程。取消這兩門課程的理由，與其說是出自教育學上的考慮，不如說是企圖叫青年只學習他們將可能“用得上”的東西，即學習將來能夠變錢的東西。

甚至從事科學工作和藝術活動的人，也失去了關於整體的一切觀念以及追求全面而和諧的發展的任何志向。到處都是片面的專業化。科學和藝術降低到手工業的水平。蘇格拉底對於手工業者的活動所說的那一番話，也完全適用於科學和藝術。哲學思想瀕于死亡，至少在上述階級里是這樣。

但是，在這同時，產生了一種新的勞動和一個新的階級，即使用機器的勞動和無產階級。

機器使勞動失去了一切精神內容。使用機器的工人，不再需

要思考和熟慮，他的工作只是被动地服从于机器。机器指揮工人工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

对于使用机器的劳动所說的这一些話，也适用于工場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劳动，不过一般說来，适用的程度較小。把制造一件完整物品的手工业者的劳动，分成許多部分，而其中的每一項工作，通过一道或数道十分簡單的工序，只能制造出完整物品的一部分。手工业者劳动的这种分割，是机器生产的准备阶段，也就是机器生产的序幕，这是众所周知的。

工作的单調和思想的缺乏，給无产阶级带来的第一个結果，就是他們的心灵显得迟鈍。

但是，紧接着而来的另一个結果，則是他們产生了起来反对劳动時間过长的憤慨情緒。对他們說来，劳动与生活已经是两件事情。对他們說来，只有在劳动結束之后，生活才开始。对劳动和生活还形成一体的工人說来，劳动自由可能等于生活自由。但是，对于只有在不工作时才有生活的工人說来，唯有摆脱劳动之后才能享受生活自由。当然，这类工人实现不了摆脱一切劳动的願望，因为劳动是生活的先决条件。可是，他們必然会設法限制他們的劳动時間，以便有時間来生活。

現代无产者为縮短劳动時間而斗争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就在这里；而旧制度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无法理解这种斗争的。这一斗争的目的，不在于取得一点点经济利益，不在于增加工資，不在于减少失业人数。虽然这一斗争也有这些目的，但在基本上它是为生活而斗争。

然而，从使用机器的劳动夺去了劳动的精神內容这一事实，又产生了第三个后果。这就是无阶级的精神力量，也像其他生产者的这种力量一样，并没有被生产活动消耗殆尽；在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他們的精神力量是閑着的。因此，无产者在工作時間以外



进行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渴望，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渴望求知是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之一。其他一切阶级尽量把自己的余暇毫无意义地消磨掉，而无产阶级则真心诚意地渴求知识。只有那些有机会同无产者在一起工作的人，才能充分理解无产者的这种追求知识和教育的渴望的强烈。但是，如果一个局外人，拿工人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同其他社会阶层爱读的书刊比较一下，他也不难看出这种渴望的强烈。

而且这种求知欲完全没有自私的动机。知识并不能帮助使用机器的工人增加收入。他们是为了真理而探求真理，而不是为了任何物质利益。因此，他们并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别的狭隘范围内；他们的视野面向整体；他们希望理解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最困难的问题，最能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非常喜欢研究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以致要想把他们从云雾中拖回到大地上来，往往是很困难的。

一个人成为哲学家，不在于占有知识，而在于追求知识。雅典贵族的光辉灿烂的思想家的哲学精神，恰恰就在被人轻视的无知的无产者中间复兴起来。但是，这种精神的自由发展，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要知道，无产者没有钱学习，没有人指导他们去学习系统的知识，他们受尽无计划的自学所有的一切意外和困难，尤其是没有充分的余暇！对无产者说来，科学和艺术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圣地；他们力图占领它，可是打不进去。

只有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才能为无产阶级开辟享受教育的一切源泉。只有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才有可能减少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使工人有获得充分知识的必要的余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求知欲；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使这一欲望得到满足。

给人类带来生活自由，艺术活动自由，科学活动自由和最高尚

享受自由的，不是劳动自由，而是劳动解放。这种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施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成为可能。

迄今为止只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的那种作为少数高等贵族特权的幸福而和谐的知识，将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共同财产。少数高等贵族依靠奴隶获得的东西，一切文明民族将依靠机器来取得。它们将因生产劳动的解放而受到上升的影响，而丝毫不会受到奴隶经济迫使雅典贵族终于颓废而引起的那种卑躬屈节的影响。正如现代的科学手段和艺术手段，远远地超过了两千年以前，现代的文明世界大大地胜过小小的希腊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的崇高和物质福利方面，将凌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光辉灿烂的社会。

能够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这一美丽理想而奋斗的人，幸福无疆！

## 第五章 階級斗争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有产階級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总則部分最后几段写道：

“这种社会变革不仅意味着无产階級的解放，而且意味着在現狀下受尽苦难的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工人階級的事业。因为其他一切階級，尽管它們的利益互相冲突，但是它們都是站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并以維持現代社会基础为共同目标。

工人階級反对資本主义剝削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政治斗争。工人階級沒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进行它的经济斗争和发展它的经济組織。它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把生产資料轉化为公有。

使工人階級的这种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使它統一起来，并为它指出自然而必然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在存在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工人階級的利益都是一致的。随着国际往来和为世界市場而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每个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日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所以，工人階級的解放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同样参加的事业。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并宣布自己同其余一切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为新的階級特权和优越地位而奋斗，而是为消灭階級統治和階級本身、为不分性別和血統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与平等义务而奋斗。从这些观点出发，党在現代社会

中不仅反对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反对任何一种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党派，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的。”

第一段的头几句话，大概不必解释了。我们早已经详细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符合一无所有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也符合有产者和剥削者的利益<sup>①</sup>。要知道，他们也备受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那些矛盾的折磨。他们有些人由于游手好闲而没落，另一些人则把一切精力消耗在永无休止的利润追逐当中。他们所有的人都彷徨在濒于破产以及堕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危险之中。

然而，毫无疑问，大多数的有产者和剥削者不仅对社会主义抱着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而且怀着猛烈的敌意反对社会主义。

这是不是单纯由于缺乏知识和见解而造成的呢？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们当中，主要的人物恰恰是那些在政府中、社会中和科学界所占的地位能够最快地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人。

现代社会的状况是如此令人髮指，以致凡是愿意认真地从政治或科学方面考察这种状况的人，都不敢再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的根据了。相反地，所有非社会主义政党中头脑清醒的人士都

---

① 联系到考茨基的这个论点，应当想一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本第二版序言》（1892年）里写的一段话。“……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大力强调：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那么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进行社会革命。”（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版第22—23页）——俄文版编者

承认,这种批判包含有“真理的顆粒”;其中有些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只有在社会不是经过突然变化或突然改进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他們的意見,只要这些政党中的某个政党赶快实现自己的纲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极其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决定性关头,甚至非社会主义政党中的那些最能理解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也仿效这种办法,借助于不彻底的邏輯,避而不从这种批評中作出結論。可是,我們知道,从社会主义者的批評中得出結論,却是必要的。

产生这种奇怪現象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虽然有产者的某些不可低估的利益反对生产資料私有制,但是他們更切身的、为他們所了解的其他一些利益却要求保卫生产資料私有制。

当然,这首先与富人有关。他們不能从废除生产資料私有制直接得到任何好处。就算废除生产資料私有制会对整个社会带来有利的后果,而且这种后果对他們也有好处,可是这毕竟要在遙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相反地,废除生产資料私有制給他們带来的不利,是早就可以清晰看到的。他們必然失去自己的权力和荣誉,根据社会革命进行的情况,有些人也許会牺牲自己的安乐和荣华。

对有产階級的下层,特别是对他們中間本身就是被剝削者的那些人,即对小手工业者、农民等來說,情况就不同了。他們没有什么权力和荣誉可損失的;至于福利問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会給他們带来好处。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他們的眼界必須高出自己所属的那个階級的观点。小資产者或小农民根据自己的痛苦的经验体会到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可是他們的狹隘观点,却使他們不能理解这种生产方式,至于对現代的社会主义,就更不能理解了。然而,有一点他們确实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生产資料私有制对于他的经营方式是必要的。

只要手工业者仍然感到自己是手工业者，小农民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农民，小商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商人；只要他們的阶级意识依然很强烈，他們就要死抱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肯抛弃，而且不管他們的生活怎样坏，仍然不会理解社会主义。

我們在前一章已经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如何紧紧地把小资产者和农民束縛在他們的落后的经营上面，甚至当这种经营已经不能保证他們好歹度日，而去从事雇佣劳动却能保证他們改善境况的时候，他們也不肯放弃这种经营。

由此可見，私有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把一切有产阶级都束縛在現代的生产方式上面，甚至把那些身受剝削而他們的财产不过是“私有制”的辛酸諷刺的人，也束縛在这上面了。

在小资产者和农民中間，只有那些对于本阶级的继续存在感到絕望并且再也不能怀疑他們据以为生的生产形式注定要灭亡的人，才会理解社会主义的学說。但是，由于他們的生活条件而必然形成的无知和眼光狭小极其严重地妨碍着他們认识到他們的阶级地位已经完全沒有希望。生活貧困和对可能使他們免于貧困的方法的狂热追求，使他們很容易成了夸夸其談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冠冕堂皇的諾言的一切蠱惑分子的战利品。

有产者中比較站得高的阶层，文化水平較高，眼光比較远大。許多有教养的人士，还保留着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統治的革命斗争时代，即启蒙时代的旧的理想主义的残余。但是，由于受到这种残余的引誘而去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进而实现这种思想的资产者，是可悲的！他們必須赶快选择：或是放弃自己的观点，或是切断直到今天不仅束縛他們、甚至支持他們的一切社会紐带。只有少数人具有走到这个分岔路口所必要的充分勇气和独立精神，而在他們当中，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有足够的力量坚决地切断同本阶级的联系。但是，甚至这少数中的少数人，到

今天为止一般都很快地消沉下去；感到自己“年轻时过于热情”，而终于“明哲保身”起来了。

在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中，只有资产阶级的理想家一般说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对大多数这些对社会关系及由此所引起的问题有较深刻理解的理想家说来，他们的这种理解，只不过使他们徒劳无益地把他们的精力耗尽于寻求所谓“和平”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上面罢了。这种解决方案，目的在于把他们所有的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知识的要求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调和起来。然而，他们这种企图，正像寻找潮湿的火，或寻找燃烧的水一样，毕竟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些资产阶级理想家，不仅有必要的理论上的见解，而且至少和资产阶级割断了内部的联系，同时又有勇气和力量去切断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外在联系。只有这些人才能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寄过多期望于有产阶级。社会主义可能把这个阶级的个别成员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然而这仅限于他们当中那些按其思想意识已经不属于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与之有联系的那个阶级的人。他们始终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除非是在革命时期，天秤上将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方面。在这个时候，有产阶级的队伍中才真正会开始绝望的逃跑。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大军的唯一丰富的补充来源，并不是还有什么东西（虽然非常少）可以失去的阶级，而是那“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阶级。

## 第二节 佣人和僕人

但是，社会民主党决不认为一切贫苦阶层，都是补充自己的拥护者的良好泉源。

当然，我們不可能在这里叙述无产阶级的自然发展史。这方面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已在第二章叙述无产阶级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的作用时說过了。这里，我們只想作几点补充說明，而这对于闡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必要的。

我們知道，尽管庸人們慣用的格言，即穷人似乎永远存在，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必須承认貧困和商品生产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不錯，在最初的时候，貧困通常只是个別的现象。例如，在中世紀，沒有为自己营生所必需的生产資料的人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为数极少的穷人当中，大多数人仍然很容易在有錢人的家里找到充当助手、雇农、帮工和佣僕等工作。他們大部分是年轻人，希望将来独立经营和建立自己的家园。不管怎样，他們必須和家庭的主人或其主妇一起工作，和他們共同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由于他們是有产者家庭的成員，所以他們完全不是无产者；他們感到自己同这个家庭的财产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家庭的兴衰都要影响到他們。这种现象，在至今还保存着这类家长制关系的偏僻地区，仍然可以見到。在这种地方，佣工成了自己主人家庭的成員，尽管他們沒有财产，他們却維護着私有财产，所以，在这里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土壤。手工业中的帮工，也处于这种地位。（参看第二章）

除了雇农和帮工之外，又出現一类特殊的僕人。有一部分穷人，在大的剝削者的家庭里找到工作。在中世紀和近代初期，这些大的剝削者主要是貴族、諸侯、高級僧侶和富商。穷人到这些人的家庭里来服务，不是为了帮助他們劳动，而是作为他們的佣兵或奴僕来保卫他們和侍候他們。这里，同劳共食这种家长制关系，已经消失了。所以由这种关系产生出来的主人和佣人之間的連帶关系，也不存在了。但是，在主人和僕人之間，出現了另一种連帶关系。凡



是在僕人数目很多的家庭里，僕人中間就有地位上的差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期望提升，加薪，增权和沽名。这一切完全以主人的好恶为轉移。僕人越会迎合主人，越能俯首听命，越能在这方面比其他僕人表现得突出，他的前途就越有希望。由此可知，受宠的僕人感到自己与主人有連帶关系，可是，对自己的同事則心怀敌意。但是，在主人和僕人之間，还形成另一种連帶关系。这就是：主人的收入越多，他的势力越大，荣誉越高，他的僕人由此得到的残羹剩飯也就越多。对于那些专供显示荣华或“排場”的僕人，尤其是如此。这类僕人的使命就是炫耀主人如何富有，使主人尽快地和尽情地揮霍金錢，勇敢而“忠实地”为主人的一切恶劣行为和罪恶勾当服务。因此，在对待被剝削者和被压迫者上，僕人感到自己同剝削者和压迫者有密切的連帶关系，甚至往往以比主人还残酷的手段对待他們。要知道，一个主人，如果他还稍微有一点头脑，他是不会杀死給他孵金蛋的母鸡的。保护这样的母鸡，不仅可以为他自己，而且也可以为他的后代带来好处。但是，僕人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一般人非常憎恨奴僕，这是不足为奇的。他們对上阿諛奉承，对下残暴无情，已被人編成諺語。人們把“奴才天性”看成最下賤的品质的总称。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影响着下层出身的穷人的性格，而且也影响着上层出身的穷人或者略有資財的人的性格。例如为寻求自己的幸运而到王公的府邸充当随从的沒落的小貴族这类比較高級的奴僕，也有这种性格。①

① 勒薩日[27]在他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这是一本描写僕人的自然发展史的经典著作）中，极其有趣地为我们指出：奴僕和王公府邸中的随从之間彼此极为相似。另一方面，奴僕和流氓无产階級甚为接近。吉尔·布拉斯从奴僕和流氓的最下等地位爬到西班牙宫廷首相的秘书和宠臣的地位，絲毫沒有改变他的本性。——考茨基

順便提一下，我們这里只是就下級僕人說的。因此尽管同小貴族出身的僕人作比較很有意思，可是我們不应当再继续比較了（其实他們类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要把比較进行到底并不困难）。在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弄清楚：尽管僕人属于穷苦階級，为什么他們不能成为补充社会主义拥护者的良好的源泉。相反地，他們倒是現代社会的支柱。

剝削的加强，每年創造的剩余价值量的增加以及为这种增加的结果的奢华的加甚，都促使奴僕人数增加。就是說，这种情况有助于一个沒有财产但对社会主义运动說来却不是可靠的补充源泉的阶层的成长。但是，社会发展还算有幸，变相的軍事奴僕——雇佣兵，自从法国革命开始实行軍事改革以后，即自雇佣軍队被普遍兵役制所建立的軍队代替以后，大大衰落了。当然，雇佣兵还没有完全废除。直到今天，“武装的人民”远沒有成为民主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現代軍队仍然保存着雇佣兵的残余。

尽管奢华不断加甚，但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压制着这种特殊僕人和各种普通佣人的增加。这种趋势就是过时的家庭形式不断解体和分工日益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把各种家务劳动和服侍私人的劳动变为專門的独立的职业，比如出現了理髮、司厨、赶車和信差等职业。誠然，这些从佣僕工作中分离出来的职业，还长期保留着自己的前身的特點，但也逐漸地具有产业工資劳动者階級的特性和养成这个階級的观点。

### 第三节 流氓无产阶级

尽管为了经营管理或奢侈生活而使用的僕人数目很大，尽管帮工和佣兵的人数很多，可是这些职业通常仍不能把所有的穷人都吸收进去。穷人中沒有劳动能力的人——小孩、老人、病人和残

廢者，当然不能依靠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种来維持生活。我們已經說过，在近代的初期，还有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应当加在这里面。这批人主要是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驅逐出来或因不堪虐待而逃走的农民。他們的人数之多，使得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淪落到与沒有劳动能力的人相等的地位。他們什么东西也沒剩下，只好去求乞、行窃或卖淫。他們不得不在餓死和不顾一切关于廉耻、荣誉和自尊的传统观念之間进行抉择。为了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他們顾了自己的迫切需要，就顾不得自己的名誉。这种情况必然发生极其墮落和腐化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腐化作用，还因为失业的貧民成为社会的最大負担而一直在增强，他們不但不为社会所需要，相反地，把他們消灭掉，还可以使社会解除这个不必要的負担。然而，任何一个阶级，只要它成了累贅，在社会上沒有任何必要的职能，就必定墮落。这种情况，不論是对上层阶级还是对下层阶级，都是一样的。

这些乞丐們即使用自己騙自己的办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他們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他們根本想不出他們的阶级曾經对社会有过什么功劳；他們也沒有力量迫使社会供养自己的寄生生活。

人們不过是容忍他們罢了，所以恭順就成了乞丐的首要天职，同时又被人們看成是穷人的最高美德。也同奴僕一样，这种无产者对有权势的人卑躬屈节，而对現存的社会制度毫不表示反对。相反地，他們依靠富人食桌上抛下来的残羹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們怎么会想消灭富人呢！他們本身不受人剝削。然而工人所受的剝削越重，富人的收入越多，富人越慷慨，乞丐也就越有希望从富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同奴僕一样，他們也参与分享剝削的果实。既然如此，怎么能要他們去反对剝削呢？在德国，在宗教改革〔28〕初期，天主教会由于以前剝削社会的各阶级，深为这些阶级憎恶，但是这一类的无产者却继续尽忠于教会，因为他們从教会得

到的施舍多于从吝啬的市民或破产的农民那里得到的施舍。

这一类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还从来没有自愿地反对过剥削。但是，他们也同变相的军事奴僕——雇佣军队一样，当然不是剥削制度的支柱。他们胆小怕事、毫无原则，一旦给他们施舍的人失去财势，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人，而不管他们死活。这类无产者也从未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但是每逢社会动乱，他们却从来没有放过混水摸鱼的机会。有时他们也会帮同对行将灭亡的统治阶级加以最后的打击。一般说来，在革命时期，他们专门乘机掠夺，败坏革命，而到后来，一有适当时机就背叛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日益扩充他们的队伍。特别是在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

有一部分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在性格和观点方面也非常接近流氓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极端贫困，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一点信心，可是仍然企图依赖上层阶级的布施来勉强维持外表。

#### 第四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即大工业，也非常乐意从上述这些阶层中汲取自己所需的劳动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所需要的不是受过训练的工人，而是善于忍受和不会反抗的工人，它使这些工人毫无意志地变成现代工厂中大机器的组成部分，这种大机器，只有当它的无数齿轮中每一个都能精确地不断地按规定转动的时候，才能正常地工作。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使用的基本工人群众，主要来自地位与流氓无产阶级接近的各劳动阶层，而且有一部分来自流氓无产阶级本身，所以这些阶层甘心忍受的待遇，一般就成了资本家打算给予一切工人的待遇的标准。至于劳动，资产阶级

的经济学家和道德家非常喜欢談論它的教化作用,然而,对于无产者來說,劳动本身首先是使他們进一步堕落的根源,而不是使他們上升的根源。由于工人无力反抗,使資本家能够将劳动時間极度延长下去。我們在第二章已经說过,在資本主义大工业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极多的。如果不对資本加以强迫,它是不会給予无产者以过私人生活和受教育所需的時間的。凡是資本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方,它就把劳动時間延长到工人筋疲力尽为止。即使在劳动和睡眠之間还有一点余暇時間,也完全被工人用去作短暫的享乐,或沉溺于酒色,使得对自己所处的貧困境遇的认识日漸消失。男女共同劳动,成人和儿童共同劳动,在乐观的、自由自在的和有义务观念的人們中間,本来可以成为高尚的精神鼓舞和对这些人施行道德上的教化的源泉。但是,在資本主义工厂中,由于工厂的敗坏道德和使人堕落的作用,这种共同劳动反而使道德敗坏的危险更加增大,使无产阶级的堕落更加迅速了。

在資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阶级相差无几,这是不足为奇的。无产者如何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深深地陷入犯罪、酗酒、頹废和堕落的泥沼,从恩格斯向我們作的关于十九世紀最初几十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经典叙述中<sup>①</sup>,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 第五节 工資无产阶级的增长

当时,“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同极端堕落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意义。現在也还有人抱着这种看法,而在这些人中間,甚至还有人自命为“先进”人物。但是,在劳动无产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还在外

---

<sup>①</sup> 这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譯者),于1845年首次出版。以后在德国再版多次。——考茨基

表上保存着許多共同点的时候,两者之間就已形成了一条鴻沟。

不論流氓无产階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作为大量的現象出現,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現代的伦敦或柏林的流氓无产階級,同古代羅馬的流氓无产階級并无不同。相反地,現代的劳动无产階級却是世界史上从未見过的完全独特的現象。

首先,在流氓无产階級和資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无产階級之間有极大的根本差异:前者是寄生虫,后者是社会的根基之一,同时这个根基不仅日益成为社会汲取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工人无产者尽管沒有財產,可是他們决不是依靠施舍維持生活的乞丐。他們不仅不靠社会供养,反而用自己的劳动維持社会。不錯,在資本主义生产的初期,工人无产者还感到自己是被救济的穷人,并把剝削他們的資本家看成是給了他們以工作,从而給了他們以面包的恩人,看成养育他們的人,他們的僱主。这种“宗法”关系当然非常适合于資本家的心意。就是在今天,資本家付給工人以工資,不单要求工人完成規定的工作,而且还要求他俯首帖耳和表示感恩。

但是,如果不使初期的这种美好的宗法关系消灭,資本主义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不管工人如何卑躬屈膝,他們早晚会发现:正是他們养活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家养活他們。当他們照旧貧困不堪,而有时比以前更加貧困的时候,資本家却越来越富有。而当他們請求工厂主这个假家长給他們以更多面包的时候,他們得到的却只是一块石头。

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者和僕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們不是依靠剝削者的剝削所得生活;他們同家庭僱人和手工业帮工(参看第二章)的不同,在于他們不是跟剝削者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因此,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私人关系,對他們說来是不存在的。他們住在残破不堪的貧民窟里,却為他們的剝削者修建华丽的宮殿。

他們忍飢挨餓，以便剝削者大吃大喝。他們尽力劳动，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以便給剝削者及其嘍罗們創造着消磨空閑時間的手段。

这种对立，与資本主义以前时期的富人和“小人物”即穷人之間的对立相比，性质完全不同。旧时代的穷人羡慕富人，他們用惊叹的眼光仰望富人，把他們当作自己的理想。他們希望自己也成为富翁，也成为这样的剝削者。他們也不会产生消灭剝削的思想。工人无产者却不羡慕富人，不希望得到富人的地位；他們憎恨和鄙視富人，憎恨富人是剝削者，鄙視富人不劳而获。最初，他們只憎恨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資本家，不久以后就开始明白所有的資本家都完全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們的，于是，他們的最初的私人憎恨，就发展成为对全体資本家階級的有意识的敌視。

对剝削者的这种敌視，是劳动无产階級的最早的特征之一。階級仇恨决不是社会主义宣传的結果，这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宣传对工人階級发生影响以前很久。僕人、家庭佣人和手工业帮工是不可能具有这种高度的階級仇恨的。在从事这些职业的成員和其“主人”之間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仇恨是不可能在他们中間成长起来的。当然，在这些职业中，工資劳动者和企业主(或业主)之間也有不少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往往以和解而結束。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会对企业主怀着最激烈的敌意，然而絲毫不会因此而破坏生产；企业主甚至可能不会觉察出这种敌意。

最初，这种仇恨情緒只是畏畏縮縮地在个别情况下表露出来。但是，如果說等到无产者終于明白工厂主給他們以工作完全不是出自高尚的目的，需要相当時間，那末，等到他們拿出勇气同自己的“主人”进行公开的斗争，就需要更长的時間了。

流氓无产者深感自己无用，又沒有任何物质保证，所以他們既胆小又馴服。最初，工人无产階級也保存着这种品质，因为他們是来自流氓无产階級以及与其接近的各阶层的。不錯，工人无产阶

級是体会到所有那些加在他們身上的凌辱的，但是他們只是暗中加以反抗——在衣袋中握紧拳头。然而一些更有毅力、更热情的人的憤怒情緒，还表現在偷偷的犯罪行为上。

只有当我們所談到的工資劳动者这几个阶层都认识到他們的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时候，他們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滋长出反抗精神来。休戚相关、團結一致的情感一旦发生，无产階級就开始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同时，劳动无产階級也开始脫出流氓无产階級的泥潭了。

資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条件，就向无产者指出了紧密團結一致的必要，个人服从整体的必要。在旧时的手工业中，每一个人独自生产一个完整的物品，而在資本主义大工业中，一切都建立在共同劳动上面，即建立在协作上面。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如果没有伙伴的帮助，就不能有絲毫作为。但是，如果他們團結一致，按照計劃从事劳动，他們当中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两倍。可見，劳动本身就使他們体会到團結的力量，使他們养成了一种自觉而愉快地遵守紀律的习惯。这种紀律既是协同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又是在資本主义生产下无产階級为反对剝削而进行各种有效斗争的前提条件。可見，資本主义生产本身教育着无产階級，使他們认识到資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准备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

对于唤起无产階級的團結情感說来，劳动条件的一致，也許比协作发生着更为有力的作用。在中世紀的行会中，国际主义已見端倪，不过当时各种行业还是严格分开的。我們曾說过，在奴僕之中，也有等級之分。但是，在現代工厂中，一般而言，工人之間沒有任何等級之別，沒有任何地位的不同。无产階級要想升上較高的地位，一般是不可能的，何况高級职位极少，以致大多数工人对此連想都不敢想。只有极少数的工人才会受到这种肥缺的引誘而腐



化下去。对于絕大多数工人來說，劳动条件是完全相同的，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可能单独地仅仅为自己而改善这些条件，他只有通过全体工人、即他的全体劳动伙伴的境况的改善，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不錯，工厂主企图在工人中間散播糾紛的种子，故意地造成劳动条件的不相一致。但是，現代大工业促成一致的作用甚为有力，以致要采用計件工資、奖励制度之类的办法才得以长期麻痹工人，使他們意识不到利益的一致。资本主义生产越继续維持下去，无产阶级的团結也就越紧密、越巩固，也越是成为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在这方面，劳动无产阶级和奴僕有多大不同，我們只須指出前面就奴僕所談到的各点情况，就可以明白。在这方面，农业中的农奴和手工业中的帮工，远远不如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无产阶级。

手工业中的帮工的团結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停止了。无产阶级的团結，則远远超过这一点。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工人的团結，并不限于在同一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手工业的帮工，也同无产阶级一样，逐渐体会到劳动者到处都会碰到相同的敌人，到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资产阶级还固守小城市和小国家的分散状态的时代，手工业帮工就已经組織起包括整个国家的全国性机构。現代的无产阶级，不論在感情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完全是国际性的。在国与国之間的最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在統治阶级展开疯狂的軍备竞赛的条件下，全世界无产者团結起来了。

我們从手工业帮工那里就已发现国际性組織的萌芽；他們发现自己能够踰越国家的界限。可是，他們沒有能够踰越职业的界限。德国的制帽匠或銅匠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可以得到瑞典或瑞士的同行的礼遇。但是，他却受到本国，甚至本乡的鞋匠或木匠的冷淡。手工业中的行业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学徒在沒有成为帮工以前，要一連学习許多年，而且得終生忠实地守住自己的本业。他

个人的幸福也取决于手工业的繁荣和壮大。如果说帮工对本业的行东怀有敌意，那末，他对其他手工业的行东和帮工所怀的敌意也不小。在手工业全盛时期，各种手工业的帮工组织之间就有过激烈的斗争和敌对行为。

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把各种各类的行业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在同一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大部分是各种行业的工人共同协作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完全消除生产中的行业观念的趋势。机器把以前劳动者所需的数年学习时间缩短为几个星期、甚至几天。机器使每一个工人能够由一个工序转到另一个工序而没有特别困难。机器甚至往往使工人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变成无用，把他们抛到街头，迫使工人不得不另找工作。庸夫俗子们唯恐在“未来国家”中会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事实上，对今天的工人说来，这种选择职业的自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很容易地跨越过去手工业帮工所越不过的界限。因此，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一方面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又普及于整个工人阶级中间。

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有各种形式的雇佣劳动。同样地，工资劳动者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的斗争，也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不过，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工资劳动者才结合成一个阶级。他们完全体会到自己利害的一致，他们日益使自己的个人利益以及地方利益，甚至本行的特殊利益（只要还有这种利益），服从阶级的伟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工资劳动者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同时，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一斗争才有可能具有更高更远的目标，而不是单纯地限于消除当前的弊害，工人运动也才有可能变成革命运动。

“工人阶级”的概念日益扩大。这里所说的，首先是指大工业

中的无产階級。但是，随着产业資本在社会总資本中，甚至在資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企业中日益取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大工业中的无产階級的情感和思想方法，对全体工資劳动者也日益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掌握了資本主义的工場手工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并且，手工业越是失去它的最初的特性，越是和工場手工业接近，或越是淪落到受資本主义剝削的家庭工业的地步，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就会越迅速地掌握手工业中的劳动者。

城市中的非工业的劳动者，即在商业、运输业和旅店业（按德国职业統計术语來說，就是“住宿和休息”〔Beherbergung und Erquickung〕的行业）中从事工作的劳动者也逐漸加入工人階級的行列中来。其次，随着資本主义生产开始瓦解农业中旧的家长制经营形式，并使农业变成利用工資劳动者而不是利用作为主人的家庭成員的奴僕来从事生产的产业时，农业中的劳动者也逐漸体会到自己与其余的工資无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后，团結的情感开始打动生活沒有保障的独立手工业者，而在情况有利的时候，甚至会感染农民。于是，一切的劳动者階級日益汇合成一个单一的工人階級，这个階級的靈魂就是人数不断增加和经济意义不断增长的大工业无产階級。大工业无产階級所固有的友爱团結精神，共同的紀律和对資本家的敌視态度，日益在这个階級中間普及开来。同时，无产階級所固有的那种无厌的求知欲（这一点，我們在前一章末尾已经說过）也日益在他們中間增长起来。

于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生力量便在被輕視、被虐待和日益淪落的无产階級中間成长起来。旧的势力开始在它的面前发抖。也就是說，一个具有新的道德和新的哲学，人数日益增多，团結日益加强，经济意义日益增大，自觉性日益增强和眼界日益扩大的新階級，成长起来了。

## 第六节 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之间的斗争

无产阶级脱离屈辱的地位而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但这完全不是和平的从容不迫的发展过程。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使无产阶级日益淪落。无产阶级要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只有通过这种趋势及其代表人——资本家展开斗争，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新生，除非加强新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内部造成的反对力量和反对趋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因时间、地点和工业部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它决定于市场的情况，各企业间的相互竞争的程度，该工业部门的机器技术发展水平和资本家对其利害关系的认识水平等等。同样地，在无产者各阶层内部发展起来的反抗行动，也决定于各式各样的条件；决定于这些无产者的主要补充来源的各阶层人民的习惯和要求，在他们从事的工业部门中劳动所需要的熟练程度和体力情况，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普及程度，各部门中人数不等的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工人的觉悟程度，最后，决定于该劳动部门是使工人分散或孤立，还是使工人团结或集中的情况。

所有这些条件，因工业部门和工人阶层的不同而非常悬殊，并且由于技术和经济革命不断发生，而经常变化。遭受资本剥削和无产阶级化的新地区和新职业，每天都在增加；新的生产部门每天都在增加，原有的生产部门则在不断发生变革。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初期，或是在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不断有着新的阶层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在无产阶级内部，随着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的占上风而不断发生变动，一些阶层上升，另一些阶

层則下降。

但是,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說来,幸运的是,无产阶级的  
大多数阶层迟早都要进入上升趋势占绝对优势的时期。一旦这种  
趋势在这一阶层或那一阶层的无产者中間强大到足以喚起他們的  
自觉,喚起他們的阶级觉悟,对本阶层成員相互之間和他們与整个  
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觉悟,使他們认识到坚强的团结产生的力量;  
一旦这种趋势使他們认识到他們是经济发展上所不可少的,鼓起  
他們的自尊心;一旦这种趋势使他們确信工人阶级正在走向美好  
的未来;一旦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上升到这样的高度,那要再把他  
們拉回到墮落而愚蠢的人群中去,則是无比困难的。这一群墮落的  
人虽然也能产生憎恨,但是不能团结起来进行持久的斗争;他們对  
本身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醉生梦死,沒有从自己的苦难中养  
成愤怒的情感和反抗的愿望,而只是养成胆小怕事的俯首听命的  
恶习。一旦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扎下根来,几乎就无  
法把它鏟除了。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  
发生很大的作用,正如在某些衰落的家庭工业部門所見到的那样,  
只要这种压迫不使这一阶层灭绝,而仅使他們下降,則它就只能使  
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下降,而不能使他們在精神方面下降。在其他  
任何情况下,压迫只会引起反抗,而它的作用不会使人頹丧,反而  
只能使人更加坚强。压迫不能使更多的无产者淪为流氓,而只会  
使更多的无产者上升为殉难者。

### 第七节 慈善事业和劳动保护立法

如果无产阶级的每一阶层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那末在他們  
当中的大多数人身上,这一上升过程就要比实际上所有的开始  
得晚得多,而且进行得緩慢得多和痛苦得多。一切事情的开端,都有

其固有的困难。无产阶级中现在处于值得尊敬的地位的某些阶层，在他們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他們推进的泥潭中拔足上升的开端，也有这种困难，可是他們从来沒有在沒有外援的条件下克服过这种困难。无产阶级的这些阶层所得到的外援，来自地位比他們高的社会阶层，即一部分来自劳动无产阶级的上层，一部分来自有产阶级。

这后一类援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是具有某些意义的。

在中世紀，貧困的現象并不严重，以致公共的（主要是教会的）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不难把它对付过去。当时，貧困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即使有人对此加以注意，也只是出于劝人行善的想法。他們认为貧困是上帝的一种教育手段。如果貧困降在行为不端的人的头上，人們便把貧困看成是惩罚；如果貧困的牺牲者是虔信宗教的人，人們便把貧困看做一种考验，其目的是要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神。而对富人說来，貧困为他們开辟了练习行善的場所。这种行善，就像鍛练身体所必需的操练一样，是拯救他們的灵魂所必需的。

但是，当旧的封建农业因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开始瓦解的时候，当被剝夺土地的农民相率奔向城市、而城市开始“人口过剩”，城市中的失业和大量的貧困普遍起来的时候，这种新的、可怕而又危险的現象，才引起一切有思想和有情感的人注意。举办慈善事业这种中世紀的办法，已经不足以对付大量的貧困了。此外，宗教改革又消灭了一个最重要的施舍来源——天主教会的貧民救济。照顾所有的貧民，这对社会說来，越来越成为力所不能胜任的任务。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問題，即消灭貧困的問題。人們想出了解决这个問題的許多方法。这些方法，因发明者的見解和人格各异，而极不相同；从通过消灭穷人本身（比如把穷人处死或流放）〔29〕来

消除貧困的便利方法，直到经过周密考虑的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計劃。后一类計劃，得到有教养的人士极大的同情，而各国的統治者和政府賢达則只能理解“方便”方法。但是，无产者被斬首或被污辱的越多，貧民的人数也越多。

但是，貧困問題逐漸呈現出另一种面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現了，并开始日益广泛地传播，越来越在社会中占居統治地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便认为，消灭貧困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了。資本主义生产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消灭无产阶级就意味着資本主义生产无法进行。大量的貧困是資本主义的大量財富的基础；誰想使大量的貧困縮小，就等于侵犯財富。誰在今天想要消除劳动者被剝夺了財產的这种状况，誰就是在摧毀私有財產，也就是社会的顛复者和敌人。

不錯，某些资产阶级人士所怀的同情和恐怖，仍然对无产阶级有利。要知道，貧困对整个社会有危險，因为它在制造瘟疫和犯罪。貧困迫使一些头脑比較清晰和具有同情心的资产者为无产者做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沒有勇气又沒有力量同自己的阶级断絕关系的大多数资产者說来，問題已经不在于消灭无产阶级，而在于改善无产者的状况了。无产者应当是能够工作的人，而且应当是永远甘願效劳的无产者。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博爱)，也不会超出这个限度。

当然，在这个限度內，慈善事业是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現出来的。它的大多数方法，不是完全无用，就是至多只能使人得到暫时的慰借。

但是，这个概括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我指的是劳动立法。在十九世紀最初几十年，当資本主义的大工业（首先是紡织业）在英国发展起来，并带来它所能产生的一切可怕灾难的时候，一些眼光远大的慈善家开始确信：唯有一个方法才可以阻止大工

业的工人完全淪落，那就是国家实行劳动保护，最低限度对工人当中的最沒有自卫能力的阶层——女工和童工实行这种保护。

当时，经营大工业的资本家，还不像今天这样在有产阶级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产阶级中的非资本家即地主和小资产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限制大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其次，由于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就会使英国工业繁荣的基础——工人阶级趋于灭亡，也赞同这种限制，而且这种想法不能不使有产阶级中头脑比较清晰和能够看到长远利益的一切代表人物倾向于赞同劳动保护。最后，个别大资本家的个人利益，甚至也支持这种限制。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限制转嫁出去，并使生产适应于这种限制，而他们的力量较小的竞争对手，只是依靠对工人作最残酷剥削的办法勉强维持下去，如果实行劳动保护，这批小竞争者就得完全破产。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工人阶级本身展开了要求劳动保护的强大运动，第一批的、甚至十分小心谨慎的劳动保护立法以及后来对它的增补，也还是经过一番顽强斗争才取得的。

即使初期所获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无产阶级中那些由此受益的阶层来说，却是促使他们由糊涂状态中觉悟过来，以及在他們当中推动那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的趋势发生作用的动因。即使在还没有取得任何胜利以前，这个斗争本身也足以启发无产者，使他們知道自己是如何重要、如何必要的，他們所代表的力量多么强大。这个斗争已经把他們激发起来，唤醒了他們的自觉和自尊，粉碎了他們的絕望心情，并为他們提出了一个超越日常需要的长远目标。

在资产阶级也加以支持的提高工人阶级的手段当中，另一种手段就是开设国民学校。詳細研究这个问题，会使我們超出本书范围之外。学校确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不可低估它的意义。但是



为了使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这个手段毕竟不如彻底实施的劳动保护立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大工业越排挤其他的生产形式，或者改变后者的性质，也就越需要不断加强劳动保护，不仅需要把劳动保护立法推广到大工业的一切部门，而且也需要把它推广到手工业、家庭工业甚至农业中去。但是，随着工业资本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影响的增长，非资本家的有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地主也沾染了资本家的思想，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则由资产阶级的有远见的领导者，变成了决心维护资产阶级的一切眼前利益的僕从。

资本主义生产使从事这种生产的工人遭到可怕的蹂躏，以致只有最贪婪和最无耻的资本家及其伙伴才敢于拒绝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法定的劳动保护。至于超过这种狭小范围的比较广泛的劳动保护，比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在目前具有的意义，相当于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实行的十小时工作制的意义），今日在有产阶级中间只有少数人支持。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越办越缩手缩脚，越来越使工人走上为争取全面的劳动保护而独立斗争的道路。目前争取通过立法手续来缩短劳动时间而进行的斗争，已与英国在上一世纪为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而展开的斗争完全不同了。如果说现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赞成维持标准劳动日，但这也不是出诸仁爱之心，而只是因为他们的选民——工人迫使他们如此。为争取劳动保护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变成纯粹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争取实行劳动保护立法的斗争，比英国开始的晚得多，但一开始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无产阶级在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当中，不能再期望得到有阶级的支持了。无产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即首先依靠本阶级中最先具有斗争能力和斗争企求的人数众多的阶

层的力量。

## 第八节 工会运动

工資劳动者和剝削者之間的斗争，决不是新鮮的事情。在中世紀末叶，我們就已经在手工业中看到帮工和行东之間展开这种斗争了，因为行东在当时商品生产和世界交通发展的影响下，开始表现出資本主义的潮流和趋向。早在十五世紀，某些行东就已力图增加帮工的人数，以期自己可以不劳动，而依靠剝削帮工的劳动生活，或者至少把大部分工作推給帮工去做。行东越来越想延长劳动日，限制帮工的假日，甚至取消星期日休息。同时，一些有錢的行东极想在生活方面同帮工分离，而帮工也只得满足于粗茶淡飯的生活。以前的家属关系削弱了。最后，行会的行东开始禁止帮工升为行东，也就是說，如果不是行东的儿子或女婿，就很难上升为行东，而且往往根本不能成为行东。于是，帮工这一阶层不再是处于由学徒上升为行东的过渡阶段，而变成独立的阶层。

随着行东开始扮演資本家的角色，就必然出現如下的結果：他們和他們所雇用的劳动者之間的关系，也像后来資本主义的企业主和工資劳动者之間的对立那样，变成非常尖銳了。但是，帮工同大工业开始时期的备受压迫和苛待的无产者无法比較。准备反抗和展开斗争的帮工，不仅抵抗加諸他們身上的任何一种打击，而且力图給予对方以更加有力的打击。当时，城市的規模还小，每座城市的每一行业的帮工，人数也比較少。通常，一种行业都集中在一定的街区，所以帮工們能够容易团結起来。当然，劳动把帮工們彼此分离开来，因为一个行东至多雇用两名帮工，超过两名的时候极为少見。但是，劳动并不是帮工的全部生活內容。一年之中，假日很多，进行社交活动的要求当时在每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

下于劳动，而社交活动也确是把他們联合起来了。当时，小酒館成为他們的組織中心，即成为他們酝酿展开斗争的場所。凡是在生活上和行动上同他們不一致的人，都受到排斥。如果考虑到当时的行业彼此隔离的情况，那末，受到同行的这种排斥，对于帮工說来，就等于受到社会排斥。因此，一种行业的帮工团体——行会，都包括从事这种行业的全部帮工在內。当时几乎还不知道产业后备軍是什么。由于种种原因，一个行业要从其他行业中吸收工人也还不可能。因此，就对行东的关系而言，帮工处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这是毫不奇怪的。他們用的武器是罢工和抵制，而且被应用得极为广泛。当时热烈拥护行会制度的人，幻想中世紀的手工业能够复兴，他們以为中世紀的手工业复兴了，劳动者和他們的剝削者就能够和平共处。因此，如果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主要手工业中发生的罢工也像今天的罢工这样，随着当前工业的发展而日益頻繁和頑强起来，恐怕他們一定会怒髮冲冠吧！

只是日益强大的現代国家权力，才把帮工压制住了。压制劳动階級是国家权力对资产階級的最早的效劳，而且迄今仍为国家的一項主要任务。于是，限制工資（即規定最高工資）、禁止工資劳动者的一切組織、或者至少是用警察力量来压制这些組織的时代，便开始了。但是，国家也并不能把帮工完全压制住。帮工也像他們的敌人那样很清楚地知道，团結起来将产生何等的力量，而沒有組織就会怎样地沒有保障。所以，他們以英勇頑强的精神到处保卫自己的組織。凡是不能成立公开組織的地方，他們成立秘密組織。他們为此而受到残酷的惩罚和迫害，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破坏他們之間的联系。反对社会党人的法令〔30〕（不管这项法令本身多么残酷）加諸德国无产階級身上的迫害和痛苦，比起过去数世紀以至十九世紀中叶許多国家劳动者所受到的苦难，不过是儿戏而已。但是，他們最后仍然战胜了这一切迫害，而成为胜利者。

但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場手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人，却没有手工业帮工那么大的反抗力量。如上所述，在工場手工业中，制造一件成品所需的工序，是分配给许多劳动者承担的，其中的每个劳动者只需做一种或几种比较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了。因此，劳动者的学徒期限缩短了，女工和童工开始涌入工业部门。其次，在工場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工业城市聚集了庞大的劳动者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就不可能像中世纪小城市里的帮工那样，可以不通过任何劳动而能互相认识了。当然，手工业的帮工也因大城市的发展而受到一些痛苦，不过，这些痛苦并不那么严重，因为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他们的敌人——行东的人数也增加了，从而行东之间的纠纷也增加了。反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仅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同少数的企业主对立着，这些企业主却能容易互通声气。

此外，行会的限制也妨碍了古老城市中的工場手工业的发展。这些企业曾经不得不设在行会制度管辖地区之外，大部分设在农村地区。在这里，对劳动者容易加以监督，而劳动者得不到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任何支持，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在工場手工业中工作。最后，由于中世纪的许多假日被取消，劳动者的社交集会时间大大减少了，而这种集会是团结和由此而来的行动一致的手段。

诚然，工場手工业集合了许多工人群众，并迫使他们共同劳动，即实行协作。但是，对工人的团结可能发生影响的一些有利后果，有一部分被消除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人是由居民中的各个阶层招募来的，而且还因为在工場手工业中，各种工序的报酬特别悬殊。在这里，正如豪门的奴僕有等级之分一样，工人之间也被分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虽然工人属于哪一等级主要决定于他的生产活动的性质，而很少决定于他个人的机灵程度，从而这种等级不会使奴才根性在工人中间滋长起来，但是，它却使同一企业中的各个工人集团的利害关系大不相同，因此，他们难于认识到他

們的利害是一致的。

但是，工場手工業的工人還有一個很大的有利條件，那就是，雖然他們的學徒期限比手工業工人短得多，可是他們的工作全憑熟練和靈巧，而這非經長時期的訓練是達不到的。因此，工場手工業的工人是不容易被別人所排擠的。況且，在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發展階段，儘管失業求職的無產者為數很多，其中熟練的工場手工業的工人卻很少。產業後備軍對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工人來說，一般還沒有重大的意義。

只是機器的使用，才改變了這種情況。機器使全體失業者聽從工業的擺布，把無產者的婦女和兒童一批一批地送進勞動市場。這種變化，對工人的反抗能力發生了什麼影響，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自從在生產中應用機器以來，整個工業以異常迅速的速度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工業。但是，並不是說在一切生產領域，資本主義企業都立即變成使用機器力量進行生產的工廠。在某些生產領域中，至今仍然保存着工場手工業，像排字業就是如此。也有一些產業部門，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只要不是為大量生產服務，仍然可以長期維持手工生產，比如裁縫業就是這樣。而仍處在手工業階段的任何工業之施行資本主義剝削，通常都引起小規模的家庭生產，而不致引起大生產。但是，家庭工業的勞動者的反抗能力則是最差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儘管使用機器生產的大工業占統治地位，但是仍然有一系列工業部門（這樣的工業部門正在日益減少）需要經過訓練而掌握一定技巧的工人。大工業本身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勞動部門，或者擴大了原有的一些勞動部門，這些勞動部門需要某些特殊能力、特殊技藝和專門知識，因此不怕未經訓練的工人或女工和童工的競爭。例如，金屬開採業和金屬加工業的

某些部門，過去和現在情況都是這樣。

隨着這種情況的出現，從事勞動的無產階級就被分成兩大階層。一為上層的無產者，由經過訓練、或有一定技藝的（英文叫做 skilled）熟練工人構成，他們的條件比較有利。在他們下面，是大批與日俱增的普通工人羣眾，他們所從事的生产部門不需要特殊的知識、熟練或技能。在這些工人當中，儘管有些人富有生產知識，有相當能力，但是，他們同樣被看作未經訓練、沒有技藝的不熟練（unskilled）工人。他們很容易被別人所排擠，誰也不注意他們，他們的反抗能力也不強。

條件比較有利的工人，也就是在提高工人階級的鬥爭中的那一部分先進無產階級。當他們實行罷工時，僱主們難于找到代替他們的人，這一事實為他們提供了重要的戰略優勢。他們是無產階級中最有戰鬥精神的分子，能夠先于其他人起來反抗資本家。他們已經在許多次衝突中表現出自己的戰鬥能力。

他們的地位，和中世紀手工業行會的幫工大致相似。他們在許多方面還保留着幫工的傳統，比如仿效幫工的組織和鬥爭的方法。工人組成的（最初只是由熟練工人組成的）新的經濟組織——工會，往往就是舊時幫工組織的直接繼續，至少在工會運動的初期，這種工會常常是仿照工資勞動者從行會幫工繼承下來的傳統習慣而組織起來的。

工會運動繼承了行會幫工運動的傳統，這並不僅僅表現在工會的反抗精神和抵抗能力上面；幫行的行會精神有時表現在這些方面，有時也表現在其他方面，這就是一種行會的故步自封的傾向，即片面地只追求本行業的狹隘的利益，而不顧全體工人的共同利益。這種情況，有時十分嚴重，以致熟練工人的工會不僅忘記了自己同全體工人階級保持團結的義務，而且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犧牲其餘的工人，比如限制本行業的學徒人數，就是一個例

子。他們依靠这种限制，确实使本行业的劳动力的供給有所减少，但这只是牺牲了其他劳动部門的工人，因为其他劳动部門沒有可能实行类似的限制，所以反而使更多的劳动力向这些部門蜂拥而来。

不过，有組織的工人以劳动“貴族”自居而与“苦力”分开，并高踞于这些人头上的这种意图，仅仅見于个别的劳动部門。比如在德国，大多数的排字工人不久以前就曾采取过这样的立場。而在英国，所有的熟练工人都与不熟练工人分开。受到工厂法保护、从而条件比較有利的劳动部門的工人，也属于熟练工人之列。在英国，这种工人直到最近都是与广大的工資无产階級群众分离的工人貴族，其中一部分至今还是这样。

凡是工会运动使行会的片面的狹隘观念，以及处境比較有利的工人的貴族化日益加剧的地方，工会运动不仅不会促使整个无产階級这个階級得到提高，甚至可能抑制和削弱这种提高的过程。在这方面，工会运动比起历来英明的政治家們所喜欢采取的愚蠢而荒謬的压迫措施，要有效得多。那些为对付工人階級的战斗組織而采取的措施，倒是使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反击压迫的最有效手段。

今日，只有那些最愚蠢无知的政治家还以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压制无产階級。今日无产階級的最危险的敌人，正是那些以朋友姿态出現而不是以敌人姿态出現的人，这些人企图通过工会运动来分裂无产階級，使先进战士中最有抵抗能力的那一部分人，变成压迫防卫能力薄弱的那部分人的压迫者。工人階級的这些假朋友，在德国也很出名，不过至今为止他們大部分只是在大学里活动。但是他們也力图影响工人。幸亏占居統治地位的政党眼光过于短浅，德国工人又深具远見，而经济条件也十分发达，使得这些先生还不能发生太大的危害作用。

即使工人中某一阶层处于較有利的条件，他們自高自大，脱离无产階級群众，但是，在经济发展影响之下，他們不得不很快同整个工人階級采取一致行动，和他們团結起来。这些工人阶层，由于他們的觉悟程度、該工业部門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它在国内外市場上的作用各异，他們的貴族化傾向的消除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这种傾向迟早要从这类工人阶层中消除的。

任何一个工业部門，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技术革命。技术革命的结果，使得不熟练工人能代替熟练工人，使得女工和童工能够与男工竞争。尽管有各式各样的限制，比如对学徒人数的限制等等，虽然各行业需要很多工人，但是各行业的失业人数仍然有增无已。未参加組織的熟练工人，也不断增加。因为他們的工資低廉，所以能够用他們来对付有組織的工人。因此，甚至那些有錢的、而且組織得十分坚强的工人都越来越确信：分散的个别的工会无力单独反击資本主义使他們淪落的影响，更不用說完全战胜这种影响了。他們认识到：整个无产階級的力量越薄弱，他們自己的力量也就越薄弱，相反地，整个无产階級的力量越强大，他們自己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他們的地位，归根到底决定于整个工人階級的力量。他們也会认识到：騎在陷入泥坑里的人們的肩上往上爬，以及因自己高升而使他們愈陷愈深的策略，是荒謬的。如果他們真要往上爬，并在高处站得住，他們就必須努力取得借以立足的巩固地盘。但是，如果不帮助他們下面的阶层爬出泥潭，他們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于是，工人的“貴族阶层”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认识到，他們反对剝削的斗争并不是只为他們的特殊利益而进行的特殊斗争，而是整个无产階級所从事的伟大階級斗争的一部分。他們认识到无产階級的其他阶层所从事的斗争，决不是同他們沒有关系的，这一斗争也是为他們而进行的，因此，他們有义务帮助和促进这一斗



爭，并且要尽可能参加这一斗争。他们也认识到，应当尽可能保护本身无力自卫而至今仍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那些无产者阶层的利益。

同时，不熟练的工人阶层，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抬起头来。看到熟练工人的伟大斗争场面，许多“不熟练”工人兄弟都为之振作起来并得到鼓舞。前面已经说过，为实行劳动保护而进行的斗争，也起了相似的作用。还有其他一系列原因，在条件的巧合下，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激起各个工人阶层参加到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

不熟练工人的斗争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果，一般是不大的。他们的斗争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恩格斯语）〔31〕。但是，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32〕一样，无产阶级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了新的力量。不论斗争的结局如何，斗争本身就使工人在精神方面有所提高，激起和发扬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特征的那些品质。甚至在这种斗争没有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甚或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的时候，斗争本身始终有促进无产阶级在精神方面和社会方面得到新生的作用。

于是，从熟练的无产者和不熟练的无产者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被工人阶级的运动所席卷的阶层，造成工人运动。这是为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的 *ecclesia militans*（战斗的教会）。这个阶层由于原来自高自大而又自私的工人“贵族”、以前的愚蠢无知的“苦力”以及陷于无能为力的绝境的下层工资劳动者的参加而日益壮大。我们已看到，劳动无产阶级在不断增加。我们也知道，劳动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日益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不论在生活方面，情感方面以及思想方面，后者日益受到前者的强烈影响。最后，我们还看到，在这日益壮大

的工人大众中間，它的战斗队伍，不仅绝对地增加了，而且也相对地增加了。尽管无产阶级成长得非常迅速，而它的战斗队伍壮大得还要迅速。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的最重要和最丰饶的补充来源。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无非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觉悟的部分；战斗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日益与社会民主党合一的趋势；在德国和奥地利，我們实际上已经看到两者合而为一了。<sup>①</sup>

## 第九节 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最初组织，是仿效手工业帮工的组织而组织起来的；同样地，当无产阶级作为团结一致的群众展开斗争的时候，它最初采取的斗争手段，到处都与帮工所采用的手段一样。这种手段，就是抵制，尤其是罢工。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采用这两种斗争手段。构成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越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越要具有政治性，因为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单是纯粹的工会斗争需要，就已经迫使工人提出政治要求。我們說过，现代国家认为自己对于工资劳动者的主要任务，是不让工资劳动者有任何可能组织起来。秘密组织只有不能公开结社时，才能代替公开组织，但这本来是不够的。要团结成为一个整体的群众越多，越显出秘密结社是不够的。因此，无产阶级越发展，它越需要团结的自由，即结社的自由。

---

<sup>①</sup> 这里，暴露出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他对党的作用的贬低，这种贬低是工人运动自发性“理论”的特点。工人阶级的党虽然是群众性的政党，但它毕竟不能同工人阶级混淆，“与它合而为一”。——俄文版编者

但是，无产階級要得到最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組織和最合理地利用这些組織的机会，单有結社自由还是不够的。我們已经說过，手工业的帮工是很容易团結一致的。在每个城市里，从事于某一种职业的人，为数都比較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一条街上，所以他們经常見面，彼此交往。同一行业的全体帮工，都会聚首在一个小酒館里。每个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经济上的一个整体。交通道路极为簡陋，城市与城市之間甚少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漫游各地的各个手工业者，就足以維持各城市組織間的联系。

今天，在巨大的工业中心，都有好几千名工人在工作，他們每一个人，只和少数同事有密切的私人往来，而和广大的同事沒有密切的私人交往。为了在这样庞大的人群之間建立联系，使他們认识他們利害在各方面都十分一致，吸收他們参加以保卫他們的利益为宗旨的組織，就需要有机会同广大的同事自由交談，就要有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手工业的帮工不需要出版书刊，因为在他們所生活的小天地里，只須口头传达信息就可以了。相反地，要把大批現代工資劳动者团結在一个組織里面，使他們采取一致行动，沒有出版物的帮助，是完全不可能的。

現代的交通工具越发达，这种情况就越有必要。交通工具是資本家階級反对工人的有力斗争武器，比如，有了交通工具，資本家就能够迅速地把大批工人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資本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其他地区招来一批工人，来换掉原有的工人，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工人之間，事先沒有任何联系的話。因此，随着交通的发达，日益需要将各种职业的工人的分散的地方性运动結合成全国的，以至所有工业国家的全体战斗的工人階級的統一的工人运动。但是，工資劳动者的这种全国性团結和国际性团結，比地方性的組織工作更加需要出版物。

由此可見，無論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人階級开始觉悟，試图改

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以外，还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关于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这些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他们的生存条件。它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阳光和空气。不论谁，凡是削弱或剥夺工人阶级的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为获得这些自由和扩大这些自由而斗争的人，不论他是真爱还是假爱无产阶级，不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自命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是什么人，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损害，决不亚于公开的敌人；不管他们的这种行径是出自恶意，还是出自无知，都需要像反对无产阶级的公认敌人那样同他们进行斗争。

有时，人们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无产阶级需要把这两种斗争分开，或者单独进行政治斗争，或者单独进行经济斗争。事实上，这两种斗争形式是不能分开的。经济斗争要求上述几项政治权利，然而这些权利不是自天而降的，为了得到这些权利，并保住它们，需要最激烈的政治活动。但政治斗争本身归根到底也是经济斗争。比如，当斗争涉及捐税和劳动保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时候，它常常是直接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斗争的一种特殊的、最广泛的、而且多半是最有决定性作用的形式。

不仅是专门和直接牵涉到工人阶级的法律，就是其他大多数的法律，也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也应当和其他一切阶级一样，必须努力增大政治影响和取得政权，努力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

在现代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个人对国家元首的直接影响，在专制国家，就曾经是（现在也是）影响国家政务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容易亲自接近

国家元首，可以得到元首的宠爱，能使元首依存于他们，或者为元首效劳的阶级有利。因此，这些阶级，即宫廷贵族、高级僧侣、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僚，以及大信贷者和金融界牛耳，是专制政体的天然的拥护者。

在现代大国内，其他一切阶层的人民只有依靠自己选出的议会，才能对国家的治理发生影响。议会决定征税条款，在议会有代表的各阶级根据这些条款才会同意向人民征收的管理国家所必需的赋税。凡是名副其实而不是专制政治的遮羞布的一切议会，都应当有立法权、否决权和倒阁权，而拒绝纳税的权利和可能性则是上述这些权利得以发展的基础。

关于人民的直接立法，这里可以不谈。最低限度，在现代的大国中（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正是指的这种国家），人民的直接立法，不能使议会成为多余的东西，而只能在个别情况下与议会一起，补其不足。国家全部立法工作由人民的直接立法处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犹如不可能用人民的直接立法来监督国家的政务工作和必要时对国家作这种或那种指示一样。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它们的议会里。

议会制度的最后结果，就是代议制共和国。至于这种共和国作为装饰品保留君主（比如英国）还是不保留君主，那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真正由议会治理的国家里，国家的行政完全从属于议会。议会掌握着钱袋，而钱袋是现代国家的灵魂，正像它是一切现代企业的灵魂一样。在今日，没有金钱的国王的处境，比没有领土的国王还要恶劣。

在现代国家中，过着强烈的独立的政治生活，但毫无希望通过个人对国家元首发生影响的办法来迅速地达到预期目的的一切阶级，都力图一方面增强议会的权力，另一方面扩大他们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议会的权力既依存于为它撑腰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

心，又依存于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們的那些階級的力量和决心。一个階級在議會中的力量，首先取决于选举权的性质。被剝夺了选举权的階級，当然不可能有代表参加議會。再者，一个階級在議會中的力量，还取决于这个階級在选民中享有的威信。最后，这个力量也視該階級的議會活动能力为轉移。

对于头两点，是无需說明的。只是最后一点，尚需我們說几句。从事議會活动，并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它需要一定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只有依靠长期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从事演讲活动，才能得到。此外，它还需要有广闊的眼界，远大的眼光，能够理解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問題。农民和大部分小資產階級都缺乏这些参加議會活动的先决条件。我們已经說过，这些阶层的精力完全用于劳动上了。劳动使他們孤立，把他們彼此分开，使他們每个人的交往只限于不多的一些人。因此，他們的眼界必然极其狹窄，对于具有极为普遍意义的一切問題，他們都用个人的、至多是局部的、一时需要的尺度来衡量。他們的生活情况，不仅阻碍了他們中間議會政治活动家的成长，而且也妨害了这些階級結成坚强的全国性政党(指包括全国范围的整个階級的政党)。他們形成彼此之間沒有联系受一时的情緒支配的群众。他們不仅不能从本階級中間选出代表参加議會，而且也无力對他們所选出的代表加以严密监督。手工业者或真正的农民，在議會里不过是白色的烏鴉。农民或小資產者为了在議會中有代表，他們不会推选地位与他們不相上下的人；如果他們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他們就会选举律师或是教授，如果他們具有保守思想，他們就会选举大地主、僧侶或高官。显而易见，这样的代表，即使心地誠恳，也不能真正代表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何况他們的心地往往并不誠恳。一旦他們进入議會，他們就要为所欲为，而他們的选民，則毫无办法制馭他們。选民們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在下一届选举中使叛徒落选，但是，在一届

选举中他们不过又选出另一个叛徒而已。

因此，农民和小资产者对议会制度不满，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资产阶级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拥有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使他们可以在竞选期间和在议会当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仅有足够的金钱，而且他们中间有不少精通世界知识的有教养的人士，这些人习于管理庞大的社会组织，以法律知识和演讲艺术为职业，比如律师、教授等等便是。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其他任何一个阶级都无法和资产阶级相比。因此，直到最近他们都一直支配着议会。所以，议会制度是保证他们在国家中的统治和迫使下层阶级的力量在政治上为他们服务的最合适和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不打算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怀有激进情绪的小资产者，喜欢把议会制度看成是维持奴役下层并使这种奴役永远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他们对议会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想倾听一下，而确信只要完全取消议会制度，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他们当中有些人要求用人民直接立法来代替议会，另一些人则更进一步，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和议会制度是彼此分不开的，而笼统地反对一切政治活动。这看来也许是很革命的，而实际上，不外是承认下层阶级在政治上的破产而已。

就对议会制度的关系而言，无产阶级比起农民和小资产者，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我们已经说过，现代生产方式怎样使无产阶级提高，使它摆脱屈辱的状态，以及怎样唤起无产阶级的求知欲，使它理解社会现象的整体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单是由于这一点，他们作为政治家就高于小资产者和农民。他们能容易地掌握政党的原则，欢喜原则的政策，而不至受一时情绪、个人的或局部的利益摆布。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和广大同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行动。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养成了严守

紀律的習慣，這種紀律，他們要求自己的先進戰士遵守，同時，先進戰士也要求他們本身遵守。所以，為無產階級的組織而進行的活動，以及在那種組織中的活動，是從事議會活動的最好學習場所。這種活動使無產階級習慣於議會的方式，為無產階級培養演說家、法律專家和組織人材。

因此，無產階級現在所處的地位，能夠組織自己的不依賴於其他階級的獨立政黨。這在德國每個人都知道得非常清楚，無產階級已經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點。可是，無論是農民，還是小資產者至今都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恐怕他們將來也未必能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善於控制他們的代表，並使他們為自己的利益服務。<sup>①</sup>最後，在他們的隊伍當中，能夠卓有成效地代表本階級出席議會的人物，也越來越多。

當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覺的階級參加議會鬥爭（主要是競選和議會本身中的鬥爭）的時候，議會制度便開始改變它的最初特性。議會不再單純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了。正是這種鬥爭才是喚醒無產階級中的對鬥爭抱著消極冷淡態度的階層並使他們產生自信 and 對美好未來抱有希望的最有力手段。這種鬥爭，也是使無產階級各個不同階層日益鞏固地團結起來，形成統一的工人階級的最有力手段。最後，它還是無產階級現在擁有的影響國家政權，使其為本階級利益服務，並迫使國家政權作出在現存條件下能夠做到的讓步的一切手段中的最有力手段。簡而言之，這種鬥爭是使無產階級上升，擺脫經濟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的最有力杠杆。

---

① 或許有人以經常在議會中叛變工人階級的英國“工人議員”為例，來反對我們的這種主張。不過，這些先生們的當選，並不是出於整個工人階級的影響，而只是依靠想騎在無產階級頭上的自高自大的抱有幫會的排他主義情緒的工人貴族的力量。布羅德赫斯特[33]先生及其伙伴，就是一直遵照他們的后台老板的意志行事的。——考茨基



因此，无产階級不仅沒有任何理由逃避議會制度，相反地，它有一切理由以最坚定的精神一方面促进議會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加强自己在議會中的代表以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代表的資格进行活动的力量。

除了結社权利和出版自由以外，平等直接的无記名投票的普遍选举权，也是无产階級順利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 第十节 工人党

并不是一切国家的工人階級都已经具备这些条件，差不多所有国家的工人階級都还没有充分地具备它們，几乎到处都有企图重新剝夺工人階級已经获得的东西的傾向。現在，工人階級为了取得并維護必要的政治权利，正面临着一場长期的、需要很大牺牲的斗争。

在无产階級开始政治斗争的初期，由于有产階級内部发生斗争，无产階級的任务是比較容易完成的。工业资本家，商人，地主，宫廷官宦和专制統治階級等等，彼此之間不断发生激烈的傾軋。在这种情况下，他們当中的每一集团都努力于寻找同盟者，給后者以少許让步，使他們加入自己的一伙。但是，在斗争胜利之后，进行分赃时，同盟者却往往受騙，得不到什么。另一方面，某些政党，为了能继续获得某一下层階級为它服务，也常常被迫給予这个階級以重要的政治权利，这是事实。

統治階級最常訴諸无产階級，它們本身把无产階級吸引到政治斗争舞台上来了。只要无产階級还没有在政治上独立，統治階級就把它看成是“有投票权的家畜”，而它本身也像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自願为剝削者利用。实际上，无产階級也不止一次地为剝削者效了这种劳。

然而，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本質上是極端對立的，以致它們之間的政治意圖無法長期一致。在每一個實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無產階級參加政治活動以後，都遲早必然要導致同資產階級政黨決裂，而起來組織獨立的政黨——工人的政黨。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無需多加解釋，因為，我們已就這個階級的利益、意圖和觀點，作過詳細說明了。

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什麼時候必須採取這一決定性的步驟，即所謂必須切斷把它同自己的母體——資產階級社會在政治上聯繫起來的臍帶，這首先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因為無產階級的人數、力量和團結，主要是由這種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但是，也有其他一系列條件，對工人階級政治獨立的遲早，具有重要意義。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有以下兩個條件：工人階級對於政治和經濟情勢的認識水平和資產階級政黨對工人階級的態度。就德國而言，這兩個條件至今都特別有利於工人在政治上同資產階級分離，而且比其他任何一個大工業國，都有利得多。因此，發生了這樣的現象：德國的工人運動，就擺脫資產階級政黨而獨立來說，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工人運動。

儘管實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國工人運動，因不同條件的影響，進入組織獨立的工人黨的時期遲早有所不同，但是，經濟發展本身必然按照自然規律，使其中的每個國家進入這個時期。

任何一個政黨，都必然以取得政治統治權為目的。它們必然要力圖使國家政權從屬於自己，即服從它們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利益，也就是說，它們必然要力圖成為全國的當權黨。同樣地，工人階級組織獨立政黨，也自然而必然地為自己規定出這種目的，而經濟的發展也將自然而必然地導致這個目的得到實現。但是，這里也同工人与資產階級政黨決裂一樣，開始實現目的的時期，不僅決定於該國工業發展的水平，同時，其他一系列全國性和國際性的

条件,也起着作用。同样地,实现目的的方式,也各种各样,极不相同。但是,凡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特别是对最近一百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作过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会怀疑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自然而必然的。随着无产阶级的人数、精神力量和它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的日益增长;随着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养成团结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习惯,扩大它的眼界,它的组织也就不论在其范围与团结方面都不断加强;随着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日益成为最重要的阶级,即成为整个社会归根结底要依靠它的活动来维持的唯一的劳动者阶级,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各阶级,将在人数上不断减少,明显地失去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它们不仅变成多余的东西,甚至有一部分有害于生产的进展。在它们领导之下,生产越来越乱并陷入日益不能容忍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哪一方面将最后得到胜利,是昭然若揭的。很早以前,有产阶级就已经为它们的末日迫近而发慌了。但是,它们对自己的处境所感到的胆战心惊,却不肯承认,企图以假装镇静和故作欢喜来麻痹自己的这种情感,闭着眼睛不看它们所奔向的深渊,没有发觉自己正在通过这种盲目行为加速自己的灭亡,并使这种灭亡更加无法挽救。

但是,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最下层(流氓无产阶级不受剥削,它属于寄生阶层),不能像其他阶级历来所做的那样,利用它取得的统治权力,把被剥削的负担转嫁到其他阶级肩上,使自己变成一个剥削阶级。它必须利用自己的统治权力,消灭自己被剥削的状况,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剥削现象。但是,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既然无产阶级的没有私有财产的情况,能使它废除私有制,那末,它的被剥削状况,将迫使它废除剥削,并以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我們已經說過，只要商品生产仍占統治地位，社会的共同生产就不可能成为一般的生产形式，为了用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資本主义生产，必須废除为市場而进行的生产——商品生产，而代之以社会并在社会的监督下而进行的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是无产階級胜利的自然而必然的結果。如果无产階級无意利用它在国家中的統治来达到这种目的，就是，借国家政权的帮助来掌握生产資料和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資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那么，事理的邏輯最終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出現，不过，事先可能会遇到不少失敗，发生許多錯誤，付出不少无謂的牺牲，无益地浪費了精力和時間罢了。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是要到来的，而且也不可能不到来。只要无产階級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生产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階級必須設法利用自己的胜利来消灭剝削，而且它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大企业、卡特尔或国营企业中为无产階級提供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出发点，它将促使无产階級走向社会主义并粉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階級得胜后打算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的一切企图。这样，即使无产階級最初沒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图，它最終也必然会自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沒有任何理由指望随便那一个国家的无产階級取得統治权力以后，会对社会主义采取这样的否定态度。只会出現如下的情况：无产階級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都已完全成熟，并有力量和能力战胜强敌并使它听从自己的支配，但是，在意识和知识方面，还处在幼稚阶段。然而，就是发展中的这种不平衡，对无产階級說来，也是很难得有的。我們已經一再指出，一旦无产階級从最初的被压制状况中解放出来，由于机器的帮助，理論思維和理解超出眼前利益的伟大任务与远大目标的能力，便在他們中間发展起来；而我們在站在无产階級上面或先于无产階級存在的其他从事

生产的劳动者阶级中間，是絕對看不到这种情形的。同时，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又进行得极其迅速，成为非常显著的普遍现象，以致沒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有人加以指点，都能够馬上看得出来。而且也不缺乏这方面的指针，因为馬克思完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始的工作，同时就使人們对于经济发展进程和整个经济机构的理解空前深入和扩大了。

这一切合在一起，促进战斗的无产阶级极其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給无产阶级带来的，不是不幸的消息，而是吉祥的消息，即新的福音。統治阶级如果不是实行精神的自杀，他绝对不会承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从社会主义中吸取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得到鼓舞和希望。对这种学说，无产阶级能够长期漠不关心或甚至抱着敌对态度嗎？

凡是组织了独立工人党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党迟早自然而然地要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来，即使它最初沒有这种倾向，最后也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即变成社会民主党。

现在，我們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补充来源的精确輪廓。簡言之，可以把我們以上所述的結論，总括成这样一句話：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达到政治自觉的战斗阶层。但是，无产阶级对其相邻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越扩大，对这些阶层的思想和感情越发生强大的影响，这些阶层也就越卷入社会主义运动。

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在这种生产建立以前，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同无产阶级最后一定成为統治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无容置疑的。

## 第十一节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决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

义运动中应承担的使命的。当然，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尚未出现以前，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这种使命。但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比无产阶级的历史古老。在无产阶级作为普遍现象出现的时候，社会主义就诞生了。但是，无产阶级存在了很长时期，还没有表现出独立生活的任何标志。当时，社会主义的最初的和唯一的来源，是上层阶级中的慈善家对贫苦不幸的人民表示的同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这些人类朋友中的最勇敢和最有远见的人士；他们知道得最为清楚，产生无产阶级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也不怕由此作出一些极端的结论。社会主义曾是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最坚定、最透彻和最伟大的表现。那时，还不存在像目前这样社会主义者可以用来号召人们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进行斗争的阶级利益。他们只能求助于上层阶级中的理想家的热心和同情；他们试图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作诱人的描写，另一方面通过对当时流行的贫困情况作鲜明刻划，来吸引这些理想家。这就是说，他们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是利用和平说服的方式，规劝世上有钱有势的人出资，以便大大减轻贫困和建立理想的社会。大家知道，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曾对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们的宽宏大量可以拯救人类免于灾难，结果大失所望。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无产阶级开始表现出独立生活的标志。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已经在法国，特别是在英国看到强大的工人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了解这种运动。他们认为不可能使贫穷、无知和粗鲁的无产者有朝一日在精神上提高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宗旨所必要的程度和得到实现这种宗旨所必要的社会力量。同时，他们对工人运动不仅表示不信任，而且他们早就认为工人运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一运动有驳倒他们的一个最重要论据的危险。要知道，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指望敏

感的資產者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他們能够提出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是至少可以减轻貧困的唯一手段；证明緩和貧困和把穷人提高的其他一切尝试，在现代社会都是徒劳无益的；证明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力提高。但是，工人运动却按照和这种想法完全相反的前提开展起来。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动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当然使资产阶级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日益上升的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已从需要救济的可怜的不幸者，变成了需要镇压和制服的可鄙的无赖汉。于是资产阶级人士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源泉——对于貧民和不幸者的同情——开始干涸了。在胆战心惊的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已经不是一种无害的玩具，而是一种会被群众所掌握并带来不可言喻的灾祸的危险武器。简言之，工人运动越加有力地发展起来，在统治阶级中间宣传社会主义也就越困难，统治阶级也就越敌视社会主义。

只要社会主义者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手段只能来自上层阶级的看法，他們就不仅会对工人运动表示不信任，而且甚至常常会以敌视的态度对待工人运动，必然倾向于认为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东西，莫过于阶级斗争了。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否定态度，当然不能不影响工人运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果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在自己的斗争中不仅得不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反而要遭到他們的反抗，如果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学说，对无产阶级不仅没有鼓舞作用，反而有挫折他們的斗争勇气的危险，那末，这就会容易使无产阶级也对整个社会主义学说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的态度，而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学说在现实斗争的应用上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态度。在工人运动刚开始的初期，战斗的无产者中间也有很多人是无知和愚昧的，他們的无知和愚昧，也对这种情况发生

了促进作用。他們的眼光狹窄，妨碍他們理解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而且他們对本階級的社会地位和任务，还缺乏深刻和明确的认识。他們只感觉到漠然的階級本能在发生作用，它教导他們不信任一切来自資產階級的东西，从而也就不信任当时的社会主义和一般的資產階級慈善事业。

当时，某些工人阶层(特别是英国的)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尽管最新的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态度，跟資產階級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努力，在英国差不多沒有收到成效。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了对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影响。

但是，尽管战斗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間的鴻沟有时很深，社会主义仍然是十分适合思想日益发展的无产者的要求的，以致在群众对社会主义抱着敌意的地方，工人階級中的最聪明人士，只要有机会接触社会主义学說，就极其乐意归向社会主义。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們与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不同，不必顾虑他們所憎恨和激烈反对的資產階級。想依靠上层階級中的善良人士的协助来拯救人类的資產階級空想主义者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在工人手中变成了要依靠无产階級的拳头来实现的暴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也对工人运动不甚了解，并对階級斗争，至少是对階級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采取敌視的态度。当然，他們反对階級斗争的理由，是与資產階級空想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在学识方面，他們也不可能超过这些空想主义者。无产者至多只能掌握資產階級学术界获得的一部分知识，使它适应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同时，只要无产者继续是无产者，他們就既沒有必要的余暇，又沒有資金来独立发展科学，使它超过資



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水平。

因此，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就必然带有空想主义的一切重要特征。比如，它对经济发展毫无认识，不知道这种经济发展创造着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因素，并且通过阶级斗争培养出一个其使命在于掌握这些物质因素、从其中发展出一个新社会的阶级，并使这个阶级日趋成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一样，这些无产者认为社会形式同房屋一样，只要有必要材料和建筑用地，就可以依照事先拟好的计划，任意建筑起来。这些精力充沛、勇敢而天真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自信具有建筑这所房子所必要的足够力量。问题只在于取得必要的用地和必要的材料。当然，他们已经不寄望于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会给他们这一切东西。一切必要的东西，要由革命供给；革命将要破坏旧的房屋，打垮旧的政权，让新建筑物设计人或设计小组实行专政，以帮助新的救世主〔34〕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大厦。

在他们的这些论点中，没有阶级斗争容身的余地。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感到他们所处的贫困境况实在太苦，所以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消灭贫困。即使他们能够想到阶级斗争会逐渐提高无产阶级，使它有力量进一步发展社会，他们也会认为这个程序过于麻烦。其实，他们也不相信这种逐渐提高。他们仍停留在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参加工人运动的无产者阶层，人数很少，而在这少数的战斗的无产者当中，目光超过维护暂时利益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培养广大的人民大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似乎是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些群众所能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把满腔的绝望，爆发出来，以为这样就能摧毁现代社会，为社会主义者扫清道路。这些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认为群众的处境越坏，使群众忍无可忍而起来粉碎压迫着他们的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时刻，也就一定来得越快。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为逐渐提高工人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不但是沒有希望的，而且是絕對有害的。因为逐漸提高所能取得的微不足道的和轉瞬即逝的改进，只会使群众苟安于现状，从而推迟他們起义摧毁現存的一切东西的时刻，也就是推迟永远根絕貧困的时刻。因此，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不以立即和彻底摧毁現社会为目的的任何一种阶级斗争形式，即任何一种严肃而有效的阶级斗争形式，都是对人类事业不折不扣的背叛。

这种观点出現于工人阶级中間，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它的最卓越的表达者恐怕是威廉·魏特林。它至今还没有消失。准备加入战斗的无产阶级行列的一切无产者阶层，都有倾向这种观点的趋势。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明确理解社会情况，不相信自己有进行頑强的阶级斗争的力量，但已开始感到自己处于低卑难忍的地位，并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趋势出現。但是，因为新的无产者阶层日益不断地从被经济发展推进去的泥潭中爬出来，許多国家相继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出現无产阶级，所以早期空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可能又不断地重新抬头。这是一种幼稚病，它威胁着一切还没有摆脱空想主义影响的年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

目前，人們把这种社会主义观点，叫做无政府主义，但它决不与无政府主义具有必然的联系。它不是来自对現社会有明确的认识，而只是来自对現社会的本能憤怒；这种观点可能与各种不同的理論立場有联系。其实，早期无产者的粗野和暴力的社会主义，同今日精巧的小资产阶级的往往是非常伤感和风雅的主张和平的无政府主义有联系。因为尽管两者之間有甚大差异，但他們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厌恶和甚至憎恨頑强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厌恶和憎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間的矛盾。虽然无产阶级的

空想主义者有时被情势所迫积极参加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立场容易动摇，所以他们参加斗争未能导致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彻底结合，而只是引起后者排斥前者的结果。大家知道，凡是在无政府主义（应把这一词理解为上述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成为普遍现象和变成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地方，无政府主义即使外表看来很激进，也始终要或早或晚地以变成排他的纯工会运动或排他的纯合作运动而结束。

## 第十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 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彼此协调，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社会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主义的思想界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坚固的地基上面，使它由好心肠的幻想家的美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争的目标，进而证明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目前，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不是随意发明新社会，而只是从现存社会中发现新社会的因素。社会主义者不必自上而下地拯救无产阶级，使它摆脱贫困，而应当支持它的阶级斗争，提高它的阶级觉悟，帮助它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以便使它自力解放自己的时日能够迅速而没有痛苦地到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作进一步的闡

明，因为本书就是完全以他們的学說为基础的，它不外是这个学說的闡述和通俗化。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这个学說而取得了新的性质。只要社会主义生产还没有成为已被认清的目标，只要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志向还没有超出现存生产方式的范围，阶级斗争似乎就离不开原地，在一个死圈子里打轉，而无产阶级为争取比較满意的生活所作的努力，看来也是徒劳的。要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阶级斗争及其結果而完全消失，至多不过是减弱了一点而已。社会上的一些中間阶层不断地无产阶级化；劳动者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和整个阶层经常被打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行列；资本家追逐利潤的貪欲，仍然威胁着工人阶级中处境較好的阶层所获得的一切成果。劳动时间的每一次縮短（不論这是由经济斗争取得的，还是由政治斗争取得的），都引起资本家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工人组织的每次改善，资本家也用改善自己的组织等等其他办法来回答。此外，失业越来越多，危机更加广泛和深重，生活日益沒有保证和日益痛苦。阶级斗争带来的工人阶级的提高，与其說具有经济的意义，勿宁說具有精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经济境况，由于阶级斗争及其結果，一般只有緩慢而微小的改善（如果有所改善的話）；但是，无产阶级的自尊心却提高了，社会上的其他阶级对他們的尊敬，也随着增进了。无产者开始感到自己同上层阶级平等，并拿自己的命运与这些阶级对比。他們对自己本身，以及对自己的居住和衣着，对自己的知识，对子女的教育等等，提出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說，他們也要求享有一分文明的成果。結果，无产者对于一切虐待和压迫更加敏感了。

无产阶级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与它向社会所表示的“渴望”和这种“渴望”的不断增长，具有同样的意义。无产阶级在这种提

高中的成长，大大快于在现代剥削制度所能容许的经济状况的一切改善。有一些人希望有这些改善，而另一些人又担心它们会使工人感到满意；不管怎样，这一切改善都必然落后于工人的精神提高所自然而必然带来的要求。因此，阶级斗争的结果，只会使无产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的命运。当然，在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的改进大大落后于精神的提高的地方，这种不满自然就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长时间地抑制住这种不满的增长。因此，只要阶级斗争不想超出有生产方式的范围，它最后就会变成没有目的和没有成效的斗争。阶级斗争越使无产者提高，无产者认为自己离奋斗的目标也就越远，离符合他们对人类尊严看法的美好生活也就越远。

只有社会主义生产由于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差别，才能根绝工人的要求与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之间的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从而也能消除由剥削者的奢侈生活所产生的工人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强烈刺激。然而，如果消灭了这种刺激，工人的要求自然就不会超过与他们现有的满足需要的资料相适应的限度。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将如何使这些资料大量增加。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会有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不满和“渴望”。相反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当被剥削者感到自己在精神方面并不比剥削者差，或甚至比剥削者还优越的时候，阶级对抗和剥削制度，就自然而必然地会产生这种不满和“渴望”。如果只是被剥削阶级达到如此高度，而还没有根除自己所受的剥削，那末，它的“渴望”也不会消灭。

因此，只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仍和社会主义相对立；只要这个斗争除了想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各种让步使无产阶级得到一个可以满足的地位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目标，它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斗争就和无止境的螺旋一样。但是，社会主义

和工人运动一旦结合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工人运动有了目标，并明确地向目标迈进；这时，斗争的一切方面，都会发生作用，即使那些不会产生直接效果的方面，只要它们能够启发无产阶级的自觉，提高阶级的威信，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养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它们也是有意义的；这时，看来已经无救的战役，也会转败为胜，这时，每一次受挫的罢工，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每一次被否决的法案，都表明向争取人类应有的生存目标前进了一步。从此以后，涉及无产阶级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措施，只要能够促使无产阶级发愤图强和精神提高，不管它们对无产阶级怀有敌意还是善意，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都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好处；从此以后，战斗的无产阶级，不再是一支停滞不前、费了很大力量和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勉强保卫住一度到手的阵地的队伍。现在，就是瞎子也日益明白地看出，无产阶级是任何力量也抵抗不住的战胜者，任何东西也阻碍不了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

### 第十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始的新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它的两个创始人，都是德国人；德国人是他们两个人的最早的学生；阐述社会主义的第一批著作，是用德文出版的。单是这一点（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什么最先发生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最初在德国生根。同时，这里所说的德国，是指一切有大量操德语的工人的地区，而不是指德意志帝国。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德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开始就看出工人运动现在到处都力图具有国际性。所以，他们一开始也就努力把自己的宣传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

国际往来自然而必然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联。从简单商品生产发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世界贸易的发展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但是，没有各国之间的和平往来，世界贸易是不可能进行的。世界贸易为了自己的发展，要求外国商人在他通商的国家也能像在本国一样受到保护。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也开始对整个社会的一般思想方式发生影响。但是，商人永远是漂泊无定的人，他们的原则一向就是：“哪里好，哪里有利可得，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 bene, ibi patria）。

因此，随着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世界主义的倾向，即要求各国间永久和平与人民友好的愿望，也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了<sup>①</sup>。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着一些离奇古怪的矛盾。一方面平等增加，同时另一方面有不平等加甚的趋势，一方面无产阶级陷入堕落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有使它提高到统治阶级的水平的趋势，一方面个人有完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有使个人受尽奴役的趋势。同样地，实现各国人民友好的趋势，又与国家对立加甚的趋势携手并进。贸易往来要求和平，而竞争却引起战争。既然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资本家之间和各个阶级之间在彼此关系上都经常处于永久交战的状态，那末，不同国家的资本家之间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每个国家都力图扩大本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并把他国的商品从这个市场排挤出去。世界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普遍和平越有必要，竞争越激烈，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冲突的

<sup>①</sup> 考茨基正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相联系，但却错误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为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政策辩解，它与以尊重小国和大国的民族主权为基础的争取和平和真正人民友好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俄文版编者

危險也越增加。国际往来越密切，民族閉关自守的意图也越坚强。和平的需要越迫切，战争的危險也越严重。这些看来是十分荒謬的矛盾，恰恰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完全符合。它們早就潜在于簡單商品生产之中，只是資本主义生产才使它們发展到无法容忍的庞大規模。資本主义生产加甚了走向战争的趋势，而又以同样的程度使和平成为必要的事情，这个事实，只是导致資本主义生产必然灭亡的許多矛盾之一。

无产階級不像社会上的其他階級那样，处于这种矛盾的状态。无产階級越发展，越成为独立的階級，在各方面，下述事实也就越明显。这事实就是：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趋势中，只有一个趋势对无产階級有影响，而另一个趋势，則越来越失去它对无产階級的一切作用。例如，現代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有使生产者結成一个从事共同活动的大同盟的趋势，同时另一方面又有促成一切生产者反对一切生产者的激烈竞争的趋势。但是，第二种趋势在无产階級中間却不发生作用。我們在无产階級中間，看不到那种使資本家階級筋疲力竭和四分五裂的垄断和竞争之間的矛盾，而只看到两个对立趋势中的第一种趋势，即促进无产階級团結的加强和巩固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单方面发展”的自然結果，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者越来越受到密切的国际团結趋势的显著影响，而民族閉关自守和民族斗争的趋势，則在他們当中失去一切作用。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一无所有以后，就把他們的一切基础挖掉。工人沒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也沒有固定的祖国。同商人一样，他們所持的原則也是：“哪里的劳动条件好，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 bene, ibi patria）<sup>①</sup>。过去手工业的帮工就已开始流浪他

<sup>①</sup> 考茨基这里把世界主义同无产階級的国际主义混为一談，从而十分荒謬地把世界主义加在工人階級的头上。——俄文版編者



国，他們这种流浪的結果，产生了我們已经指出的国际团結的萌芽。但是，同在交通工具的目前发展条件下进行的現代流浪相比，帮工的这种流浪，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帮工出外流浪，还有重返故乡的打算，而現代的无产者，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流浪，其目的是找到劳动条件最有利的地方，就地落戶。他們不是游客，而是流浪汉。

同无产者一样，商人（至少是经营世界貿易的商人）也是要远离故土的，移居到能保证他們获得商业利益的地方去。但是，商人并不因此失去他們同祖国的联系。要知道，商人在国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以及能否順利经营业务和欺騙外国同业，主要依存于他們的祖国，即保护他們的那个国家的威势和力量。因此，商人在国外仍然怀念祖国。这些先生通常是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他們对于祖国的伟大對他們的錢包有多大重要意义这一点，有最直接的体会。

但是，无产阶级的情况与此不同。在国内，他們的利益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国外，至少是在文明国家里，他們也不需要祖国的保护。相反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們所到的国家，那里的法律和行政比他們本国的法律和行政對他們还有利。他們的工作上的新同志，决不想在他們最需要法律保护的时候，即在对剝削者的关系上，剝夺他們所享有的法律保护。恰恰相反，工作上的新同志們自己的利益，促使他們去关心他的抵抗剝削者的能力不断增强。

由此可見，現代无产者的离乡背井，大大不同于行会时期的流浪异乡的帮工或商人。他們变成真正的世界公民，他們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誠然有一些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較高，劳动条件比較好，因此入境人数超过出境人数，上述的世界公民会对这些国家的工人造成不便，甚至带来危險。要知道，这些达到較高水平的工人，在自

己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将会由于要求较低和反抗能力较弱的工人的竞争，而受到妨碍，那是不容置疑的。

有时，这种竞争也与各国资本家间的竞争一样，会引起民族对立的加剧，使本地工人对外来工人产生民族憎恨心理。但是，在资产阶级之间为常见现象的民族斗争，在无产阶级之间却往往只带有暂时的性质。

要知道，无产阶级迟早必会明白（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理解，也将根据亲身的痛苦经验体会）廉价劳动力从经济落后地区迁入经济先进地区，也同工业使用机器和采用女工一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必然的联系；劳动力的入境，也同机器和女工的应用一样，是无法制止的。

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由于其他国家工人的落后，也在另一方面受到损害。后一种国家工人所受的剥削程度，被比较发达国家的资本家用作反对工人通过立法和“自由”协议方式改善劳动条件的意图的最好借口，有时也成为这种反对的有效理由。

结果，留在国内的工人，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开始明白他们的阶级斗争的成就，是怎样依存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成就。即使他们有时对外国工人怀有敌意，最后也会放弃这种情绪，而认识到只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可以消除他国的落后所发生的抑制作用，那就是消灭这种落后本身。德国工人有充分理由希望斯拉夫族工人和意大利工人，在本国和外国提高工资与缩短劳动时间，并尽一切可能促其实现。在这方面，英国工人也应当关心德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而美国工人则应当关心欧洲各国的工人。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与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这种密切依存关系，自然而必然地导致全世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各阶层的紧密团结。

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产生的民族闭关自守的残余与民

族仇恨的残余，越来越消失了；无产阶级越来越摆脱民族偏见；工人越来越学会承认操任何语言的外国劳动伙伴是自己的战友和朋友，并尊重他们。

在各个国家目标相同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相同的无产阶级的一些阶层之间，国际团结自然也必定极为密切。

既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它的目标、力量和规模方面应当超过一定的界限，所以《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一开始就认出了这一斗争的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无产者呼吁，而以“联合起来！”的口号结束。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共产党宣言》的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35〕。

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运动的失败，使这个同盟瓦解，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工人运动的再起，它又以“国际工人协会”〔36〕（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名义恢复。这个协会的灵魂，仍然是马克思。这个协会的任务，不仅要在各国的无产者中间唤起国际团结的情感，而且要向他们指出共同的目标、指明走向这一目标的共同道路。协会彻底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但第二项任务，有一部分未能实现。第一国际要在全世界各国，实现战斗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社会主义的结合。第一国际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才能赢得；政治运动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辅助手段；只要无产阶级继续从属于作为它的生活来源的生产资料的垄断者，它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在第一国际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反对派。随着人们看清这些原则的结论必然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反对派也加强起来了。在三十一——四十年前，为数还较多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早期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的一切拥护者，以及像行会那样排他的工人贵族的纯粹职业团体的代表者，一看清第一国际所追求的东西，便相继退出第一国

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37〕的失敗和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迫害，加速了第一国际的衰亡①。

但是，第一国际播下的国际团结思想的种子是不可能被压住而不发芽的。

自这时起，《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占据了全欧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然后，又占据了欧洲以外的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阶级斗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结合，到处都已经完成，或正在迅速完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原则、目标和手段，在各地都趋于一致。因此，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之间产生了日益亲密的情感，对这种运动目的的国际性的认识越来越强，只要有一个外来动因，就可以使这一事实表面化。

大家知道，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1889年）上（它是利用纪念攻陷巴士底狱〔38〕一百周年的机会召开的），这一事实表面化了。以后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又促进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继续加强。这种加强除此以外还明显地表现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39〕上。参加这些代表大会的人，不像资产阶级和平大会的代表那样是被本阶级看成怪物的孤立思想家和空想家，而是千百万男女劳动者的利益的代表和维护人。每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极其令人感动地表明，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心和政治生活中心，劳动人民大众都洋溢着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心情，他们反对战争，并宣布所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只是人民的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

① 考茨基没有十分明确地说明第一国际解散的原因。第一国际解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际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战胜了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宗派和各种表现形式。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后出现的历史条件下，在各个国家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任务，已经提到第一位，而这已为第一国际的一切活动所准备好了。——俄文版编者

国与国之间的鸿沟的这种消除，广大人民阶层的这种国际团结，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注意到这一过程是在扩军备战的叫嚣下进行的，便会觉得它更加伟大。这种扩军备战，也是世界史上前所未闻的，它想把整个欧洲置于不堪言状的压迫之下。

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加倍坚决地强调它的国际主义观点。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我们也非常坚决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 第十四节 社会民主党与人民

社会民主党单就它的实质来说就已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然而，它同时也表现出日益变成民族政党的趋势，即表现出日益变成不但代表工业工资劳动者而且也代表一切劳动和被剥削者阶层（即一般称为“人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的人民政党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工业无产阶级有最后成为唯一的劳动者阶级的趋势。我们也会指出，其他的劳动者阶层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正日益和无产阶级接近。最后，我们还已经知道，在劳动者阶级当中，劳动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增强对自己目标的认识的阶级，并日益成为其他劳动者阶级的不断减少的残余成员的集结中心。劳动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思想，越来越对全体“小人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工资劳动者承担起领导人民的责任，工人党也变成了人民的政党。实际上，在小生产的独立劳动者开始感到自己是无产者的时候；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或至少他们的子女铁定不移地要沦为无产阶级，而除了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外，他们别无其他方法得救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从这个时候起，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他们的利益的天然保卫者。

在前一章里，我們已經指出，他們不怕社會民主黨得勝，社會民主黨得勝反而對他們有利，因為這表明將要建立一個使所有勞動者（不僅有工資勞動者，而且也有小工業的獨立勞動者）不受剝削和壓迫，並保證他們生活幸福的社会制度。

然而，社會民主黨不但在將來，而且在現代社会里也保護一切“小人物”的利益。無產階級是被剝削階級的最下層，它不完全消滅一切剝削和一切壓迫，就不能使自己從剝削和壓迫當中解放出來。因此，不管剝削和壓迫採取什麼形式，無產階級都是它們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同時也是一切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解放事業的先進戰士。

我們在上面談到了第一國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無產階級為支持起義的波蘭人反對沙皇俄國壓迫而舉行的示威，成了創立第一國際的誘因；其次，第一國際成立後發出的第一封公函，是給美國總統林肯〔40〕的致賀信，表示國際工人協會同情黑奴解放事業。最後，第一國際雖然成立於英國，有英國人參加，但它是第一個袒護而且是最堅決袒護被英國統治階級壓迫的愛爾蘭人的團體。不管是愛爾蘭人的獨立運動，還是波蘭人的解放運動，或者是黑奴解放，都與工資勞動者的階級利益沒有直接關係。類似這樣的例子，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歷史中，可以舉出很多。

不錯，有人說：社會民主黨是以經濟的進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的前提，是大生產尽可能完全排擠小生產；因此，小企業的滅亡，即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和小農民的淪落，對社會民主黨是有利的；社會民主黨必然要促進這些人滅亡，所以它不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對這些說法，可作如下的回答：社會民主黨不能製造經濟發展；大生產排擠小生產，並沒有得到社會民主黨的任何助力，對這件事情最關心的是資本家階級；當然，社會民主黨沒有任何理由反

对这种发展。但是，希望制止经济发展，完全不等于要维护小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真正利益。要知道，为此所作的一切尝试，都必然失败。如果说，这种尝试一般还可以发生这种或那种作用，那也只会造成祸害，而不会带来好处。给手工业者和农民指出一些措施，使他们的小生产再回到“黄金时代”，也决不等于维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会使他们产生一些永远无法实现和只会使他们脱离最好保护自己利益的正确道路的幻想。

虽然小生产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但决不一定在没落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它现在通常具有的一切可厌现象。我们已经说过，小生产的消亡不过是一出长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它的前几幕所表演的，只是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缓慢而痛苦的灭亡。但是，小资产者和小农民的灭亡，对社会民主党丝毫没有好处，相反地，要是不发生这种事情，倒是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要知道，作为无产阶级的补充来源的那些集团越没落，也就越难把这些来源供给的新成员提高到使他们能够和愿意参加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程度。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和力量，却依存于这支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不依存于全体无产阶级的增强。农民或手工业者的要求越低，他们越习惯于不断的辛苦劳动，在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队伍时，也越没有抵抗能力，越会允许受别人剥削，并由于他们的竞争，越对原来处境良好的工人有害。在引起工人的国际团结的那些原因里，也有一部分导致无产阶级同供给它新成员的那些阶级的团结。这种团结至今自然照例是只由一方面、即由无产者体验到和表现出来的。

当然，如果日趋破产的小农民和小资产者试图依靠牺牲无产者的办法，比如极度剥削学徒、或阻挠工资劳动者的团结，来维持自己的原状，那末，他就会随时遭到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猛烈反击。社会民主党与此相反，它将最坚决地拥护一系列可以使小农

民和小资产者境况得到重大改善并减轻他们负担，而不会给无产者带来损害甚至反而会有助于他们的那些措施。

关于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地由社会民主党作为要今日国家加以实施的直接要求提出的要求中看得出来。《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部分，一一列举了这些要求。纲领中写道：

“从这些原则出发，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凡年满二十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有无记名投票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而在未实施这种制度以前，依法按每次人口调查重新划分选区。依法规定，每两年选举一次。选举和投票在法定的休息日举行。对当选的代表支付报酬。除禁治产外，取消对政治权利的一切限制。

(二)实行以创制权和否决权为手段的人民直接立法。帝国、各邦、各省、各区的人民有权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负有一切民事和刑事责任。每年核定税收。

(三)对全体公民实行普遍的军事教育。改常备军为民兵。宣战与媾和问题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一切国际争端通过仲裁途径解决。

(四)废除一切限制和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集会权利的法律。

(五)废除在公法和私法方面侵犯男女平权的一切法律。

(六)宣布宗教为每个人的私事。停止把公款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把教会和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结社，它们的事务完全由它们自行处理。

(七)学校属于世俗。实行公立国民学校的教育。公立国民学校不收学费，免费供给教学用品和伙食；高等学校的成绩优良并宜于继续深造的男女学生，也享有这种待遇。



(八)訴訟和司法辯護免費。由人民選舉的法官審判。刑事案件有上訴權。對無辜被控、被捕和被判徒刑的人給予賠償。廢除死刑。

(九)免費醫療救護，包括助產和供給藥品。免費安葬。

(十)實行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以使一切公共開支全由稅收償付。納稅者有自估自報的義務。遺產稅按遺產多寡和親等累進計征。取消一切間接稅、關稅和為少數特權者的利益而犧牲公益的經濟措施。

為了保護工人階級，德國社會民主黨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在下述的基礎上制定本國和國際的有效工人立法。

a. 規定最多不超過八小時的標準工作日。

b. 禁止雇用未滿十四歲的兒童從事工藝勞動。

c. 禁止夜班作業，但由於生產本身的特点、技術原因，或為公益而需要夜班作業的工業部門，不在此限。

d. 保證工人每周有一次不少於三十六小時的連續休息時間。

e. 禁止實物工資制度。

(二)由帝國勞動局、地方勞動處和勞動科監督一切營業性企業，調查和調整城鄉的勞動條件。徹底實行生產保健衛生工作。

(三)承認農業工人和傭僕同工業工人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廢除傭僕條例。

(四)保證結社權利。

(五)工人的全部保險事業交由國家經營，並有工人參加管理工作。”

詳細考察以上這些條款，不是本書的任務。本書所涉及的問題，只是社會民主黨的基本原則，而不是這些原則所產生的實踐要求。在闡述基本原則需要援引實踐要求的時候，我們才提到實踐

要求。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們打算在結束本书的时候，就实践要求简单地发表几点意見，因为我們已对构成《爱尔福特綱領》的原則部分的思想发展进程，闡述完毕了。

首先我們看到，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要求，只有一部分是純粹的工人的要求，即其目的專門在于保护工資劳动者的利益的要求。相反地，絕大部分要求，都涉及到无产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共同利益。

在这些要求当中，有一些要求在資产階級民主派也提出来；而其他一些要求，只有作为唯一反对資本主义的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才能提得出来；可是，甚至对那些属于資产階級民主性质的要求，也沒有一个政党像社会民主党这样坚定不移地捍卫过。社会民主党力图提高小人物的生活水平，减轻他們的負担，它主张通过废除間接稅，对所得、财产和遺產計征累进稅，把大部分賦稅負担轉嫁給富人，通过废除常备軍，取消与常备軍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債等等措施来达到这些目的。除了减轻经济負担之外，社会民主党也极想在精神方面提高小人物，所以，它不仅要求免費的国民教育，以滿足現代文明的一切需要，而且要求免費供給教学用品和由公家負担学生的生活費用。唯有社会民主党力图使“小人物”得到充分的免費医疗，免費司法辯护和免費訴訟。

只有能够滿足这些要求的措施，才能在現代社会中一般說来是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改善小企业独立劳动者的境况。把手工业者和农民作为生产者加以帮助，維持他們的落后生产方式，将与经济发展进程相矛盾，而且也无法实现。同样地，也不可能使他們全体，或至少他們当中的大部分人变成資本家。对这一切“小人物”群众，只能作为消費者加以援助。但是，恰恰是那些看来最对手工业者和农民表示友好的政党，却使他們作为消費者大大加重負担。这种負担是实际的，而且是可以清楚地感触到的。因此，指望在这

种情况下提高小生产,不外是枉然的空想。

把小资产者和小农民作为消费者来提高他们的水平,这不仅不与经济发展相矛盾,而且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小生产者的提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单由上述理由,完全不考虑其他许多理由(这些理由一部分出自理性的考虑,一部分出自对贫苦破产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同情),也是应该努力促其实现的。作为消费者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境况越好,他们的生活水平越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越大,他们的见识越高,他们想依靠饥饿的斗争来反对大生产的一切意图,也就放弃得越快,他们停止这一绝望的挣扎和加入无产阶级以壮大这个队伍的时刻,也就来得越早。同时,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不会增加无产阶级中的卑躬屈膝、没有抵抗能力和要求过低的最下层的人数。恰恰相反,他们将直接进入战斗的、“贪得无厌的”、自觉的无产者的行列,从而加速他们的胜利。

这一胜利,也不会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是衰落的结果;既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衰落。社会民主党有一切理由坚决地反对这种衰落——无论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还是无产阶级的衰落——,并且是尽力而为之。因此,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仅对工资劳动者有好处,而且有利于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依靠以剥削为生的其他一切居民。

只要现代国家存在一天,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永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反对其他阶级。而在今天,他们的这种可能性,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少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同一个或几个其他阶级结成联盟。他们在私有制下养成的本能,把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政党的怀抱,也就是使他们同上层有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中的一个结成联盟。资产阶级政党本身也在寻找这种联盟,这一部分是纯粹政党的需要,因为它们把这些小

人物看做自己所需要的“投票牲畜”；另一部分是出自比較深刻的考虑。要知道，它們了解得非常清楚，小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在今天是一般私有制的最有力支柱，从而也是它們所进行的剝削的最有力支柱。它們毫不关心小人物的福利；它們随时准备尽量加重作为消費者的小人物的負担。它們任凭小人物衰落下去，但要使小生产不完全垮台，因为小生产把小人物束縛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同时这些政党都关心扩大資本主义的剝削，从而关心经济发展的进步。它們希望支持农民和手工业者，并答应給予他們以这种支持，但在实际上，它們却用尽一切力量去扩大大生产的統治，并压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

社会民主党对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的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当然，社会民主党不会維持小生产，而在事实上小生产也不用害怕社会民主党。剝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是資本家和大地主，而不是无产阶级。相反地，我們在上一章中已经說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消灭这种剝夺的唯一手段。而且作为消費者，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他們有一切理由与无产阶级結成联盟，即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不能期待这种思想会很快地在他們中間普及起来。但是，小资产者和农民已经开始从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脫逃了。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脫逃，因为首先弃甲曳兵而走的，正是他們当中的最积极和最勇敢的人士。同时，他們的这种临陣脫逃并不是为了躲避斗争，而是为了从为延续他們的可悲生存而进行的小冲突中脫身，投到震动全世界为建立一个使一切成員都能享受現代文明的伟大成就的新社会而进行的壯闊斗争中去，即投到为全体文明人类和甚至全体一般人类摆脱有扼杀人类危險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去。

現存的生产方式越使人无法容忍，它走向破产的趋势越明显，

当权的政党越无力排除惊人增加的社会灾难，这些日益蜕化为追求私人利益的政客派系的政党变得越无价值和越无原则，非无产阶级的成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同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和成功的人数也就越多。

## 注 释

〔1〕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在一八九一年十月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通过以前，曾在党的刊物上讨论。弗·恩格斯也参加了这一讨论，他向党的领导寄去自己的意见，其中尖锐地批判了纲领草案对机会主义的让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下册，俄文第1版，第101—106页。）（参看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译者）——第1页

〔2〕《新时代》（《Neue Zeit》），是一个理论刊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出版。卡尔·考茨基曾任这个杂志的主编。——第1页

〔3〕教义问答（拉丁文为Catechismus），原义是以问答形式简明叙述基督教教义；转义是按照问答形式解释某种学说。——第1页

〔4〕倍倍尔（Bebel, August 一八四〇——一九一三），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职业出身是锻工；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页

〔5〕工场手工业（Manufaktur），是以分工和手工技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协作，曾在十六——十八世纪占居统治地位。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最初形式。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为大工业生产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使许多劳动操作简化了，实行了专业化，改进了劳动工具，培养了熟练工人干部；从而为由手工劳动向机器过渡，由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的小生产向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工业过渡作好了准备。——第16页

〔6〕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是美国的政府机关，主管“调节”劳资纠纷问题，组织公共工程，办理统计工作。——第18页

〔7〕抵押借款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以不动产作抵押，主要是以土地作抵押向外发放的一种借款。抵押借款是剥削中小农民和使他们破产的手段。——第25页

〔8〕期票，是有严格规定的款式的债据，其中注明必须在所记期限内清

偿一定金額的債務。——第25頁

〔9〕埃尔次山，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之間的国境线上的一条山脉。在十九世紀初期和中叶，这里曾是家庭手工业广泛发展的地区。工厂工业的发展，使家庭手工业者大批破产，以致这个地区的全体居民都陷入貧困的境地。——第26頁

〔10〕資本主义制度下的銀行，是一种資本主义企业，办理債权人和債務人間的中介业务。在資本主义发展的高級阶段，生产的积聚和工业垄断的形成，也导致了銀行业的积聚。巨大的銀行通过收买股票、提供貸款等办法，使小銀行从屬于自己。資本家階級的几乎所有的貨幣資本和其他居民階层的貨幣資金，只受不多几个大銀行支配。銀行促进了股份企业的建立，它們一方面負責把个别資本家的企业改組为股份公司，另一方面参加創辦新的股份公司(成立公司)等活动。——第51頁

〔11〕參看馬克思：《哲学的貧困。答蒲魯东先生的〈貧困的哲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180頁。)——第76頁

〔12〕1871—1873年时期——由1870—1871年普法战争战胜法国和德国统一到1873年危机——是德国依靠加强掠夺劳动人民群众和利用得自法国的50亿战争賠款蓬勃发展工业与开始資本主义工业化的时期。在工业发展的同时，投机倒把之风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到19世紀末，資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从1896年到1900年，是資本主义垄断巨大发展、生产集中和資本积聚过程加强的时期。在这以后，爆发了1900—1903年危机。——第76頁

〔13〕貝勒(Bellers, John 1654—1725)，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消灭人民群众的貧困，貝勒提出了一个組織劳动团的空想方案。在这种劳动团里，富人也要同穷人一样地劳动，并将完全废除資本主义制度的分工。——第93頁

〔14〕傅立叶(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是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理想社会的基层生产消費組織——法朗吉，应当联合1,625人。法倫斯泰是法朗吉成員的住所。——第94頁

〔15〕亚尔薩斯—洛林地区，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由法国割給德国。由于夺取有一个巨大铁矿的亚尔薩斯—洛林地区，得到50亿战争賠款，而促进了德国工业在19世紀末叶和20世紀初期飞速发展。——第96頁

[16]曼彻斯特学派,是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流派,它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学派的拥护者们主张贸易自由,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设在曼彻斯特。科布顿和布莱特两个纺织厂主领导这个运动,他们在1838年于曼彻斯特组织了反谷物法同盟。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以便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第99页

[17]考茨基在这里系指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昂·圣西门(1760—1825)、罗·欧文(1771—1858)和沙·傅立叶(1772—1837)。他们三人在自己的著作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工人所受剥削的惨状,不过在历史观方面,他们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都没有能够看出无产阶级是可以改造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的社会力量。——第106页

[18]魁奈(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是法国的伟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职业是医生。——第106页

[19]亚当·斯密(Smith, Adam 1723—1790),是英国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第106页

[20]孟德斯鸠(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1689—1755),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第106页

[21]卢梭(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是法国的杰出的启蒙运动者和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107页

[22]保罗·辛格尔(Singer, Paul 1844—1911),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从1887年起,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邦理事会理事;1884—1911年为国会议员。列宁对于辛格尔的活动,特别是在反对取缔社会党人的非常法时期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参看《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4—77页)。——第107页

[23]李嘉图(Ricardo, David 1772—1823),是英国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第112页

[24]威廉·魏特林(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是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卓越活动家,裁缝出身,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之一。——第121页

[25]爱德华·贝拉米(Bellamy, Edward 1850—1898),是美国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因著有一部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空想小说《追溯往事》(英



文原名为«Looking backward»。——譯者)(1888年)而出名。他在这部小說里,以不很高明的艺术形式,凭空捏造一些細节,描繪了他所认为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貝拉米的烏托邦里,还保存着資本主义垄断;社会制度的改革,是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进行的。——第121頁

(26)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約469—約399),是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沒有留下任何用文字記載的作品。有关苏格拉底的学說的材料,是他的同时代人色諾芬、柏拉图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留下来的。——第133頁

(27)阿兰·勒奈·勒薩日(Lesage, Alain René 1668—1747),是法国的作家,法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始祖之一,著有出名的長篇小說«圣蒂利揚的吉尔·布拉斯的冒险故事»(簡称«吉尔·布拉斯»。——譯者)。——第144頁

(28)宗教改革,是一种采取反对天主教会的形式而一般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广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宗教改革在16世紀席卷了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在德国,反对天主教会和羅馬教廷的斗争,达到了十分壯闊的規模。宗教改革从馬丁·路德在1517年反对出卖免罪符开始。广泛开展起来的这一运动,并不是一致的。諸侯和城市資產階級构成运动的温和派,他們主张只进行教会改革(沒收教会的土地,不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力,等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貧民构成运动的比較革命的部分,他們要求人人在政治上平等,在財產状况方面划一,并消灭封建剝削。这种人民群众斗争,后来发展成1525年的反对封建主和教会的农民战争。德国的人民运动被鎮压下去以后,实行了教会改革。——第146頁

(29)指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为对付失去土地的农民而在15—16世紀頒布的一些残酷的法律(“对付被剝夺者的血腥立法”)。因为在剝夺农民土地的初期,工业只能吸收不多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所以英国的貧民(穷人)人数激增,他們被迫行乞和流浪。这些流浪汉和乞丐,被人看成是罪犯;如果他們不经特別許可而去乞討施舍或变更住址,就要受到严惩,直到判处死刑。馬克思写道:“現在的工人階級的父輩,曾因被迫变成流浪汉和穷人,而首先受到了懲罰。”(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28頁。)——第157頁

(30)指德意志国会1878年10月19日通过的对付社会党人的特別法。按照这一法令,禁止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組織和群众性的工人組織活动,查封工

人的报刊，沒收社会主义书刊，把社会民主党人驅逐出德国。1890年撤銷了这项法令。——第162頁

[31]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頁。——第168頁

[32]安泰，根据希腊神話，是利比亚的大力士，波賽当和該亚（女地神）的儿子。他在战斗时被人打倒于地下后，一接触土地就可以得到新的力量，然后战胜自己的敌人。——第168頁

[33]亨利·布罗德赫斯特(Broadhurst, Henry 1840—1911)，是英国工联主义者的領袖之一。泥瓦匠出身。1875—1890年，任英国职工大会議会委员会書記；1880—1906年，为英国議会的議員；1886年，一度参加政府。布罗德赫斯特反对由法律規定八小时工作日，所以在1892年議会选举时，工人們沒有选举他，并免去他在职工大会中的領導职务。在《爱尔福特綱領解說》的第二版里，把这个注取消了。——第175頁

[34]救世主（拉丁文为 Messias，来自希伯来語的 Maschiah。Maschiah是被敷膏者，即受过塗油式的君主或先知）——据古代的犹太人說，是上帝为了消灭世間的罪孽和建立“天国”而要派到人間来的“救世恩人”。——第184頁

[35]“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組織。1847年6月初，在倫敦召开“正义者同盟”（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組織，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設有支部）的代表大会，后来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載入史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易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把以前的含混不明的口号——“人人皆兄弟！”，换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根据大会的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一部綱領性文件——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曾积极参加1848年的革命事件，特别是德国的革命事件。在革命的进程中，证明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世界观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学习革命民主主义的最好学校：盟員到处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维护无产阶级的立場。

1848年革命失敗，給“共产主义者同盟”带来严重的打击。許多盟員被捕入獄或流亡国外，沒有固定住所，失去联系；各地的支部停止了活动。

警察迫害和逮捕盟員，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到1851年5月实际上已在德国停止活动。1852年11月17日，根据馬克思的提議，宣布“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它作为訓練无产階級革命者的学校，作为无产階級政党的萌芽，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先驅的伟大历史作用。  
——第194頁

[36]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是1864年成立的第一个无产階級群众性国际革命組織。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国际的締造者和領袖。——第194頁

[37]1871年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在巴黎举行的无产階級革命建立起来的工人階級革命政府。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階級专政政府，在巴黎一共存在了72天——从1871年3月18日到同年5月28日。——第195頁

[38]巴士底獄，是巴黎的一个堡垒和国家監獄。1789年7月14日，被起义的人民攻陷。巴士底獄的攻克，揭开了18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的序幕。——第195頁

[39]五一国际劳动节，是第二国际1889年7月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为联合国际无产階級爭取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而規定的国际节日，即对全世界劳动者的力量进行战斗性检閱的日子。巴黎代表大会是根据1886年5月1日美国发生的事件，通过規定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的決議的。1886年5月1日，美国全国掀起了罢工和示威的浪潮，要求規定八小时工作日。1890年，許多国家首次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把它作为对国际无产階級的革命力量进行战斗性检閱的日子。从此以后，每年都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第195頁

[40]参看馬克思《給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上册，俄文第1版，第21—22頁)。(这封信的中譯文，載于《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国內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譯者)

林肯(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是美国的卓越資产階級国家活动家，屬於共和党，1860—1865年間的美国总统，他反对奴隶制度。  
——第197頁